

國際時事叢書

徐卓英譯述

世界資源與
未來戰爭

中山文化教育館編行
上海雜誌公司總經理

\$.40

書 叢 事 時 際 國

爭戰未末与源資界世

述 譯 英 卓 徐

行 編 館 育 教 化 文 山 中
經 經 總 司 公 誌 雜 海 上

編行國際時事叢書旨趣

國際時事叢書是中山文化教育館所出版的各種叢書之一。顧名思義，它無非是要想幫助讀者，使對那日趨緊張的世界局勢和那日趨複雜的國際關係，能獲得更真切更具體之認識和了解。在這一點上，本叢書底目的和本館出版的時事類編半月刊完全相同。我們起初原想稱它爲時事類編叢書，也就是因爲這個緣故。

但是我們畢竟未稱它爲時事類編叢書者，其故有二：第一，我們恐怕讀者誤會，以爲本叢書是由時事類編已經發表過的材料湊集而成。其實，本叢書的各冊都是選擇世界各國關於國際時事之第一流新著，特約國內專家從事逐譯或改編而成的。它所採的大都是原始資料，這種資料非但是國內刊物上不會披露過，而且

是國內讀書界所不易得到的。第二，本叢書和時事類編的性質究有不同。時事類編的取材大都以國外的雜誌報章爲對象，本叢書的取材却是以國外的專門著作爲對象。時事類編注重的是介紹目前世界上的種種動態和國際間的輿論情形，本叢書所注重的是記述世界上的重大事件和討論國際間的重大問題。比較地說來，時事類編是富於時間性的，本叢書却是具有永久性的。

本叢書雖名國際時事叢書，但我們對於「時事」二字一向是取廣義的解釋。我們不僅注重國際政治經濟的演變；舉凡世界文化學術上的思想潮流，其勢力足以左右或影響國際局勢者，都在我們介紹之列。對於這點，我想愛讀時事類編的人們大都早已明白。

本叢書的範圍既廣，我們搜集材料自不能不從多方面着手。原書的作者有的是信仰資本主義的，有的是主張社會主義的，有的是崇拜法西斯獨裁的，有的是醉心民主代議的。但是，我們對於這些却無所容心，無所顧忌，因爲我們所要採取

的祇是原書裏面的客觀事實，而不是原作者的主觀見解。我們在選譯或改編的時候自須儘量地避免那些主觀的見解。這事有時雖難完全做到，但我們在可能的範圍之內，必當悉力以赴。如在本叢書的讀者都是知識分子，對於那些是客觀的事實和那些是主觀的批評，自有其鑑別的能力。這事似無需乎我們過分的擔心。

現在坊間關於國際時事書籍的出版日有增加，我們這部小叢書未必說得上能有什麼特殊的貢獻。不過我們也不敢妄自菲薄。我們仍必努力在搜集原始資料上做工夫，儘量地將世界各國的名貴著述和稀珍資料介紹過來，以供國人的參考。其次，便是我們必依然保持我們在時事類編裏一向所持的態度，着重客觀的忠實的事實，避免主觀的批評的見解。我們底目的，前面已經說過，祇在幫助讀者使對世界現勢和國際關係能得較直接較真切的認識和了解。我們決沒有要褒揚某種主義、某種思想、或某個國家的意思。我們也沒有要貶斥某種主義、某種思想、或某個國家的意思。這是編者於本叢書刊行之始，不能不鄭重聲明的。

本叢書現已開始與國人相見了，編者希望它對於國內的讀書界能有它一份的貢獻。

梅汝璈 一九三七年，於中山文教館。

序

最近歐洲的德、意軸心問題，其聲塵上，一般因它攸關整個世界的和平，已加密切的注意。

德、意的結合，自有其利害關係上的共合出發點；她們的宣言和口號，早為關心國際問題的人士聽慣了；但其立場的背景，涉及政治、軍事、經濟各部門，很是綜錯複雜；就中最足尋味的，似乎要推德、意等國異口同聲地嚷着的殖民地要求和世界資源重分割。

這局勢的演變，決不是容易獲得解決的，所以遲早會掀起很大的波瀾；而且日本也欣然表示參加這運動，使已經惡化的遠東問題，又增添一重威脅。

從表層說，這些國家所持的理由，大致可分為（一）人口過賸，（二）原料或軍

需資源，(三)殖民地市場和投資等項。究竟這許多方面的真實情形是怎樣，頗有研究的價值。同時，在檢討和比較以後，就可知道或推想德、意、日本的用意所在，能對現局面有更深刻的認識。這是本編的使命。

至於全編的體裁和原著者的立場，在「概論」一章有較詳的敘述。各項參攷資料也在每章內隨時說明來源，這裏不贅了。

一九三七年六月。

目 錄

序

第一章 概論……………(一)

第二章 野心國的要求之檢討……………(六)

第三章 世界原料品之生產分配與管理……………(一一)

第四章 小麥與食糖……………(三〇)

一 小麥問題

二 食糖問題

第五章 非鐵質的金屬原料……………(五二)

一 鋼

第六章 軍用化學原料品

二 錫

三 銻

四 鉛

五 錫

六 鋁

一 炭酸鉀

二 硝酸鹽

三 水銀

四 硫黃

五 煤油

(九〇)

第七章 橡皮問題

第八章 對華侵略之意義

(一二九)

(一三七)

一 野心國的立場

二 國聯的無力與英法的失望

三 日意侵略行動之先後輝映

第九章 墨索里尼與戰神……………(一四三)

一 墨索里尼的對外策略

二 鼓勵提高生育率

三 法西斯青年的軍事訓練

四 意大利人民的危機

第十章 希特勒的野心……………(一五五)

一 國社黨之第三帝國計畫

二 國社黨的宣傳

三 帝國殖民地運動之發端

第十一章 殖民地重分割問題……………(一七四)

- 一 先決條件
 - 二 集體安全制的重要
 - 三 重分割殖民地之提案
 - 四 野心國不願合作之準備
- 第十二章 未來戰爭的警告……………(一九八)

第一章 概論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來臨，似乎已不可避免；目前歐洲的情形，和一九一四年八月前的景況相像，各國競置軍備的活動，已趨于白熱化，國際間的縱橫捭闔，也在加緊地進展着；西班牙戰爭，實際上是意、德和法、蘇兩大壁壘的演鬥，其嚴重性遠過於歐洲大戰前的巴爾幹問題。因此我們感覺到，戰神向人類的威脅，已一天迫近一天。

凡爾賽和約後的局面，在所謂集體安全制和國際聯盟的骨架上，勉強維持了相當的時間；但這不過是德國暫時的喘息，不久她又作捲土重來的準備，所以國社黨希特勒執握政柄的前後，德國對於重置軍備和撕毀和約，早具堅定的決心。最近歐陸方面連續發生的事件，如薩爾問題和萊茵非武裝區駐軍等，都是德國實

力漸已恢復，盡力推翻歐洲現狀的象徵。德國不再是大戰的戰敗者，而已回復其大戰前向外挑釁的面貌。意大利在法西斯黨把持之下，全國成爲軍事化，也無時不想向外發展。墨索里尼的對外政策經過數次的轉變，歸宿于目前聯德的態度。意、德的結合顯然對於和平又加一層威脅。德國爲應付蘇聯起見，最近又和日本締結同盟。從此這三個軍國主義的國家，似乎互相利用着，踏上同一條路線邁進，爲世界和平的勁敵。德、意、日準備戰爭的結果，雖暫時造成國內軍事工業景氣，但人民的負擔日重，痛苦日深，整個經濟機構之崩潰益形危迫，這時候政府希望實行對外侵略的計畫，移轉國內的目光。

日本侵佔歐洲和意大利攻取阿比西尼亞，先後發動，已搖撼集體安全系統，暴露國聯的無能。德國鑒于日、意的倖進，更躍躍欲試，而一九三六年以來她的口號，是收回殖民地運動。意、日兩國也主張世界資源和殖民地應重行分割，同聲相應，想藉口策動大戰，實現其野心。姑不問這些口號的背景是怎樣，單就重

分殖民地資源問題的本身說，當然是值得研究的。現代化的戰爭使一切資源都成軍事原料，故為備戰起見，野心國家不惜重大犧牲，亟圖達到自給自足，及攫取殖民地。在目前生產過賤的經濟狀態之下，這些國家因自給自足運動，重征國外原料品的進口稅，反將國內的原料供給造成缺形的缺乏，國內外的物價懸殊，人民已不勝重負，倘政府再堅持這策略，恐怕內部的騷動，將無法遏止，所以他們就轉變到殖民地運動。

但世界殖民地早已分割淨盡了，再想分割，即是對帝國主義者的「與虎謀皮」，發生直接的利害衝突。當然現在口裏嚷着重分殖民地和收回殖民地的國家，何嘗不明白這一點，不過他們借這題目，作為策動侵略戰爭的口實。

現在擁有殖民地的各帝國之態度，是很值得注意的。不列顛帝國為世界最大的殖民地帝國，而且在歐洲方面，佔着舉足重輕的地位；所以英國的態度，尤其值得注意。本書選譯英國牛津大學魯斯金學院 (Ruskin College, Oxford Univ.)

副院長潑倫墨博士 (Alfred Ollumer, L. I. D.) 關於本問題的重要著述——世界資源與軍事原料 (Raw Materials or war Materials)，並補充一些統計材料；原文的論列，保存其本來面目，因為由英國的權威作家，討論與英國切身利害相關的問題，顯然具有相當的意義。原文分爲上下二編，上編六章敘述世界各種重要資源的分配與殖民地供給的情形，關於統制原料品產銷的各種國際組織，也有簡明的檢討。下編第七八九三章敘述日、意、德三國最近的活動；第十章建議英國對於重分殖民地問題的態度，以及應付方案，其大意是要將集體安全保證、軍備減縮、殖民地重分割三項貫串爲一，換言之，以集體安全和世界軍縮爲殖民地重分割的先決條件。第十一章對於未來戰爭，作忠實的警告。從全篇看來，雖有幾處稍帶英國紳士的臭味，但敘述事實，頗能扼要，持論也很合理，其建議的方案，尤足以象徵大部分英人對於重分殖民地的態度。

目前以野心國要求重行分配世界資源和殖民地爲軸心的局勢，在國際政治中

佔着絕對重要的地位，我們在這裏不但可以看到這問題的政治、經濟、軍事的因素，還深切地感覺：（一）中國大部分的資源尙未開發，很多的軍用原料須仰給于國外——特別是煤油汽油；（二）世界各國對於未來戰爭已有充分準備，中國似乎還談不上；（三）中國爲世界上面積最大和富源最多的「次殖民地」，倘若我們不能切實團結，自力圖存，恐不免爲野心國所覬覦。因此未來大戰對於中國，實隱伏着多方面的危機。

第二章 野心國的要求之檢討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一日，英國外相霍爾曾在日內瓦作重要演說，他宣稱：

「充足的原料品似乎給予享有者特殊利益。這種利益的程度，很容易被誇大；許多缺乏自然資源的國家，靠着工業和貿易，也能臻于富強的。同時事實告訴我們，有若干國家的國內或屬地方面，的確享有似乎特殊的利益；因此另有一些享不到的國家就感到惴惴不安。格外在殖民地的資源方面，這種局勢當然很易引起恐慌，即怕懼發生統制的情形，使沒有殖民地的國家蒙受不良影響。顯然在很多人的觀察，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我們當然也不能忽視這問題；它雖是被誇大，或被人別有用心地利用着；但這問題既已引起了不滿和疑懼，那就應該去研究一下處置這問題的最適當的辦法，探求一般

對於這問題的提案是什麼，這問題所引起的困難之真相是怎樣，並設法去免除一切真實的困難。

「英帝國政府的立場，認為這問題是經濟的，並非政治的或領土的。引起惶恐的原因，在疑懼有統制——即統制殖民地的原料品——之事項發生。所以要求對本問題加以考慮，希望獲得一種保障，保證原料品之自由分配，不致遭受不公平的阻撓。就英帝國政府論，本人頗信已經準備參加對於這事的討論。」

自從上面的言論發表以後，接着就衆議紛乘，公然認為「缺乏殖民地的」或「不滿的」強國——德國、意大利、日本——應該「自由享受」或「重行分割」世界殖民地的資源。其所持的理由，不外是：世界原料品之分配不勻；一切重要的原料品，應讓需要在適當的條件下隨意採取；「缺乏的」國家如果被禁阻其原料來源以後，必然無法維持生活，而遇被侵略的時候，更將束手待斃。因此，他

們認為原料品的問題是和他們國家的生命，有着密切的連繫。他們認為德、日這些大國，絕對需要殖民地，使國內的製造者不致缺乏工業的原料，而人民也可得到充分的食物。

但這些持論是否真實呢？在現實的各種情勢之下，這些理由能否不受公然指摘麼？如果稍存虛偽，誰能保證其不別有用心呢？同時，現局的最適當的挽救方案，究竟是什麼？

現在顯然應該作更深切的研討，而使這問題明朗化之主要的辦法，在明白地劃分和平與戰時狀態之區別。最近出版的國際政治中的列強 (The Great Powers in World Politics) 一書，告訴我們：「國際間的逐鹿者，根本不單是爭取一些遙遠的殖民地，而是想掠奪原料品和食物的資源，這資源不僅對於國家的強大有關，且為國家生存的主要因素。」這種議論可以代表一般對於本問題之論調。但因為還欠精闢，以致容易被誤會。也許一般的持論者認為世界已在戰時狀態之

下，或大戰立將爆發，或各國在積極準備參加最近的將來之大戰。如果這樣，當然應該分開來說。假定他們不認為世界在戰時狀態中，那又何必爭奪原料品與食料之資源，因為大多數的東西在世界市場正在賤價出售，任何人都能自由購取。試問消費者的生存是否會因這些東西的賤價和過賤而受威脅呢？

所以，說某某國家不能「自由享受原料品」，應分明是否在和平時期有這種困難，或在戰時有這種困難？還是和平與戰時都有這種困難？將其劃分起來，就可把握到問題的中心了。倘認為世界仍舊和平，那末購取原料品是否困難，可用事實來證明，並探求那些擁有殖民地的國家是否有何項壟斷原料品的計劃和政策，抵制那些「缺乏的」的國家。如果有這種情形，也得研究它的性質和特徵。在另一方面，倘認為世界在戰時狀態之下，而原料品發生困難，那顯然一切都得取決于下列的先決條件：（1）集體安全制度的存在問題，（2）經濟制裁的效用，以及（3）這「缺乏的」國家是否「中立者」或「侵略者」或「被侵略者」。

我們要揭發野心國的要求有多少真實性，所以先假定世界在和平狀態之下，將原料品供求的情形，敘述一下。

第三章 世界原料品之生產分配與管理

目前世界有兩個大「帝國」——英國和法國；三個較小的「帝國」——比利時、葡萄牙、西班牙；還有一個荷蘭帝國，其人口比小的帝國多，但面積的總數反而比不上。此外有二大聯邦國——美國和蘇聯，都是地大物博，人口美國為一四〇、六〇〇、〇〇〇，佔世界人口百分之七；蘇聯人口一六八、〇〇〇、〇〇〇，佔世界人口百分之九。蘇聯的土地佔世界百分之十六，法帝國佔百分之九，美國本部和領屬佔百分之七，荷帝國佔百分之二。英帝國的範圍最大，土地超過世界的四分之一，人口也差不多佔世界的四分之一。以整個論，英帝國的原料品之數量和種類，比諸世界任何一國多。法帝國生產世界八分之一的植物油料，百分之三十四的花生，五分之一的碳酸鉀，三分之一的鐵砂，以及將近半數的鋁

士 (Bauxite 爲製造鋁之主要原料)。荷帝國在橡皮、椰子、錫的生產方面，佔着特殊的地位。美國佔棉、煤、玉蜀黍、煤油等原料品之第一位。蘇聯生產世界百分之六十的錳砂，百分之十二的煤油。但是英帝國在其他原料的生產方面，其百分比比較諸任何一國都高，下面的數字可以證明：

英帝國主要原料品之百分比

佔世界總產量之百分比

原料品	佔世界總產量之百分比
黃麻	九九·五%
鐵	九四%
花生	六三%
橡皮	五八%
羊毛	五一%
鉛	四四·五%
錫	四三%

再看下面的世界原料品生產分配表：

大 磅	小 磅	(原料品) (數量單位)	(世界總產量)	各國產量之百分比							
				(英)	(法)	(荷)	(美)	(蘇聯)	其他		
百萬公担	百萬公担			三·七九	一·四	六·二〇	三·〇	六·九	一·七	八·五〇	一·一
				一、三二二	二·三	九·二	〇·三	一〇·九	二·一	二·三五	一·一

植 物 油	椰 子	煤	鋼	紙	錫
二〇·五%	二二%	二四%	二五%	二五%	三〇%
				三〇%	三五%

煤油	褐煤	煤	橡皮	黃麻	羊毛	棉	亞麻子	花生	椰子	可可	咖啡	植物油	大豆	玉蜀黍
百萬公噸	百萬公噸	百萬公噸	千公噸	千公噸	千公噸	千公噸	千公噸	千公噸	千公噸	千公噸	千公噸	千公噸	千公噸	百萬公噸
二〇六	一七八	一、一〇〇	一、〇三一	一四、六〇五	一、六五九	五一、〇〇〇	三六、〇〇〇	六〇、七〇〇	一六、二六〇	五、八〇〇	二四、九八〇	一三、五五〇	六七、八七〇	一、一〇〇
一·八	三·七	二五·四	五八·〇	九九·五	五〇·九	二四·四	八·六	六二·八	二五·〇	五五·〇	五·一	二〇·六	—	五·九
—	〇·六	四·五	一·九	—	三·五	〇·二	〇·五	一四·一	二·三	一·二	〇·九	二·四	—	一·四
二·九五	〇·一	一·二三	三·七	—	〇·一一	—	〇·一	三·八	三·四	〇·三	四·四	九·七	二·七	一·四五
九五九·八一	—	三四·四	—	—	一二·三	四九·二	三·七	六·八	二三四·六	〇·二	一·二	—	四·七	四五·〇
一·七二三	—	八·五二	—	—	三八二	七·一	七一·七	—	—	—	—	—	一·五九	四·三
二·三八	九五·六	二六·〇	二·九	〇·五	八二九·四	一一九·一	七六五·四	一二·五	三·九	三二·一	九一·四	五七·三	—	三二·〇

世界原料產量之分配與管理

銀	金	炭酸鉀	鋁土	磷化礦	錳砂	硫磺	鎂砂	銻	鉛	錫砂	鐵	銅	鐵砂
千公噸	千公噸	千公噸	千公噸	千公噸	千公噸	千公噸	千公噸	千公噸	千公噸	千公噸	千公噸	千公噸	百萬公噸
五、六六七	七九四	一、九一〇	一、一三七	六、五九二	一、七五一	二、八〇三	四〇九	一、一八五	一、一八〇	一二二	四五	一、〇五〇	一一六
一八·五	六四·七	〇·二一九·八	三·九四六·五	四·一	三〇·四	四·八	三三·五	三四·八	四四·五	四三·一	九四·三	二九·八	一〇·〇
〇·二	一·〇	〇·二一九·八	二·九	〇·四	三·〇	—	—	〇·六	〇·七	一·〇	—	—	二九·〇
〇·五	〇·四	—	九·二	〇·六	—	—	—	—	—	一六·四	—	—	—
一二·八	一〇·三	六·九	二四·一	四·四	二·二	三·九	〇·二	二九·八	二一·二	—	〇·二	一六·八	二二·一
—	一一·一	—	—	三·六	二·五	—	—	一·七	一·一	—	二·二	三·〇	一一八·八
六八·〇	一二·五	七三·一	二六·三	六八五·〇	七·一	八八·三	五三八·八	三三·一	三二·五	三九·五	三·三	五〇·四	二〇·一

(附註)：小麥、玉蜀黍、植物油、椰子、花生、羊毛、黃麻、銅、鐵、鉛、鎂砂、磷磺、錳砂、硫磺

化礦、金、銅等項，均係一九三三年統計數字；大麥、亞麻子、橡皮、煤、褐煤、煤油、鐵砂、錫砂、銻、鋁土、炭酸鈣等項，均是一九三四年之統計數字；咖啡、可可兩項是一九三三——一九三四年度數字；棉花一項是一九三五年的數字；以上數字根據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六日：ECONOMICA 發表的統計。

從表層觀察，似乎世界資源的分配情形，對於野心國家的要求，給以相當的佐證。但這裏應注意下列各點：（1）前述各種原料品不盡是殖民地（與自治領域有別）所生產的；（2）大部分的原料品之貿易，是個人間或團體（即公司組織等）間的；並非國與國間或政府與政府間的——除蘇聯外。

殖民地所生產的原料品列表如下：

殖民地主要原料品之產量比較

佔世界產量之百分比

橡 皮	九八·八%
橡 油	九六·一%

鐵	煤	鋁	錳	錫	銅	花	磷	錫	椰
	礦						酸		子
	油	土	砂	砂		生	鹽		

六四·四%
 五六·九%
 五二·九%
 二八·五%
 二一·三%
 一五·六%
 一三·七%
 一三·一%
 一二·九%
 九·〇%

(附註)：銅一項，已除去北魯特西(N. Rhodesia)產量，因為她是自治領地，地位差不多和澳洲相等。北魯特西產銅佔世界百分之十二。

棕油、橡皮、錫、椰子、磷酸鹽等原料品，大都是從殖民地供給的；但其他重要原料品則非殖民地的主要產品。殖民地所產的煤，僅佔世界產量的千分之

三，鉄砂百分之三·四，煤油百分之三·七，銅百分之二·五，羊毛百分之二·三，鉛和鋅兩項各佔世界產量百分之二。

根據現有的統計數字，英屬馬來亞和荷屬東印度是重要的原料品供給者——特別是橡皮和錫二項。其他殖民地雖也生產各種原料品，但其間佔重要地位者很少。固然將來發展的可能性，也未可忽視。

在詳細地和個別地檢討世界原料品生產統計之後，發現一種明顯的事實，即國聯委治區域，除了西南非的鈳，台根伊卡（Tanganyika）的西沙爾麻，以及瑞魯島（Nauru）的磷酸鹽以外，其他原料品的資源，都不佔重要地位。因此德國在國際匯兌和原料品供給上的現局面，並不是受了失掉殖民地之影響；同時，如果將這些殖民地交還她，也未必對德國的經濟復興有多少貢獻。一九一一年德國原料品（除食糧外）進口總額約為二七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鎊，而其中只有二、一〇〇、〇〇〇金鎊價值的原料品是她的殖民地所供給的，核算不到總數千分之八。

本國對殖民地的原料產品，也和其他國家同樣地要付代價購買的。當然有些地方有着國營殖民地產業，例如種植場或採礦處等，本國方面可以直接採取原料，以供給國內的工廠，其所有代價僅為生產方面之成本，因此平均較低於世界市場上該項原料品的價格。可是這種產業的數目並不多。目前世界經濟之一般的狀態，是原料品生產大量過賸，故生產者急切地需要顧客，不問其國別、族別，以及皮色和宗教信仰同不同，都樂于交易；這急切希望銷售生產品的情形，已反映於世界市場三十餘種主要原料品價值低落之現實中。

在過去的十數年內，科學研究和機械化的方法，已使生產加增，成本減低，在糧食及工業原料品的生產方面，尤為顯着。同時人造的和複提的原料品——例如橡皮和銅——也有着長足的進展，而與天然原料品相競爭。世界生產力的總量，在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世界不景氣開展以前，已儘量地擴大，以致一切生產品，只有減價銷售的辦法。當然一九二九年以後，經濟恐慌的波浪益形加速

了物價的低落。粗橡皮價格自一九二九年每磅十便士又四分之一逐步跌落至一九三三年已不及三便士半，棉、銅、鉛等原料品在一九三三年的價格，只抵一九二九年價值之半，小麥（曼尼托巴Manitoba 11號）每夸在一九二九年為五十二先令八便士，至一九三三年跌為二十八先令；糖（古巴九六貨）每一百磅從九先令跌至五先令六便士。

在上述的情形之下，野心國家還說被抵制而不能自由採購原料品，也未免太不近理了。姑不談德、意、日三國政府自己釐定的進口稅限額率，以及其他種種限制的辦法，其國內棉織和毛織製造業依然可以毫不拘束地在美國、埃及、印度採辦生棉，及在澳洲、新西蘭、印度、美國採辦羊毛；而他們所付的代價，完全照世界市場定價的標準，與英國、蘭開夏、紐克州和法國北部等紡織製造業所出的代價，是一般無二的。這種情形在其他的工業方面也相同。任何國家需要輸入國外的原料品，並不是一種新的經濟現象，而且也決不致阻其本國的工業之發

展。英國棉織業過去的繁榮，顯然不是爲了要向國外採辦原料而衰落的；英國鋼鐵工業的失敗，也不是輸入瑞典、西班牙鐵砂所促成的。

但有些例外的情形，也應該加以敘述一下。我們都不否認，如果供給原料品的國家施行偏祖的出口稅，那需要進口這原料的國家是會受到打擊的。目前世界有少數的國家採取這手段，其目的在使擁有殖民地的國家處于比較優越的地位。例如葡國充分利用着偏祖的殖民地關稅，以幫助本國的運輸事業，里斯本（Lisbon）港的繁榮，差不多全靠殖民地產物的堆存和轉口等活動而造成。法國對於若干的原料品，也早已實施偏祖的殖民地出口稅率，而歐洲大戰後，益加擴大其範圍。但許多旁的國家並不在其殖民地方面施行這項偏祖的出口稅——除了西屬尼西（Spanish Guinea）及意屬利比亞和索瑪里蘭（Italian Libya and Somaliland）。一九一三年以後，美國對於屬地方面，除處女島（Virgin Islands）以外一律不征出口稅。在英帝國的範圍以內，只僅對殖民地的錫礦砂，實施着偏祖的出口稅，

藉以扶助國內的製造業。英國實施這種稅則，也還限於馬來亞（Federated Malay States）和尼幾列亞（Nigeria）的錫礦砂。一九〇三年，馬來亞（生產錫砂佔世界總產量百分之六十）對於出口的錫砂，如果不能保證在新加坡熔煉的，征以較高的稅率，以示限制。馬來亞是坤甸的區域，在理論上說，與新加坡殖民地截然兩事；但當時新加坡總督史惠登（Sir Frank Swettenham）兼任馬來亞長官，因此他開始實行這種稅率，其目的顯然在保護新加坡的熔煉所。一九〇四年，免征這稅率的範圍推及于運至英國的錫砂，一九〇六年又推及于運至澳洲的錫砂。無疑的，這稅率對於大戰期內美國所設的熔煉所，有着嚴重的阻力。歐洲大戰結束以後，英國對於非洲殖民地尼幾列亞的錫礦砂，也同樣征收歧視性的出口稅。尼幾列亞所產的錫砂還不到世界總產量之百分之五。但這稅率可以補馬來亞稅則之不足，藉求保持英帝國範圍以內的熔鍊業之專利。可是偏袒式的出口稅雖存在，並且英國對於錫砂的供給有着顯著的限制，但從大體上說，這種情形只是些例外，不能算常規。

野心國家又時常宣傳：「沒有殖民地就失掉投資國外及自由發展殖民地市場之機會」。但在事實上，目前世界的情形何嘗如此呢？

在國聯委治區域「甲」「乙」二區和剛果盆地(Basin of Congo)等處，列強有着均等的機會，可以自由開發和採購原料品。除遇有特種情形外，任何一國不可享有專利權。英自由領邦所代管的「丙」種委治區域以內，更沒有限制，雖然在法理上說，很可加以限制的。國聯委治區域以外的各殖民地，彼此的情形頗不一致。

英國和荷蘭所屬的殖民地，除下述的特殊情形以外，對於本國和外國的投資，是一視同仁的。所以在英屬馬來亞有許多橡皮種植公司。是在日本、美國、比國、法國、丹麥或意大利的管理之下的。日本的組合也投資于馬來亞的鐵礦和錳礦。同時，美國的公司也經營着黃金海岸(Gold Coast)的錳礦，特立尼達(Trinidad)的煤油，以及英屬基阿那(British Guiana)的鋁土。在荷屬東印度方

面，橡皮業百分之五十六的投資，是外國的；其中英國的投資佔百分之三十，美國佔百分之八。又荷印種茶業的投資，有百分之三十是英國和其他的；油棕業的投資，也有百分之四十六是外國的，其間法、比二國佔到百分之三十一。最近在荷屬新幾內亞（Dutch New Guinea）有棉地二、一四〇、〇〇〇方英里，已轉讓給日本了。

在另一方面，法、比、日本在自己的殖民地，訂有限制辦法。葡國雖有限制，但不能阻止英、法、比、美等外國資本侵入她的殖民地——特別在安哥拉（Angola）方面。其限制自由投資於殖民地的特殊情形，有英屬各地之油產租讓權和執業權，以及荷屬各地之探礦權。當然有許多地方雖無明文限制或且表示大家都可請求參加，但本國人總比較容易獲得經營權。從殖民地事業所獲到的利潤，成爲投資國的一種「無形輸出」；同時殖民地政府的財政，也隨居留民所納的稅繳而加增起來。

關於均等享受殖民地市場之問題，我們就牽涉到「門戶開放」主義了。目前在國聯委治區域「甲」「乙」二區與特種國際條約所規定的區域，——包括剛果盆地，摩洛哥，英屬和法屬西非，都是「門戶洞開」的。以堆棧品為主要貿易的各殖民地，現在也維持着門戶的開放；而荷屬各地對於門戶開放主義之實踐，尤為世界殖民地自由政策之模範。荷屬東印度在最近實施的限額率，在事實上僅是對於若干日貨的限制。比國的殖民地多數是門戶開放的；反之，葡國殖民地的門戶，大部份是關閉的。法國的殖民地，除國聯委治區域及法屬索馬利蘭以外，也差不多是完全不開放的。在英帝國範圍以內，最近也施行偏袒的稅則，並實行優待本國的「帝國優惠」辦法；這些情形，給予日本的打擊最為嚴重，因此日本也特別表示憤懣。

管理着國聯委治區域「甲」「乙」二區的列強，對於國聯會員國家在區內的商業，必須維持門戶開放主義。倘非國聯會員或退出國聯的國家，在原則上不能

享受門戶開放之權利。德、日在實際上都已放棄這種權利，而意大利在精神上也是早已如此。反過來說，這三國雖不恤蔑視國聯，並公然破壞現行條約與國際公法；而事實上她們依然可以享受門戶開放的利益。意、日二國自己的殖民地內，則絕對不願開放門戶。

國聯委治區域如果參加關稅同盟，與關係國維持門戶開放；似乎要違反一般的門戶開放主義。英、法、比三國所管理的國聯委治區域，都與剛果盆地協定範圍以內各地締結關稅同盟。這種關係顯然有偏袒有關方面殖民地及本國之嫌疑，但國聯委治區域委員會認為這事並無怎樣的嚴重性，所以毋須取締這些關稅同盟。

此外，殖民地市場之價值，也是常被言過其實的。英國對委治區域的出口貿易，每年約有四、〇〇〇、〇〇〇金鎊；不過這數目中，有三、〇〇〇、〇〇〇金鎊的貿易是巴力斯坦 (Palestine) 一處的，餘下的一、〇〇〇、〇〇〇金鎊分配

在其他各地。如果作更進一步的研究，就可知道目前英國管理下的委治區域，每年從別國進口之數量，差不多四倍於對英國的貿易。那末，倘將這些委治區域交給野心國家，恐怕未必能使她們的出口貿易有多少進展，第一，因為殖民地貿易之數量，並不怎樣大；第二，因為實際上不一定委治區域的貿易就大部份由管理者一手包辦。有些時候，也許發生這情形；但普通總不盡如此。

在這方面顯然已經有種種不正確的和誇大的宣傳。野心國隨時聲稱：缺乏殖民地足以阻礙出口貿易，因此影響其購買國外匯兌之能力。他們認為造成這局勢的因素，是在擁有殖民地的國家可以實施偏袒的稅則，並於相互間訂立交換條件的商約。但大家知道這種因素所造成的阻礙，是很微很微的。世界各殖民地帝國間，縱然有着優先的、互惠的、或交換條件的商約，但國際貿易大部份仍然是多面共惠的。實在意大利和德國對於本國出口品工業，反給以更大的障礙，造成更嚴重的困難。這兩個國家的政府，都盡力抬高其貨幣的匯兌價格，以致超過其本

值很遠，而國內就蒙受不良影響了。日本將其貨幣貶值以後，出口貿易就大有伸展，這是一個很明顯的反證。同時德國國社黨之仇殺猶太人，引起全世界猶太人及其同情者抵制德貨之高潮，其給予德國的貿易之打擊，也相當嚴重。最後還有德、意、日三國均積極推進龐大的軍備程序，促成輸入數量之激增；而這種輸入方面所需要的匯兌，較諸其他任何一項又是更急要。在這現局勢下，顯然可以看出，野心國家之缺乏匯兌，不是收回幾個熱帶殖民地的主權，即可解決的單純問題。

從上面所得到的結論，就是野心國一般的要求，沒有充分理由來證實。不過世界有幾項主要的原料品，確然受到專利化的組合所統制，而這種組合也是有一部份受殖民地政府接濟的；野心國即據為口實，說它足以壟斷產量，提高價格，並對需要原料品的國家任意勒索。

這種藉口現已漸趨減少，但仍具相當嚴重性。試問事實的證據究有多少呢？

世界原料生產者之包辦制度，現在是怎樣的情形呢？這些問題，似乎要加以明白的剖析，纔能知道真相。

如果我們就前列的世界原料品生產分配表中各項原料品，再加入食糖、硝酸鹽、和水銀三項，共有基本原料品三十四項，其中已有二十項（連金銀二種在內）是毫無專利的臭味的——不論與英帝國政府有否關係。但其餘十四項——小麥、食糖、銅、錫、鋅、鉛、錫、鋁土、碳酸鉀、硝酸鹽、水銀、煤油、硫磺、橡皮——應予以深切的研究，以闡明這些原料品與國際現局勢之關係。

第四章 小麥與食糖

一 小麥問題

一九三〇——一九三一年世界農產品發生了空前的恐慌，因此糧食的生產者和銷售者都想締立國際協定，以避免價格之劇烈的漲落。國聯經濟委員會曾經提出這個問題，即「歐洲以外的國家與東歐各國，雙方是否能切實地成立諒解，使前者仍繼續供給歐洲的糧食，而後者也能銷售其本國所產之過剩品；雙方應該聚攏在一起，互相討論，倘認為可能的，進而訂立合作的方案或契約。」國聯的這種主張已由關係各國辦過了。一九三一年的春季，羅馬和倫敦二處舉行小麥產銷者之初步的討論會議。倫敦會議時，參加的代表有阿根廷、加拿大、匈牙利、印

度、波蘭、羅馬尼亞、南斯拉夫、美國、蘇聯等國。加拿大和阿根廷的代表提議世界食糧出口國組成一個大集團，藉以管理小麥的出口，並提高和穩定小麥價格。出席的代表，除美國外，大家都表示贊同，但美國代表聲明美國不能參加這項計劃，因為它是違背美國憲法的。此外，這次會議之障礙，有下列各端：

- (1) 小麥出口國頗衆，意見紛歧，對於這計劃的詳細辦法，尤難完全一致。
- (2) 有些國家，國內並無集中的組織。
- (3) 大家對於蘇聯將來之小麥產量，無法估計，因此不能規定她的限額率。
- (4) 英帝國計劃之衝突可能。

此後小麥的存貨依然是大量堆積；四大出口國——阿根廷、加拿大、澳洲、美國——小麥種植者的情形，已變為十分嚴重；所以一九三三年世界經濟會議舉行時，就有請求訂立國際小麥協定之提議。但是經濟會議不久即告停頓，連這項提議之原則，也不及討論；有關各國只得另行設法，到一九三三年八月，纔獲到

相當成就。

依照小麥協定，前述的四大出口國同意限制一九三三——一九三四年之小麥出口數量，並規定一九三四——一九三五年度出口數量應該減少百分之十五。加拿大和阿根廷都實行限制種植小麥之畝數，而美國也同樣實行限制法。（美國態度之轉變，無疑地是羅斯福總統和他的工業復興新計劃所促成的）。進口小麥的國家也同意於國際免稅小麥增價至每公担值十二金法郎有四個月之後，再行使用保護稅則，希望小麥可以任意輸入；不過任何一個減稅時，不能過度，以免損失國內小麥種植者之收入，也不能太少，以防止國內小麥產量之激增。小麥協定沒有規定應否直接限制生產或減低存量；它對於蘇聯之如何參加這計劃，認為應再作磋商。

但這協定的效果還是很微的，進口小麥的國家並未怎樣變更其原有的政策。一九三四——一九三五年度德、意、法三國的小麥畝數，只較前一年度之最高紀錄稍低一些。四大出口國之一的阿根廷，因為國內小麥特別豐收，也就不顧一

切，大量輸出，而超過協定所規定之限額了。一九三五年五月在倫敦開會之國際小麥顧問委員會，依然看到世界小麥的過賸——數量雖稍減，但仍是很大；同時還要在加拿大、澳洲、美國三方面想法改小一些限額，以應付阿根廷堅決的增額要求。同時美國農部部长也鋒芒迫人地宣稱：如果小麥協定破裂，美國政府將以其管理中的巨量小麥，傾銷於世界市場。這局勢之惡劣，更因法國原為小麥進口國，現在反也有了過賸的小麥出口，而益形糾紛。所以顧問委員會最後只得認為協定的條款，在事實上已無法充分運用；一方建議將顧問委員會延展至一九三六年七月三十一日，暫且保存舊協定之輪廓，俾便屆時由二十一國代表重行商討國際合作之途徑，以求解決小麥之「未來的危機」。

這「小麥的危機」是供過於求而非饑饉所致。至于供過於求的情形，是歐洲各國——德、意也包括在內——之國策所造成的，雖國際小麥同盟也無能為力。但事實上這同盟原係生產過賸和價格暴跌中之產物，其目的在防止價值之再跌。

沒有人提議假手這種同盟去抬高價格，而且實際上也萬萬辦不到。在世界現狀之下，一般的趨向是大量生產和低價出售；而小麥價格之增高只有若干國家——包括意、德——以內，爲其政府故意將它抬高的結果。

恩菲爾氏 (R. R. Enfield) 曾經說過，法、德、波蘭、奧國和東歐各農業國中，農民都牢牢地保持着他們的傳統觀念。在大多數歐陸的國家，如果實行合理化耕作，改變農田，擴大田畝，以及利用機器農具等舉動，雖足使與海外各國競爭，並且運用機器而失業的農人也保證另有安插方法，但一般農民還覺得與他們的傳統不合，必堅決反對，就是身負取決國策的人員，也不會充分表示同意的。歐洲國家之中，只有蘇俄纔一下把整個的農村傳統完全推翻，代以合理化的農業，且其邁進之速，是世界任何一國所沒有嘗試過的。歐洲其他各國，依然保持着農村的傳統，經常地利用保護關稅去維持國內之生產，自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三一年的時期，德國增加小麥和麵粉的進口稅達九倍之譜；法國增加六倍；意大利約增五

倍。結果，一九三一年六月，柏林市場的小麥價格為每蒲七先令三便士，巴黎小麥價為八先令三·五便士；而英國市價僅三先令二·五便士。一九三三年秋季，德國小麥在英國銷售的價格，僅合德國國內麵粉廠購買同樣小麥所付代價四分之一。

在意大利小麥之總產量，平均每公頃產量，以及小麥和麵粉入超量之各方面，我們承認意政府所提倡的「小麥運動」或「食糧戰爭」是已經成功的了。在歐洲大戰前五年，意大利小麥總產量為四九、三〇〇、〇〇〇公担，每公頃平均可產一〇·四公担。現在已增為總產量七六、〇〇〇、〇〇〇公担，每公頃平均一五·三公担；而小麥和麵粉之入超量已自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度的一八、五〇〇、〇〇〇公担及一九二八年的二三、八〇〇、〇〇〇公担，減為一九三三——一九三四年度的二、三〇〇、〇〇〇公担了。照摩太拉 (Professor Motara) 的估計，現在意大利的糧食消費量為七五、七〇〇、〇〇〇公担左右；因此，在

豐收的年份，意大利已經可以自給；若接連豐收，也許可以積存餘糧，以備不虞。自給自足固然是重要的，但人民生活程度方面所受之影響也不能不加以注意。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度至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這四年中間，意大利政府對於「小麥運動」所費的國幣超過二二五、五〇〇、〇〇〇里拉。在這幾年國外小麥的價格很低，可以任意購辦。意政府專想把國內小麥產量增高，所以一再加征保護性的進口稅，並且一九二九年世界物價一致暴跌，她的小麥進口稅也就愈加愈多，加至不能再加了。結果，造成世界小麥價格與意大利國內小麥價格之天淵相隔。一九二六年意大利國內小麥的市價為每公担一九五里拉，而國外的小麥價為每公担一五六里拉；到了一九三三年，意大利國內小麥價為每公担一一〇里拉，國外小麥價為每公担四九里拉，其相差有一倍以上。

小麥與食糧

世界各國最近三年之小麥產量（國聯一九三六年統計年鑑）

國別	一九三三—三四年 (單位千公担)	一九三四—三五年 (單位千公担)	一九三五—三六年 (單位千公担)
非洲	三三、六六〇	四一、三五〇	三七、〇〇〇
阿耳及利亞	八、七〇八	一一、八四七	九、一二六
埃及	一〇、八七三	一〇、一四五	一一、七六三
法屬摩洛哥	七、八六六	一〇、七七四	五、四五三
突尼斯	二、五〇〇	三、七五〇	四、四九七
南非聯邦	三、一二七	四、一七六	五、四九七
北美洲	二二〇、六八六	二一〇、三一九	二二九、六四八
加拿大	七六、七二〇	七五、〇七五	七五、四八一
美國	一四三、九六六	一三五、二四六	一六四、一六七
中美洲	三、三五一	三、〇三〇	二、八五〇
墨西哥	三、二九九	二、九八〇	二、七九八
南美洲	九四、七五〇	七九、七七〇	五四、〇〇〇

阿根廷	七七、八七〇	六五、五〇〇	三九、二〇〇
巴西	一、四四五	一、四八七	
智利	九、六〇九	八、二〇〇	
哥倫比亞	—	八〇〇	
秘魯	七二八	四七九	
烏拉圭	三、九九四	二、九〇四	三、四九六
中國	三五四、二六一	三四八、七三六	三四四、八二六
朝鮮	二二五、二八一	二二四、六〇六	二一三、〇二六
印度	一四、二九八	六、三八六	九、三六〇
日本	二、四一九	二、五二二	二、六五三
巴力斯坦	九六、〇六七	九五、六五一	九八、八〇〇
敘利亞	一〇、九九八	一二、九七一	一三、二六〇
蘇聯	四四四	八二九	一、〇三〇
歐洲	三、六六八	四、四三〇	五、四五五
歐洲	二七七、三〇〇	三〇四、一〇〇	三一三、三〇〇
歐洲	五〇二、四七五	四四八、五三七	四四五、八〇〇

糖 食 與 藥 小

阿爾巴尼亞	六四八	四三〇	四六、六七二
德意志	五六、〇四三	四五、三二五	四、二四三
奧大利	三、九七八	三、六二一	四、〇二三
比利時	四、一〇一	四、三九一	一三、〇四三
保加利亞	一五、〇九二	一〇、七七六	四、〇二一
丹麥	三、一四一	三、四九八	四一、八九七
西班牙	五七、六二二	五〇、八四九	六一七
愛沙尼亞	六六七	八四六	八八五
芬蘭	六七〇	八九三	七五、八六八
法國	九八、六一一	九二、一二九	七、一八五
希臘	七、七二五	六、九八九	二〇、一二五
匈牙利	二六、二二四	一七、六四二	一、八二〇
愛爾蘭自由邦	五四〇	一、〇三五	七七、一四五
意大利	八一、二五二	六三、四三〇	一、七七五
拉達維亞	一、八三〇	二、一九一	

立陶宛	二、二三〇	二、八五一	二、七四七
摩爾太	八三	八四	四九
挪威	二〇五	三二八	四六四
荷蘭	四、一七一	四、九一〇	四、五三二
魯森堡	二七一	三一九	二七八
波蘭	二一、七四一	二〇、八〇四	二〇、一〇八
葡萄牙	四、一〇二	六、七二〇	四、三二七
羅馬尼亞	三二、四〇六	二〇、八三五	二六、二四七
英國	一六、九八八	一八、九九〇	一七、七九八
瑞典	七、九四八	七、七二三	六、六二六
瑞士	一、三四九	一、五八五	一、五八四
捷克	一九、八三九	一三、六一二	一六、九〇〇
土耳其	二六、七一二	二七、一三七	二四、五二〇
南斯拉夫	二六、二八六	一八、五九六	一九、八九五
海峽殖民地	五〇、七二三	三七、九二〇	四〇、三八八

二 食糖問題

食糖與小麥同為人生日用之必需品，同時世界的食糖問題，在許多方面，與小麥問題又很相像。一方面，蔗糖之主要生產者兼出口者，古巴和爪哇，與小麥之四大生產出口國（加拿大、美國、澳洲、阿根廷）有彷彿的情形；在另一方面，大多數的歐洲國家都生產甜菜糖，並由政府津貼鼓勵，運用保護關稅，以求維繫國內之農工及農村，成為企圖自給自足之經濟國家主要的國策之一部門，這與小麥的情形又相酷似。蔗糖的生產方法已技術化和科學化，產量大增，加以歐洲國家決意扶植國內之甜菜糖製造業，結果世界食糖成為供過于求，跟着糖價也暴跌了，關

澳洲	四八、二六四	三六、三〇五	三八、一〇二
新西蘭	二、四五九	一、六一五	二、二八六
世界總量	一、五三七、一八一	一、四七三、八〇〇	一、四七七、八二六

係各國雖有「國際食糖計劃」(International Sugar Plan)之組織，依然無法挽救這危局。國際間關於食糖問題所訂之協定與小麥協定同樣僅留輪廓，無從實施。

各國初次想去限制食糖產量之努力，是在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時期，但因古巴與美國市場發生特殊情形，終于宣告失敗。

一九三一年美國農部的「國內外甜菜糖業調查報告書」，曾有下面的敘述：

「世界糖價在一九二七年曾稍上漲，這也許是古巴減少生產之結果；但沒有多久，事實已證明如果其他供給國不同時限制生產，那末古巴所減下的生產量，即爲他國增加的生產量所補足，情形依舊是沒有改善。所以一九二七年古巴、捷克、德國、波蘭等國代表舉行會議，並成立協定，規定生產量須隨消費量而增減。當時歐洲國家因爲時季過晚，不及將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的生產減縮，曾允用廣告宣傳的方法，促進國內食糧消費量，希望將存貨減至最小限度。此外又決議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古巴的產量

限爲四、〇〇〇、〇〇〇噸，則歐洲各國之食糖出口總量規定爲一、一五〇、〇〇〇噸，其中德國佔百分之十六·五，捷克佔百分之六十六，波蘭百分之十七·五。可是這次協定的結果，因爲爪哇不願合作，仍遭受打擊。爪哇的糖在東方市場上，銷路漸已擴大，且憑藉其專精的生產方法和堅實的推銷組織，頗能適應市場的趨勢。結果，古巴等國的計劃只有瓦解了；古巴即宣告取消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的限制，而歐洲的三個國家也大量地增加生產。」

從這次的經驗，大家感覺到應有完整的國際協定，並須世界各大產糖國的政府切實參加，纔有成功之希望，所以曾經一度申請國聯之協助，而結果仍使那些意欲訂立國際協定之國家再度失望。同時各國糖業的代表又互相開始接洽，可是爪哇的糖產業，既不願接受合作方案；大家還是毫無辦法的。一九二九年初，古巴的生產者也表示含糊的態度，直至一九二九年又告豐收，而市價疲跌，他們纔

有些恐慌，突然變其模稜的態度。往後局勢日非，食糖過腹量大增，甚至爪哇的生產者也感到不安。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大家纔結集於伯虜塞（Brussels）舉行世界食糖會議，參加的代表有古巴、爪哇、德國、捷克、波蘭、匈牙利、比利時等國；會議目的在討論如何推行國際限制產糖計劃。大會舉行以前，古巴和爪哇的代表先在阿姆斯特登（Amsterdam）集議，並成立初步協定，雙方同意于五年內，限制古巴每年總產量不得超過二、五〇〇、〇〇〇噸，同時期內爪哇每年出口糖量不得超過二、〇〇〇、〇〇〇噸，此外每年隨世界消費量之擴大而遞增出口量一〇〇、〇〇〇噸，經過集開多次會議以後，上述各國終于採取一種共同的計劃，即「加答本計劃」（Chadbourne Plan），這計劃規定各國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五年五月的時期，根據生產情形，應照下列的比額率限制進出口量。（單位千噸）

蔗糖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第五年

古巴

三、二二三

三、六〇五

三、六五五

三、六五五

三、六五五

爪哇

二、三〇〇

二、四〇〇

二、五〇〇

二、六〇〇

二、七〇〇

共計五、五三二

六、〇〇五

六、一五五

六、二五五

六、三五五

甜菜糖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第五年

捷克

五七〇・八

五七〇・八

五七〇・八

五七〇・八

五七〇・八

德國

五〇〇・〇

三五〇・〇

三〇〇・〇

三〇〇・〇

三〇〇・〇

波蘭

三〇八・八

三〇八・八

三〇八・八

三〇八・八

三〇八・八

匈牙利

八四・一

八四・一

八四・一

八四・一

八四・一

比國

三〇・三

三〇・三

三〇・三

三〇・三

三〇・三

共計一、四九四、〇一、三四四、〇一、二九四、〇一、二九四、〇一、二九四、〇一、二九四、〇一

兩項總計七、〇二六

七、三四九

七、四四九

七、五四九

七、六四九

關於出口總量，議決應照下述的分配：古巴每年輸往美國之數量，定為一九

三一年二、五七七、〇〇〇噸，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五年每年二、八〇〇、〇〇

〇噸，其餘的數量可以隨意輸入「自由」市場，即一九三一年四、四四九、〇〇

〇噸，以後每年加增一〇〇、〇〇〇噸，至每五年為四、八四九、〇〇〇噸，此

外規定如遇世界糖價上漲至每鎊二分，則關係國的比額都增加百分之五；如漲至二分又四份之一——二分半，則限額照增。上述計劃之實施，交給「國際糖業協會」(International Sugar Council) 辦理。該會由參加的七國，每國選派代表三人合組之。其議決權大概照三大產糖區之權益比例，加以分配，即古巴三十五，爪哇三十，歐洲二十五。

這計劃之基本弱點，是在它沒有將許多重要的產糖國——如英帝國、美國、蘇聯、法國、意大利、日本等——一起邀入參加。它的權力最多達到世界食糖產量百分之四十，所以一切穩定和提高糖價之努力，完全給不參加的國家之增加生產與推銷活動，一筆勾銷了。這些不參加的國家大都由政府多方的輔助提倡，使甜菜糖之生產日見增加。

另一弱點，在它沒有規定糖價再跌時也應修正比額率；事實的揭示是上述計劃實行不到一年，世界不景氣益形深刻化，食糖消費量日見減縮，因此原定出口

額不能不加以修正。古巴的出口定額沒有充分地被美國市場吸收，而爪哇在遠東方面也無法掉銷出口定額之全部，經過多次的商討以後，古巴允認將一九三二年糖產減為二、七〇〇、〇〇〇噸，但她的條件是要歐洲和秘魯的產糖業也減少出口量，其應減的數量，以爪哇在一九三二年四月至一九三三年四月超出一、五〇〇、〇〇〇噸出口量之餘額為標準。國際食糖協定在表面上，雖由上項的修改而暫未破裂，但不到兩個月，古巴的糖業又要求將他們的出口額增多二七七、〇〇〇噸。一九三二年七月，食糖同盟的其他成員主張古巴的加額要求只可增加一五〇、〇〇〇噸。這項添增的出口額是將參加各國原有的比額上撥給古巴的，所以世界總出口量並未加增。

依照糖業專家佛利(J. L. Fairrie)的觀察，這「加答本計劃」是美國投資古巴糖業之各銀行所策動的，他們希望藉此挽救困難的局面，但結果完全沒有達到他們的預測。大家因為這計劃之內在的缺點，表示不信任，終于糖價反而步跌了。

英國經濟週刊 (Economist) 認爲一九二九——一九三四年這五年中，參加「加答本計劃」各國之每年糖產量，雖從一二、五〇〇、〇〇〇噸減至六、九〇〇、〇〇〇噸；但不參加的各國，因爲政府的補助和加征進口糖的稅則，國內生產日增，所以在過去六年中，產量反從每年一四、七〇〇、〇〇〇噸增至一九、三〇〇、〇〇〇噸；同時世界市場的需要量也因了不參加各國增加生產，在過去六年中，已自五、九〇〇、〇〇〇公噸縮至三、一〇〇、〇〇〇公噸。

這裏我們看到同小麥問題相似的情形，即國際的協定對於世界「自由」市場之物價跌落，實是無能爲力的，只有若干實施保護政策的國家纔自己矯造物價，而尤以那些口裏嚷着「被人家限制原料品」的野心國，最爲顯着。例如意大利加征保護稅則之結果，國內的糖價與世界糖價高低相去甚遠；一九二九年底至一九三二年底，古巴糖在紐約市場之價格，跌落五角六分，而同時期內意大利國內的食糖，躉售價跌五分，零售價跌六分，這是很明顯的實證。

糖食與麥小

世界各國糖之生產量 (英國糖業調查委員會統計)

國別	一九一〇—一九一三年平均	一九一九—二〇〇年	一九二九—三〇〇年	一九三三—三四年
英帝國	三、〇四八	三、九三六	四、五六〇	七、三七四
英國	—	—	二八八	四六二
殖民地	三九五	五八二	七一二	八三二
自由領邦	二八七	三〇五	七九七	一、〇一三
印度	二、三六六	三、〇四九	二、七六一	五、〇六七
美國	一、八六九	一、九一二	三、四七二	五、〇二〇
本國	八三三	七六一	一、〇九三	一、六九〇
屬領	一、〇三六	一、一五一	二、三七九	三、三三〇
其他國	一七、四八二	九、六四二	一九、三〇二	一二、六八九
古巴	二、一〇二	三、七三〇	四、六七一	二、二七八
爪哇	一、三二五	一、三三六	二、九二三	六二五

世界食糖之生產、消費、存貨、價格統計

年 度 (九月一日至 八月卅一日)	生 產 量 (單位千噸)	消 費 量 (單位千噸)	存 貨 估 計 (單位千噸)	九六生糖在英 國之平均價格 (先令)(便士)	
				一 三	九
一九二六——二七	二四、四八七	二四、四一九	三、三七七	一三	九
世界總量	一七、四八二	一五、四九〇	二七、三三四	二五、〇八一	
其他	二、〇五〇	二、三一九	三、六五一	一、〇〇三	三、三九四
巴西	二、三三二	一七七	一、〇〇三	一、〇〇〇	
日本	一八七	二八三	九二四	八〇三	
意大利	二〇六	一八〇	四三五	二九九	
法國	七四三	一七〇	八九七	九二五	
蘇聯	一、八〇九	八八	九三七	一、〇八四	
波蘭	—	一三九	九一六	三四二	
捷克	—	四八三	一、〇〇七	五一一	
奧匈	一、五五六	—	—	—	
德國	二、三五五	七三〇	一、九三八	一、四二六	

一九二七——二八	二六、二七六	二五、九七八	三、六七〇	一一	八
一九二八——二九	二八、三八二	二七、〇六八	四、五九二	九	一
一九二九——三〇	二八、一七九	二六、五四八	五、九〇四	六	七
一九三〇——三一	二九、七三三	二七、一三九	七、四二二	六	四
一九三一——三二	二六、七七七	二五、七二四	七、五二九	五	〇
一九三二——三三	二五、八一五	二六、〇八三	六、九四一	五	三
一九三三——三四	二六、四三三	二五、七九二	六、三五六	四	九

第五章 非鐵質的金屬原料

一 銅

自從電料工業興起以來，世界的專利主義者無時不注目在銅的產銷上；十九世紀時期內，已有過很多次想壟斷銅的供給，例如一八九〇年巴黎成立的聯營組合，當時似乎要將整個世界的銅產都統制起來，但結果是一敗塗地。歐洲大戰後，美國企業家提議組織國際聯營機關，管理銅的產銷；他們認為美國在那時候是世界最大的產銅和用銅國，很可以設法統制銅價。他們似乎也相信銅的需要是沒有彈性的，因此可藉強固的聯營機關，抬高價格。再則，如果歐洲的銅礦已被採盡，致產量降落時，他們握有美國大部分的銅產，就可以「唯我獨尊」了，雖

生產費很高也沒有關係，只要到那時非洲的銅產不多就行。一九二六年十月，有世界著名的銅鑛公司三十二家——其中十八家是美國的——都參加這個國際組織。美國的公司有四個系統：（一）安納孔達銅鑛公司（Anaconda Copper Mining Co.）——這公司管理着洛克菲勒——拉安（Rockefeller-Ryan）系所屬的各大公司；（二）凱納考脫銅鑛公司（Kennecott Copper Corporation）及美國熔煉公司（American Smelting and Refining Co.）——即摩根——古根哈（Morgan-Guggenheim）的體系；（三）蕃爾勃司——道奇——尼克爾斯（Phelps-Dodge-Nichols）；（四）智利銅公司（Chile Copper Company）及格林肯那尼銅公司（Green Cananea Copper Co.）——這二家雖在狹義上不是美國的公司，但都受美國人管理。國際組織的會員中完全不屬於美國的企業有利烏丁都公司（Rio Tinto Company）及上卡登加採鑛聯合會（Union Minière du Haut Katanga），這國際組織之主要目的，在管理熟銅的貿易，取締居間者及其投機活動，並穩定銅價。它的辦事處設于紐約，歐洲辦事

處設于伯明翰；惟一切定貨事項都是集中的，而且依照國際協定所規定之比額，平均分配給會員的公司。倘遇銷路降落時，各會員可以自用決定其方針，如減縮生產量或堆積存貨等。這一點是很重要的，因為不久以後，使這國際組織遭受困難的，也就是「自由」行動。

一九二七年與一九二八年，國際銅組織的行動，深為銷費者所不滿。一九二八年銅的銷費量頗見擴大，雖然上卡登加和南美的產量也有增加，但美國的產量尙能增加一〇〇、〇〇〇噸，並將存貨脫售；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銅價已漲至每磅一角六分以上。這樣的高價，應該使一般經營合度的公司獲到很多的利潤；但價格儘管高，還不致妨礙訂購者或引起大眾對於壟斷活動之抨擊。實際上消費量依然在迅速地伸張，而價格的增進是比較的遲緩一些；同時熟銅的產量雖不能立刻加多，銅鑛採掘量則已隨時添增了不少，一九二九年三月中旬，消費者知道銅的來源已大部分被這個國際組織所統制；而市場存貨又告枯竭，對於將來的供給

感到恐慌，因此急迫地收購現貨。這種行動在國際組織方面看來，是一種嚴重的試探。如果它的宗旨確然在穩定銅價，那末它不僅于價格跌落時要加以穩定，價格暴漲時也應該設法穩定，不過在市價上升的時候，是很足以引誘它去利用機會的。這一次的機會又特別具有誘惑性，終于美國出口銅業協會 (Copper Exporters Incorporated) —— 這是依照一九一九年美國韋勃、波曼倫法案 (U. S. Webb-Pomerene Act) 所組織的，—— 將銅的價目提高了。英國三大經濟學家——開納斯 (Keynes) 洛華 (Rowe) 休華茲 (Schwartz) 一致認為國際組織之真實目的倘然是穩定價格而非統制性的利益，它也應負失職之罪。甚至一九二九年九月紐約股票市場崩潰以後，銅的銷路已非昔比，但它所開的價格依然沒有減低。事實顯示着這國際組織是一種純粹的專利化機構，不再以穩定價格為它的目標了。

從一九二九年五月至一九三〇年四月，它所規定的銅價是每磅一角八分，這樣高的銅價水準不僅促使消費者盡力採用銅的代替品，而且不參加這國際組織的

生產者，特別是北魯特西和剛果兩處——該處採銅事業正在萌芽——都積極增加生產量。同時，有許多停工的銅鑛——不屬於國際組織之下的——也重行活躍起來了。結果銅的生產大量地增加，而過去繁榮的銅業，也一變而為不景氣。在產量日增，銷路日縮之狀態下，消費者都「隨購隨用」，因為大家相信價格一定會跌落的，特別在歐洲方面，他們認為銅的生產成本只合每磅一角，所以生產不應該堅持着每磅一角八分之定價。用銅者在可能範圍以內，都以鋁代銅。這時美國海關的熔煉所又公然違背國際協定，大量供給倫敦的商人，而倫敦的金屬品交易所即利用機會，向國際銅組織進攻，一九三〇年四月以後，國際組織方面就放棄其把持銅價的活動，而美國出口銅業協會也祇有允許會員在規定的價格標準之下，將貨物售給國外。一九三〇年十二月銅價跌至每磅一角，接着又一再步跌，到一九三一年十二月每磅僅值七分半。一九三二年底，銅價更跌至每磅四分至五分，到這時候，國際銅組織也瓦解了。

上述國際組織之主要影響，是在無形中促進了美國以外採銅事業之發展。沒有經過幾年美國在採銅工業所有優越的地位已漸消失，因為在國際組織外的生產者，如北魯特西、加拿大、比屬剛果等都有大量的生產了。一九二九年美國和智利（該國銅礦大都是美國所經營的）所產銅礦砂，佔世界產量百分之六十三；至一九三四年，已縮減為百分之三十八。魯特西的產量，增加最為驚人，計一九二九年為五、六〇〇公噸，一九三一年九、一〇〇公噸，一九三二年六九、〇〇〇公噸；一九三四年一四〇、一〇〇公噸，五六年中，躍進四倍以上。

一九三〇年底至三四年初期間，世界的銅價一蹶不振，在大體上說，價格總是往下跌。一九三四年上半年，銅價原有轉機之希望，但以美國實行「新政」，及各國的生產者不合作，所以又耽延了一年。一九三四年四月美國施行的銅業法規（U. S. Copper Code）允許生產者將國內銅價抬高至每磅九分，並禁止本國製造者採用「藍鷹牌」以外的銅和不遵比額率所產的銅及過賸的存貨。結果在美國

以外的市場上充溢着雜牌銅而美國出口數量也從一九三三年的一二四、八〇〇噸增至一九三四年的二六二、三六〇噸。一九三四年春秋二季之間，倫敦標準現貨價自每噸三十四金鎊跌至每噸二十六金鎊。

在大量的生產和劇烈的競爭將物價壓低之後，生產者往往放棄競爭而改趨團結。所以這時候就有第二個「國際銅業同盟」的組織出現，並于一九三五年六月一日正式開始工作。但這次並非美國方面發動，而是由倫敦的銅業股東聯合會（Copper Shareholders' Association）提議組織的。同盟的主要成員也非幾家美國大公司，而是北魯特西低價銅的生產者——洛開那（Rhokana）安特羅濱（Roun Antelope）和墨弗里拉（Mutulira）以及比國的卡登加探礦公司和許多智利銅礦公司。這次的國際協定，由代表美國以外產銅量百分之七十五的生產者所簽訂。此外又附有「君子協定」以限制美國銅的出口數量。

這新組織的計劃和以前的國際組織不同，其目的不在提高價格。它的主要成

員都是低價銅的生產者，他們只想以廉價脫售，（大概每噸在三十五至四十金鎊之間）促成銅的消費量之持續的擴張，藉可充分開展銅鐵的資源。目前在限制生產方面，他們雖也有相當的規定，但他們的唯一希望是不久的將來能將比額增高。總之在世界市場現狀之下，生產者如果想推行提高銅價政策，也恐怕做不到，因為加拿大的生產者和美國的海關鑄煉所，以及舊銅業等，都沒有加入這新同盟；美國生產者對於「君子協定」所規定之限制，能否切實遵守也很成問題，倘然國內受到非常的壓力，或許是立即會被翻案的。

事實的證明，是大家已深受一九二六——一九三二年國際銅組織的教訓，過去的錯誤，不致重演。銅的生產成本現已較前更低，而近幾年技術的進步又使銅的代替品之用途增廣，所以提高的銅價之可能性已比不上七八年以前了；即使有人想實行高價政策，其失敗必較前更速。

世界各國最近之銅產量 (國聯一九三六年統計年鑑)

國別	一九三一年 (單位千公噸)	一九三二年 (單位千公噸)	一九三三年 (單位千公噸)	一九三四年 (單位千公噸)	一九三五年 (單位千公噸)
菲洲	一三九·八	一三二·五	一八〇·八	二五七·九	二六六·〇
比屬剛果	一二〇·〇	五四·一	六六·五	一一〇·〇	一〇八·〇
北魯特西亞	九·一	六九·〇	一〇五·九	一四〇·一	一四五·八
南魯特西亞	〇·五	—	—	—	—
南非聯邦	一〇·二	九·四	八·四	七·八	一一·八
北美洲	六四七·八	三七四·七	三四五·三	四〇三·〇	五四九·四
加拿大	一一〇·六	九五·七	一一八·一	一五一·八	一七五·九
美國	五三七·二	二七九·〇	二二七·二	二五一·二	三七三·五
中美洲	四三·〇	三四·〇	三九·六	四七·一	四一·二
墨西哥	四三·〇	三四·〇	三九·六	四七·一	四一·二
南美洲	二六〇·一	一二〇·〇	一八一·五	二七四·二	二八八·〇
智利	二一五·七	九七·五	一五六·八	二四七·〇	二五九·二

料原屬金的質鐵非

意大利	法國	西班牙	比利時	奧國	德國	歐洲	蘇聯	日本	印度	台灣	朝鮮	中國	亞洲	總管
〇·七	一·一	二五·七	三一·四	三·二	五五·五	一六六·八	三一·七	七五·八	四·一	一·四	〇·七	〇·二	八二·二	四四·四
〇·四	一·〇	一五·六	二七·〇	二·〇	五〇·九	一四九·八	三〇·七	七一·九	四·五	一·六	〇·七	〇·四	七九·一	二二·五
〇·一	〇·七	一七·三	三五·四	一·〇	四九·八	一七〇·五	三二·七	六九·〇	四·九	一·四	〇·八	〇·五	七六·六	二四·七
〇·五	一·三	一三·八	六一·〇	〇·六	五三·〇	二〇二·七	四四·一	六七·〇	六·四	二·三	一·四		七八·〇	二七·二
		一〇·八		一·三	五五·七	二〇〇·〇	六六·一	六九·八	七〇〇				八一·〇	二八·八

挪威	羅馬尼亞	英國	瑞典	捷克	南斯拉夫	海洋洲	澳洲	世界總量
四·四	—	一六·三	二·九	一·二	二四·四	一三·一	一三·一	一、三八四
五·四	〇·一	一三·二	三·一	〇·九	三〇·二	一三·五	一三·五	九三四
六·七	〇·五	一一·三	六·六	〇·八	四〇·三	一一·四	一一·四	一、〇三八
八·〇	〇·二	一一·四	七·九	〇·六	四四·四	八·一	八·一	一、三一五
八·五	〇·八	—	八·四	—	三九·〇	一六·〇	一六·〇	一·五〇八

二 二 鎳

鎳礦之採掘始于一八六〇——一八八九年的時期，但產量很是有限，直到二十世紀初纔有起色。一八八五年加拿大發現鎳礦富藏時，世界鎳的總量只有九五〇公噸。到了一九一四年，產量增至三〇、〇〇〇公噸——計加拿大佔二〇、〇

〇〇公噸以上，新喀利多尼亞 (French New Caledonia) 佔八、〇〇〇公噸左右。目前世界產量約有四五、〇〇〇公噸，而其中百分之九十四是英帝國所產的——特別是加拿大。一九二九年美國鎳礦公司 (American International Nickel Co.) 和英國蒙特鎳礦公司 (Mond Nickel Company) 二家鎳礦採掘組織合併為加拿大國際鎳礦公司 (International Nickel Company of Canada)。加拿大生產者所佔的優越地位，一部份是天然蘊藏獨富所致，另一方面是因為這國際組織的關係。加拿大有著大量的鎳礦，同智利的硝酸鹽和歐戰前德國的碳酸鉀，情形都很相似，雖野心國對之也是無法可說的。這類同的現實，人類只能認為地質學的「偶然事件」。在鎳的消費者所認為真正重要的問題，是國際聯合組織方面有否利用它的地位以限制生產量及提高價格。關於這一點，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一日英國經濟週刊有看下面一段紀載：

「加拿大在事實上握有世界鎳市場的統制權，但對於推銷產物及調和價

格兩方面，都維持着穩重的態度。一九三〇年以前，世界各國需要量大增，加拿大的生產者很可以把價格提高，他們正和其他原料品的生產者相反，仍舊維持着歐戰前每噸一七二·五金鎊之原價，在需要量激增的整個時期內，他們毫沒有將價格變動。一九三一年英國放棄金本位時，價格纔跟了金鎊漲落。一九三三年金鎊再度貶價，且鎳的需要量呈現着上增的趨勢，然而他們不但沒有提高鎳價，反將它從每噸二四〇金鎊之定價減為二二五至二三〇金鎊。

「這種穩重政策使鎳市場的購買者有充分的信心。在鎳市場中，消費者對於生產者的政策既是都有信仰，因此大家認為價格如有變動，並非生產者想利用市場機會，任意壟斷，而是供求兩方有着攸久關係的發展所造成的。」按經濟週刊對於任何提高物價和壓迫消費之限制計劃，向抱堅決反對的態度，因此上面的批評應該是沒有偏袒的了。

料原屬金的質機非

世界各國最近五年之錄產量 (國聯一九三六年統計年鑑)										
國別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	一九三四年	一九三五年					
	(單位千公噸)	(單位千公噸)	(單位千公噸)	(單位千公噸)	(單位千公噸)					
北美洲	三〇·一	一四·〇	三七·九	五八·五	—					
加拿大	二九·八	一三·八	三七·八	五八·四	六二·八					
美國	〇·三	〇·二	〇·一	〇·一	—					
亞洲	〇·八	〇·九	一·〇	一·二	一·五					
印度	〇·八	〇·九	一·〇	一·二	一·五					
蘇聯	—	—	—	〇·九	—					
歐洲	一·一	二·〇	二·四	二·四	—					
希臘	〇·六	一·〇	一·四	一·一	—					
挪威	〇·五	一·〇	一·〇	一·三	—					
海洋洲	三·八	五·〇	四·一	四·八	—					
新喀利多尼亞	三·八	五·〇	四·一	四·八	—					
世界總量	三五·八	二一·九	四五·四	六七·八	七五·〇					

三 鋅

歐洲大戰前，英、德二國鋅價有顯著的漲落，結果促成了奧、德、法、英、荷、蘭等國的生產者之團結。一九一〇年至一九一四年的時期，國際鋅組織擁有世界產量八分之五。它的目的是要阻止生產過賸，並遇每月存貨超過五〇、〇〇〇公噸，及倫敦市場平均價格每噸在二十二金鎊以下達兩個月時，即設法限制生產量，以提高價格。歐戰以後，這局面已經發生重大的變化，因為新的鋅礦區——特別是加拿大和美國——已被開始採掘，其過賸的產量都出口到歐洲。這時就將過去的局面完全推翻，歐洲的生產者無法染指于美國市場，而歐洲反因出口量減縮，存貨堆積，又添上美國貨源源供結，由是益發感到壓迫。鉛產方面也發生同樣的情形，所以歐洲的鋅鉛生產者只有依賴着國際組織來維持，不過這也是靠不住的。一九二八年九月中成立的國際鋅產同盟，旋于一九二九年一月改組，

並在一九二九年底解散。一九三一年夏季，這組織又復活起來。成立錫產同盟時原訂的協定——甲項協定——規定如遇錫價跌至每噸二十四金鎊或二十四金鎊以下，歐洲的生產應限制其生產量，其限制的標準，以跌價前兩個月之生產數量為度。但這協定從未切實施行。錫價總是在每噸二十四金鎊以上，而存貨激增不已，因此錫產同盟決定另訂乙項協定以替代甲項協定。新協定規定歐洲生產者應切實合作，並限制加拿大和澳洲的出口量。又如錫價跌至每噸二十七金鎊時，應即限制生產量。這新協定是每三個月應修正一次的，但顯然這樣短促的時期，使生產者反為無所適從。

同時我們知道一般的生產者對於國際組織所持的態度，不是相同的。歐洲的錫產方面，在六七年前已有這樣的情形了。比利時和波蘭的生產者都要輸出大量的錫，因此對於國際組織之設立與活動，格外比較英、法、德等國為密切關心，而英、法、德等則大都注意于國內市場。上面已經敘述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

國際鋅組織之失敗，而且解散原因也即是沒有獲各國的切實擁護；直到一九三一年鋅的生產量和價格是危機四伏，纔重新組織起來。一九三一年八月成立的國際鋅產同盟，開頭就遭遇到困難的局面。成員各國佔世界產量百分之九十（美國在外），而一般的傾向，都想增加生產量。同盟方面第一樁工作即在設法限制生產量不得超過平時的百分之五十五，以求價格不再下跌，並規定自一九三一年八月一日實行。可是價格依然下跌，所以後來重行規定自一九三二年八月二日起，限制生產量不得超過平時的百分之四十。

但同盟的限制方纔稍見功效時，大多數的會員却要求增加自己的比額，以致同盟組織在一九三三年一月宣告停頓達二星期之久；後來另行採取了一種新的方案——即會員如要超過本國所有的比額，應付罰款——纔又勉強繼續下去。有些國家就在同盟組織最後掙扎的幾個月內，盡力補足其比額所允許的產量。不過從另一方面說，同盟組織確然將參加各國的存貨量，從一九三一年八月一日成立時

的二〇六、四〇五噸減至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解散時的一一〇、八〇七噸。

一九三四年底同盟組織瓦解後，各國重復增加生產量，而價格也跟着下跌。過去因為限制生產的結果，鋅價已從一九三一年平均每噸十二金鎊八先令十一便士，增至一九三二年平均每噸十三金鎊十三先令，以及一九三三年平均每噸十五金鎊十五先令。但一九三四年的平均價重又回跌至十三金鎊十五先令六便士。這數目比較一九二九年平均價每噸二十四金鎊十七先令八便士，相差將及一倍。

這裏有很值得注意的一點，即同盟組織之瓦解，其遠因之一為德國的禁制國外鋅產進口。這又是野心國企圖自給而自動抵制外國原料品之一個例證。

世界各國最近五年之鋅產量（國聯一九三六年統計年鑑）

國別	一九三一年 (單位千公噸)	一九三二年 (單位千公噸)	一九三三年 (單位千公噸)	一九三四年 (單位千公噸)	一九三五年 (單位千公噸)

西班牙	比利時	德國	歐洲	蘇聯	日本	安南	亞洲	墨西哥	中美洲	美國	加拿大	北美洲	北特西亞	非洲
一〇·一	一三四·七	四五三	四八七·七	九·〇	二五·四	二·九	二八·三	三五·六	三五·六	二六四·九	一〇七·六	三七二·五	七〇	七·〇
九·五	九六·三	四二·〇	三八七·四	一三·七	二七·〇	二·三	二九·三	三〇·三	三〇·三	一八七·九	七八·一	二六六·〇		
八·五	一三七·三	五〇·九	四七四·二	一六·六	三〇·七	三·二	三三·九	二六·八	二六·八	二七八·七	八三·四	三六二·一	一八·八	一八·八
八·二	一七四·九	七二·九	五五三·〇	二七·一	三二·一	四·三	三六·三	二九·一	二九·一	三二九·八	一二二·四	四五二·二	一九·九	一九·九
七·六	一八四·〇	一二四·二	六一〇·〇	四六·〇		三·九				三八一·六	一三五·六	五一七·二	二一·〇	二一·〇

四 鉛

近十年來世界鉛產的遭遇與鋅很相同。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二年，英帝國、

世界總量	澳洲	海洋洲	南斯拉夫	捷克	英國	波蘭	荷蘭	挪威	意大利	法國
九九五	五四·七	五四·七	四·五	七·九	二一·六	一三〇·八	一九·三	三九·五	一六·九	五七·一
七八一	五四·一	五四·一	二·六	六·〇	二七·三	八五·〇	一五·六	三九·四	一八·〇	四五·七
九八七	五四·八	五四·八	三·五	六·六	四五·七	八三·〇	一八·五	四四·九	二三·三	五二·〇
一、一七三	五五·五	五五·五	四·四	七·六	五五·〇	九三·〇	一九·九	四五·〇	二四·九	四七·二
一、三三〇	六八·八	六八·八	三·三	九·〇	—	八五·〇	一三·七	四五·〇	—	五二·一

荷屬東印度、墨西哥組織國際鉛產同盟，但美國及歐陸各國都沒有加入，所以在一九三二年前世界的鉛產量和價格都談不上統制。一九三二年夏季以迄于一九三五年夏季，鉛的產量很不受拘束，而且價格總是很低。英國對於帝國以外的鉛，征收值百抽十的進口稅，其作用與這局面很有關係的，因為促進國際組織呈現破裂，並驅使國外的鉛產銷到其他市場。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四年倫敦市場的外國鉛之平均價格如下：

年 度	每噸平均價 (金鎊) (先令) (便士)
一九二九年	二 三 — 四 — 一 一
一九三二年	一 二 — 〇 — 九
一九三三年	一 一 — 一 六 — 一
一九三四年	一 一 — 一 一 — 〇

但從一九三五年開始，因為世界貿易好轉，歐洲積極重置軍備，鉛價頗形堅

情，一月份鉛價每噸十金鎊五先令，到八月份已漲至每噸十五金鎊以上。就在這時候，世界主要鉛產國之間重行成立國際聯營組織。

據他們的宣稱，銷售歐洲市場之國際主要鉛產者同意不再任意增加產量，——除非預先通知各方後再行增加。已經遵守這辦法的有澳洲各鉛礦，加拿大聯合探鑛熔煉公司 (Consolidated Mining and Smelting Company of Canada)，緬甸公司 (Burma Corporation)，美國冶金公司 (American Metal Company)，美國熔煉公司 (American Smelting and Refining Company)，及墨西哥三佛礦公司 (San Francisco Mines of Mexico) 等。歐洲的生產者和其餘的小公司都不受限制。但上項辦法是特別的寬鬆的，同時也因了它的寬鬆，纔能維持相當長久。將來這國際鉛組織的會員，是否能不利用他們的地位以壟斷市場，尙屬不可測知；不過，假定他們改取淺見的統制政策，一定會引起用鉛國——包括野心國在內——一致反對的。

世界各國最近五年之鉛產量 (國聯一九三六年統計年鑑)

國別	一九三一年 (單位千公噸)	一九三二年 (單位千公噸)	一九三三年 (單位千公噸)	一九三四年 (單位千公噸)	一九三五年 (單位千公噸)
菲洲	二一·七	一五·一	一五·四	二七·六	二五·〇
北魯特西亞	—	—	〇·一	〇·二	—
西南非	二·六	一·〇	〇·四	—	—
突尼斯	一九·一	一四·一	一四·九	二七·四	二四·七
北美洲	五二八·〇	三七六·四	三六三·七	四二五·二	四四三·四
加拿大	一二六·三	一一四·八	一一五·五	一四二·九	一四九·〇
美國	四〇一·七	二六一·六	二四八·二	二八二·三	二九四·四
中美洲	二〇七·六	一三〇·三	一一九·六	一六七·九	一七九·七
墨西哥	二〇七·六	一三〇·三	一一九·六	一六七·九	一七九·七
南美洲	一〇·二	八·四	一二·六	二一·一	—
阿根廷	七·六	八·一	一二·一	一九·三	—
秘魯	二·六	〇·三	〇·五	一·八	—

料原屬金的質價非

意大利	匈牙利	希臘	法國	西班牙	比利時	奧國	德國	歐洲	蘇聯	日本	印度	朝鮮	中國	亞洲
二四·九	〇·一	六·七	三〇·三	一〇九·六	五七·一	六·一	一〇一·三	三九三·〇	一五·五	四·一	七六·〇	〇·一	二·八	八三·〇
三一·五		六·五	一九·六	一〇五·四	五七·六	二·〇	九五·二	三五一·七	一八·七	六·四	七二·三	〇·五		八二·〇
二四·八		八·二	二〇·四	八八·四	六一·六	四·六	一一六·六	三五六·九	一三·七	六·八	七三·二	〇·八		八四·〇
四七·八		八·〇	一七·九	七二·九	六六·七	五·六	一二〇·〇	三七七·〇	二七·二	七·〇	七三·〇	一·八		八四·〇
			五·六	六七·六	六〇·〇	八·〇	一二二·三	三七〇·〇	四五·〇		七三·三			八四·〇

五 錫

在統制生產的一切國際組織中，當推國際錫產同盟最為成功——至少是生產

世界總量	澳洲	海洋洲	土耳其	南斯拉夫	捷克	英國	羅馬尼亞	葡萄牙	波蘭	挪威
一、四一二	一五二·九	一五二·九	〇·六	七·九	三·六	一〇·七	一·三	〇·一	三二·四	〇·三
一、一七二	一八九·三	一八九·三		八·三	四·一	七·一	一·九	〇·一	一二·〇	〇·四
一、一五七	二〇八·六	二〇八·六		六·三	三·八	五·六	四·一	〇·一	一二·〇	〇·四
一、三三〇	一九九·一	一九九·一		一〇·一	四·一	九·一	四·四	〇·一	一〇·〇	〇·三
一、三九〇	二一八·〇	二一八·〇		七·九					一九·〇	

者的觀察：因為它對生產量施行嚴厲的限制，使世界存貨銳減，同時將錫價提高至百分之三十以上。

錫價的跌落始于世界一般不景氣之前三年，即自一九二七年已開始暴跌，這跌勢繼續至一九三一年夏季。一九二六年錫錠價格每噸超過三〇〇金鎊，一九二九年的平均價為每噸二〇六金鎊（與一九一三年的平均價相似），到一九三〇年春季價格已跌為每噸一五〇金鎊，並且有繼續下跌之趨勢。這時錫的生產者都感到恐慌，隨即自動地擬定限制生產的計劃，希望戡止錫價之跌勢。在錫產聯合會（The Producers' Association）協助之下，荷蘭、英國、玻里維亞（Bolivia）的生產者運用種種限制方法，使世界存量和產量減少。但一方面儘管是設法限制，一方面錫的供給依然增加；一九三〇年初英國市場的錫價是每噸一八五金鎊，到了年底已跌成每噸一〇六金鎊。世界錫礦專家史梯芬斯（C. V. Stephens）認為以往的努力所獲之結果不能令人滿意，但因世界用錫量之銳減，要沒有過去限制生產之努

力，恐怕錫價更跌得厲害呢。

一九三一年因為馬來亞、荷屬東印度、尼幾列亞等政府之協助，代表世界產量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國際錫產委員會（International Tin Committee）纔能實行強迫的限制生產計劃，以替代過去半自動式的限制方法。

這種強迫限制的計劃，在一九三一年八月成立國際錫業聯營處（International Tin Pool）時又加以補充。聯營處之目的，希望將壓迫市價之大量存貨設法「封存」；當時規定必須同盟生產者及其政府認為市場能充分吸收這存貨時——大概價格方面也轉好一些——纔可「啓封」出售。同時同盟生產者的政府也施行嚴厲的法規，以限制國內的生產量。從這多方面努力以後，在不到一年半——一九三一年三月至一九三二年八月——時間內，價格已被提高百分之五十。一九三三年六七月間，錫價已漲至二三〇——二四〇金鎊之譜，而且一直維持到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一九三三年十月玻里維亞、馬米亞、尼幾列亞、荷屬東印度和新加入的

暹羅等國政府之間，又訂立了新的協定，該約自一九三四年一月一日實行，有效期為三年。後來法屬安南、比屬剛果、郎達烏倫第 (Ruanda Urundi)、葡萄牙、康瓦爾 (Cornwall) 等，都先後加入這限制計劃。一九三六年初，大家因為協定行將屆滿，就憂着同盟的前途，以致錫價稍受影響，但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價格仍回漲到每噸二三五金鎊。

穩定物價有着兩個問題(1)用什麼方法穩定價格，(2)物價水準如何決定。國際錫產委員會對於解決第一個問題，已經充分地成功了，(雖然價格仍有些微漲落)但第二個問題還無相當滿意的辦法。

經過長時期的限制以後，各關係國出口比額率于一九三五年六月增加百分之五。同年七月一日國際錫產委員會因為各方的要求，將比額率再增百分之十五，同年十月另又加百分之五，並自七月一日起推算。但賣氣很旺，消費量也顯然增多，所以比額率儘管提高，現貨價在數日以內，上漲二十四金鎊，有一個時期已

達每噸二四八金鎊，爲七年以來之最高峯。當然意、阿戰爭前後所造成的局面是漲價之一大原因。同年十月中比額率再度增加百分之十，計前後遞增比額率已達標準噸數百分之八十。

這裏有值得注意的一點，即比額率雖增加很遲緩，但錫價高漲百分之一百三十，是與其他原料品或其他非鐵質金屬品之價格漲落趨勢，相差太遠；這事實會引起英國用錫工業及各大經濟刊物——例如經濟週刊及孟却斯特商業週刊（*Manchester Guardian*）——許多的非議和露骨的批評。他們認爲穩定錫價者所持的標準，是想保全那些老大的生產者，這舉動一方面足以阻礙錫的用途之推廣，另一方面鼓勵着大家採用代替品，結果完全與他們原來目的適相反背。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三日英國經濟週刊報告：「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世界用錫量減百分之八，同時期內銅、鉛、鋅、鎳等代用品的消費量反形增加，這是很值得注意的。」可是從本文的立場說，不論有無殖民地的國家對於錫產同盟國利用其統制

以壓迫市場之舉，抱有同樣的反感，而且大家正要設法合作，以補救這局面。

世界各國最近五年之錫產量（國聯一九三六年統計年鑑）

國別	一九三一年 (單位千公噸)	一九三二年 (單位千公噸)	一九三三年 (單位千公噸)	一九三四年 (單位千公噸)	一九三五年 (單位千公噸)
亞洲	一〇五・〇	六五・九	七二・四	七一・〇	八五・〇
中國	五・九	八・〇	七・七	八・一	—
荷屬東印度	一三・〇	八・二	八・九	一〇・七	一一・四
日本	一・〇	一・〇	一・〇	一・二	—
馬來亞	八五・〇	四八・七	五四・八	五一・〇	六三・二
歐洲	四四・九	三八・六	三二・七	五一・〇	五七・五
德國	四・五	四・五	六・〇	七・〇	—
比利時	〇・二	〇・八	二・七	四・〇	—
法國	〇・七	〇・二	〇・二	—	—
意大利	—	—	—	〇・二	—

六 鋁

鋁的生產完全以鋁土為根據，因為鋁土是製鋁之主要原料。世界鋁土的產量，法帝國佔百分之四十六，美國佔百分之十四，荷蘭帝國佔百分之九，英帝國佔百分之四，其餘百分之二十六以上分配于旁的國家。意大利有很多的鋁土礦，並得水電力的便利，所以現已建立很完備的製鋁工業，其生產量足供國內平時的

世界總量	澳洲	海洋洲	英國	葡萄牙	荷蘭	挪威
一五·一·六	一·七	一·七	三六·二	〇·一	三·〇	〇·二
一〇六·五	二·〇	二·〇	二九·〇	〇·一	三·八	〇·二
一〇七·五	二·四	二·四	一八·五	〇·一	五·一	〇·二
一二四·四	二·四	二·四	二六·〇	—	一三·六	〇·二
一四五·〇	—	—	二九·六	—	一五·九	—

需要而有餘。

鋁的生產者方面也已有一個國際組織，但似乎並未實行統制或限制鋁土之供給量。世界製鋁的國家並不多，自一九〇一年以來，他們中間已有國際的結合了。歐戰後第一次的國際製鋁協定是于一九二三年締結的，在一九二六年又重訂新協定，此後又經過多次的延展。國際鋁組織包羅着法國、挪威、英國、德國的生產者之集團或組合，而目前歐洲的同盟生產者似乎與加拿大和美國的生產者維持良好的瞭解。意大利雖不直接參加這組織，但關於供給量和會計事項都與它發生關係。意、德曾締結條約，由意大利以過剩的鋁供給德國，不過事實上並未能單獨辦到，因為德國宣稱缺乏國外匯兌（一九三四年十二月），無法償付貨價；結果仍由國際鋅組織參加這交易，並予以經濟上的協助。

現行關於鋁的國際協定並不限定價格，其對於同盟會員的生產品之銷售，僅用比額率加以限制。這限制在外銷和內銷二方同樣適用；協定也無限制銷售市場

之條文，一般的會員都可自由運銷至任何市場，及議定雙方合適的價格。雖然國際協定對於這銷售問題富有彈性，可是從大體上說，過去十數年來世界市場的鋁價，如果沒有同盟組織存在，一定也會穩定和高昂的。總之鋁的價格變動很小，倘與一九三一年以前的國際銅產同盟和一九三一年後的錫產同盟所持的貨價政策比較起來，情形完全是相反的。

我們姑置那些暫時的和非常的價格變動不談，現在至少有兩種理由，可以推測鋁價在不久的將來，也許會往下跌。第一點，這同盟雖已包羅歐洲許多主要的生產者，並與北美洲方面成立諒解，但在歐洲和其他方面仍有不少重要的生產組合沒有參加，而這些組合的數目和產量都在一天一天增多。蘇聯、日本、瑞典、匈牙利、印度等國，都在活躍地發展其製鋁工業，這是使同盟方面很感到不安的。第二點，最近德國的生產者表示決心增加其鋁產量，（一九三三年德國產量為二七、五〇〇噸）對於同盟組織擬不理睬；後來在一九三四年同盟組織曾將德國的比額增

至五五、〇〇〇公噸，纔算暫時相安無事，這種讓步辦法，已被目爲「變相的生產自由」，大家認爲當時倘不如此，也許德國要退出同盟組織。差不多在同一個時候，主要同盟會員英國製鋁公司 (British Aluminium Company Ltd.) 也訴述其國內市場上外貨之劇烈競爭，尤其是德國產的鋁，因爲有政府的津貼，實行對英市場傾銷。

不論大家對於國際製鋁同盟之過去和將來有着怎樣的觀念，顯然鋁和鋁土兩項決不應在野心國所認爲被抵制的原料品之列。德、意二國都有過賸的產量可以出口，而且也參加國際組織或與之合作，足見他們在原則上並不反對這一類的結合。我們如果考核一下基本原料品以外的物品之同盟組織，如鋼鐵、電料、化學品等，益可感到上述的結論之真確性。就是我們單從原料品方面說，德、意、也都參加（由政府的協助或甚至出于強迫）碳酸酐、硝酸鹽、水銀、硫黃等原料的國際組織。在下面一章裏，再作詳細的討論。

		世界各國最近五年之鋁產量 (國聯一九三六年統計年鑑)				
國別		一九三一年 (單位千公噸)	一九三二年 (單位千公噸)	一九三三年 (單位千公噸)	一九三四年 (單位千公噸)	一九三五年 (單位千公噸)
北美洲		一〇九・〇	六五・四	五四・八	四九・三	七四・七
加拿大		二八・五	一七・八	一六・二	一五・七	二〇・六
美國		八〇・五	四七・六	三八・六	三三・六	五四・一
亞洲					〇・七	四・五
日本					〇・七	四・五
蘇聯			〇・九	四・四	一四・四	二五・〇
歐洲		一〇八・〇	八六・九	八二・四	一〇五・二	一五二・八
德國		二七・二	一九・三	一八・九	三七・二	六二・八
奧國		三・三	二・一	二・〇	二・二	一・〇
西班牙		一・二	一・二	一・二	一・二	一・二
法國		一八・二	一四・四	一四・三	一五・一	二一・九
匈牙利						〇・六

世界各國最近五年之鉛土產量 (國聯一九三六年統計年鑑)					
國別	一九三一年 (單位千公噸)	一九三二年 (單位千公噸)	一九三三年 (單位千公噸)	一九三四年 (單位千公噸)	一九三五年 (單位千公噸)
北美洲	一九九·〇	九七·九	一五六·七	一六〇·四	—
美國	—	—	—	—	—
南美洲	—	—	—	—	—
英屬幾內亞	一五九·六	八四·八	四二·〇	六五·九	—
蘇立南	一九〇·六	一二六·五	一〇四·〇	—	—
世界總量	二一七·〇	一五三·二	一四一·六	一六九·六	二五七·六

國別	一九三一年 (單位千公噸)	一九三二年 (單位千公噸)	一九三三年 (單位千公噸)	一九三四年 (單位千公噸)	一九三五年 (單位千公噸)
意大利	一一·一	一三·四	一二·一	一一·八	一三·一
挪威	二一·四	一七·八	一五·四	一五·四	一五·〇
英國	一四·二	一〇·二	一一·〇	一二·九	一六·〇
瑞典	—	—	—	〇·三	一·八
瑞士	一一·四	八·五	七·五	八·一	一九·四
世界總量	二一七·〇	一五三·二	一四一·六	一六九·六	二五七·六

海洋洲	南斯拉夫	英國	羅馬尼亞	意大利	匈牙利	希臘	法國	西班牙	保加利亞	德國	歐洲	蘇聯	印度	亞洲
一·六	六四·八	三·四	〇·四	六七·四	八九·六	一·二	四〇三·六		一·四			一一·六	四·四	四·四
一·一	六七·一	一·五	〇·六	八·六六	一一一·六	〇·六	四〇一·四		一·三	二·八	一·六	三七·四	四·五	四·五
〇·七	八〇·九	〇·七	一·二	九四·八	七二·四		四九〇·五		二·五	二·七		五〇·六	一·〇	一·〇
〇·二	八五·六	〇·一	一·五	一三一·一	一八五·〇		五二八·四		二·八	六·六		六〇·〇		
	一九〇·一		一·五				五一二·八		一·六					

澳洲
世界總量
1.6
1.1
0.7
11.0
—

第六章 軍用化學原料品

任何國的生產者，如果在外貨競爭之壓迫下，還不團結合作，那末他們的政府便每每出來協助，提倡集中的組織，或更進而促成國際的結合。所以政府的提倡協助，於議訂和履行國際協定二方，是很重要的因素。近年來德、意、西班牙、智利等國的政府都曾積極贊助關於碳酸鉀、水銀、硝酸鹽等軍用化學原料品之國際協定。下面就幾項比較重要的化學原料品，加以分述：

一 碳酸鉀

碳酸鉀工業是一個很好的例證；這原料品的生產者雖少，但佔世界產量百分之九十五，他們的結合是由政府所促成，以求避免生產過賸，劇烈競爭，以及價

格暴跌等危險。歐戰以前，德國碳酸鉀供給量佔世界消費量四分之三，法國佔五分之一。一九一〇年德國政府實行統制碳酸鉀的內銷和外銷價格，由七人合組的委員會（內由政府派定三人），決定國內生產者的比額率，一切盈利也合併起來由這委員會平均分派。生產者可以將自己的比額半數以下讓給別人，倘在半數以上，必先經政府許可，纔能讓與。在大戰沒有爆發的幾年中，德國似乎在充分利用其「准專利」的地位，壟斷着碳酸鉀的市場。

但歐戰以後，亞爾薩斯(Alsace)區的碳酸鉀礦已交給法國，而德、法二國的碳酸鉀工業的生產效率都有長足的進展，已將戰前的局面完全變更，當時大家認為倘不締結國際合作的協定，必然釀成劇烈的競爭，使價格低落。但法國正在埋頭充實其擴大後的碳酸鉀工業，德國也在整理其凡爾賽條約後的殘局，所以直到一九二六年，纔又從競爭而締結協定。

德國關於調整碳酸鉀工業之法規，限定掘採新礦的數目和內銷價格標準。外

銷價格則隨時酌量決定，但如較內銷價反為低小時，應預得政府經濟部長之特許。這與傳統的政策是一脈相承的。德政府規定內銷價格之目的，在扶助國內的農業。不過這時內外銷價間的差別，沒有以前厲害。

大戰以後，德國已失掉特殊地位，不再倨傲不馴了，所以國際碳酸鉀協定始克成立。赫理歐 (M. Herriot) 曾說：德國固然感受美國、波蘭、西班牙等國競爭之威脅，而最使他不安的尤其是在亞爾薩斯的礦穴和工廠之交還法國。該區一九一三年輸出碳酸鉀六、〇〇〇噸，一九二三年增至七〇、〇〇〇噸，同時期內整個德國所輸出的碳酸鉀自七〇、〇〇〇噸增至一二〇、〇〇〇噸，開里探礦公司 (Kali Syndicate) 雖有豐富的硫酸鹽礦，但運輸費很高，是一種重大的阻力。當時德、法國內都各有集中的組織，一九二四年兩國的生產者曾締結臨時的協定，以規定在美國和瑞典二市場的銷售辦法；雙方同意維持氯化鉀每噸二十七金元之價格，並認可美國的市場由德國供給百分之六七·五，亞爾薩斯供給百分之三二·

五。德國輸出硫酸鉀的比額為每年三五、〇〇〇噸，法國為五、〇〇〇噸。一九二六年德、法又正式成立碳酸鉀協定，以十年為有效期。該項協定的主要條款如下：

(1) 國內市場——包括殖民地、保護領、委治區域等——都是絕對的保留的。

(2) 法國應盡力促使本國統治下的新組織一致參加。

(3) 保留區域以外的市場，每年總銷量以八四〇、〇〇〇噸為限度，由德國供給百分之七十，法國供給百分之三十。如超過這八四〇、〇〇〇的限度，則由德、法平均分攤。

(4) 定貨量和裝運數量應由雙方每十日交換通知一次。

(5) 定貨單可以互相讓與，以便調整雙方的比額。

(6) 如上項的調整無法辦理時，應交付補償金，以為挹注。

(7) 雙方應在國外市場——即荷蘭、英國、比利時、瑞士、意大利、西班牙、美國——合組「聯營經理處」(Joint Selling Agencies)。

(8) 每個國外市場的價格，由當地經理處經理陳請核定，但應注意(甲)生產的成本，(乙)推廣碳酸鉀的用途；因當局認為碳酸鉀的價格應使農人在施用人造肥料所獲的結果，能相當合算，纔會被大家採用。

(9) 德、法二方應選派同數的代表，組織監察委員會，以稽核各國統計報告，處理仲裁事項，以及輔助同盟組織之順利進行。

這次的同盟組織所揭櫫的目標，是穩定適當的價格，即這價格一方在消費者認為合算，而另一方生產者也可獲到相當利潤；同時，在研究工作方面，也要努力去做，以求得到更大的進步。

一九三三年底，德國公佈了新的碳酸鉀法規，改採「領袖主義」，由政府設立「碳酸鉀檢查處」(Potash Examination Board)以替代原有的「碳酸鉀產銷委員

會」(Reichskalivat)·，並以政府的功令替代委員會的決議。

在法國方面，碳酸鉀工業除了受到國外市場競爭尖銳化及國內銷路緊縮（自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二年減縮百分之二十六）之影響以外，還有產量增加的威脅，因為勃洛特爾亨探礦公司(Mines de Rodelsheim)實行擴充，而西班牙的碳酸鉀也侵入法國的市場。法國所產的碳酸鉀大都是由亞爾薩斯國營鉀礦工程處(Mines Domaniales de Potasse d'Alsace)——一九三三年產二四七、六四〇公噸，佔全國總產量百分之七十六——和開里探礦公司(Mines de Kali-Sainte-Therese)——生產量約七八、〇〇〇噸——二家所供給的。這二大組織有著聯合的推銷機構，在許多方面採取同一的步調。一九三三年七月法國通過的新法案，是為應付當時惡劣環境之第一步驟。該項法案規定一切碳酸鉀都歸為國營，並訂明以後在法國和法屬殖民地如有新的鉀礦發現，均由國營鉀礦工程處享受專利。同時鉀礦工程處也與勃洛特爾亨探礦公司進行談判，希望這家公司也加入合作。

在德、法以外的碳酸鉀生產者有波蘭、西班牙、巴力斯坦、美國、蘇聯等國。德、法成立碳酸鉀同盟後，即感到這許多「局外」的區域所發現的情形，足以影響于同盟方面企圖統制世界碳酸鉀的產銷之計劃。一九三二年三月波蘭加入同盟，但西班牙不願合作，並造成貶價競賣的局面。

西班牙的碳酸鉀工業發展甚為迅速。一九二〇年由比國沙爾梵公司 (Solway) 和開里探礦公司參加組設的蘇里亞鉀礦公司 (Mines de Potasa de Suria)，在一九二五年已開始大量生產了。一九三〇年西班牙爆烈品公司 (Union Espanola de Explosivos)——英國帝國化學工業社 (Imperial Chemical Industries Ltd) 曾投資合作——也步着蘇列亞公司後塵，探掘鉀礦。一九三二年又有第三家出現，即伊勃列卡碳酸鉀公司 (Potasas Iberica)，這公司與法國畢欽奈公司 (Pechiney & Co Alais Froges at Camargue) 及開里探礦公司都有着相當的關係。但除此三家以外，尚有新組織將依次成立。現在已經有方定那 (La Fodina) 和密納拉 (La Min-

era) 二公司——德國投資的——已在薩倫脫(Sallent) 北部察勘礦區。西班牙政府設立碳酸鉀產銷統制局(Oficina Reguladora de la Produccion Fabricacion y Venta de Sales Potasicas)，對於碳酸鉀工業有相當管理權。該局每年公布生產和定價的程序，規定生產量之最高最低數目，以及內銷的最高價格和外銷的最低價格等限度。西班牙國內的消費量很小，——差不多只佔全國產量百分之十五，因此一般的生產者都得依賴出口貿易為生命線。西班牙碳酸鉀的生產量和出口量終究要到怎樣的高水準，是很難預測的。生產成本在西班牙是特別的低，因為碳酸鉀礦區大都靠近海邊，而礦床的深淺度比較法、德的要少一半。

過去競爭之尖銳化，可從西班牙外銷價的疲跌情形中，窺知其大概。一九三二年度碳酸鉀每噸平均價為一五四披賽答(西班牙銀幣) 一九三三年跌為每噸平均一〇〇披賽答，一九三四年初再度降為每噸七二披賽答。依照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一日英國孟却斯脫商業週刊的記載，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四年期間，碳酸鉀同盟

所規定的交割價減跌百分之四十；德、法的出口量在一九三一年佔世界總出口量百分之三十五，到了一九三五年一月至四月的期間已減縮為百分之二十一。這裏我們可以看到一種奇特現象，即競爭的雙方，一是同盟中的法、德炭酸鉀生產者，背後有本國政府的統制；另一方面是法、德投資的西班牙各公司，背後有西班牙政府的統制，這局面一直到一九三四年四月西班牙各公司加入同盟組織時，纔告終止。一九三五年同盟方面又與美國的炭酸鉀工業成立「諒解」，這妥協的表面是為宣傳和研究工作之調和，而實際上也與銷售事項有着相當的聯繫。

美國的新墨西哥 (New Mexico)、烏泰 (Utah)、德薩斯 (Texas) 等州在歐戰以後，生產炭酸鉀的數量大增；過去十年中，美國的產量激增五倍左右，因此最近已能自己供給國內的消費量之半數了。一九三四年聯邦炭酸鉀公司 (United States Potash Company, Inc.) 美國炭酸鉀化學公司 (American Potash and Chemical Corp.) 和美國炭酸鉀公司 (Potash Company of America) 三家已從事擴充其

礦區及精煉廠，如果新廠等全部開工以後，美國也許可以不再仰給于國外輸入的碳酸鉀。

目前只有蘇聯和一家巴力斯坦碳酸鉀公司 (Palestine Potash, Ltd.) 還未加入同盟組織。蘇聯蘊藏的碳酸鉀礦，估計有世界其他部分的藏量之五倍，現在蘇聯已積極從事開發，以求國內所需的碳酸鉀肥料，能自己供給。恐怕不久以後，蘇聯輸出的碳酸鉀將在世界市場佔很重要的地位。

巴力斯坦碳酸鉀公司從死海 (Dead Sea) 的鹹水 (Brine) 中提取氯化鉀 (Chlorides) 和溴化物 (Bromides)，已相當地成功。這種鹹水的供給量是無限止的，提煉的手續也相當簡單，生產成本是特別的便宜，並且從一九三二年以來，運輸費也已減低。因此，該公司很可以將產品低價出售，而仍能獲利。

從上面的敘述看來，過去幾年中世界碳酸鉀的供給量是有增無減，而價格的趨勢是有減無增。將來的情形如何，全視同盟組織和法、德、西班牙政府以及同

盟組織外的生產者之態度為定。如果目前沒有參加同盟的各國依然不合作，那是無法去實施生產限制和出口限制這些手段以提高價格的。倘說他們能參加合作，一致限制生產量和出口量以提高價格，那末不論是有殖民地的國家或無殖民地的國家，除了德國以外，大都要提出反對的。至於德國政府呢，本身也參加那矯造的工作，當然沒有話說了。

世界各國最近五年之碳酸鉀產量 (國聯一九三六年統計年鑑)

國別	一九三一年 (單位千公噸)	一九三二年 (單位千公噸)	一九三三年 (單位千公噸)	一九三四年 (單位千公噸)	一九三五年 (單位千公噸)
北美洲	五八	五六	一三〇	一三一	一八一
美國	五八	五六	一三〇	一三一	一八一
亞洲	五	一二	一四	一五	—
印度	三	四	五	四	—
日本	二	二	二	二	—

世界總量	波蘭	法國	西班牙	德國	歐洲	蘇聯	巴力斯坦
一、六〇〇	五一	三八一	二八	一、〇七八	一、五三八	—	—
一、三七〇	五八	三〇五	五五	八七一	一、二八九	—	六
一、六七〇	五八	三二二	九三	一、〇二六	一、四九九	三一	七
二、一二〇	五六	三五六	一四〇	一、三二九	一、八八一	九五	九
—	七三	三四七	—	—	—	—	一一

一一 硝酸鹽

智利所產的天然硝酸鈉（即智利硝），足以睥睨全世界，而硝酸鈉工業也是智利國內唯一的大企業，過去政府提倡扶助，不遺餘力，並採取把持價格的政策，以求加速國內的經濟發展，同時因有征稅（如出口稅等）的關係，也藉此增進國家的收

入。

歐戰以後，淡氣工業的競爭日烈，智利政府爲適應環境起見，極力贊助智利硝酸鹽生產協會（Chilean Nitrate Producers' Association）的組織，督促國內各大生產者一致參加，且減低硝酸鹽、煤油、煤等貨物的鐵道運費，取消硝酸鹽輸出時所用的麻包進口稅，這些措施都間接地幫助硝酸鹽工業的。此外，智利政府遇有德國淡氣製造業減價時，也同樣跌價，而另以津貼補助國內生產者。智利政府又發起組織硝酸鹽銀行和聯合推銷處。但我們應注意到智利硝酸鹽出口稅是特別的大，並爲固定的稅則，所以價格跌落時，生產者的負擔格外加重，價格上漲時，負擔纔稍輕。因此智利的生產者盡力要將價格提高，纔對他們有利。在另一方面，智利政府對於價格上漲的趨勢，恐出口貿易和稅收都受影響，因此隨時設法緩和。

過去智利的優越地位，已被人造淡氣工業產量的擴張，完全推翻。二十年來

天然硝酸鹽的消費量已逐步遞減，而人造硝酸鹽的消費量則漸漸增加。在一九二四——二五年至一九三一——三二年的時期，世界天然硝酸鹽的消費量從三六三、〇〇〇公噸降至一三八、二〇〇公噸，同時期內人造硝酸鹽的消費量已由七八六、八〇〇公噸增為一、四二一、六〇〇公噸。前者減百分之六十二，後者增百分之八十一。又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五年這兩項的比較如下：

年 度	人造硝酸鹽		智利硝酸鹽	
	消費量(公噸)	百分比	消費量(公噸)	百分比
一九三〇——一	一、三七七、〇〇〇	八五·〇	二四四、三〇〇	一五·〇
一九三一——二	一、四一七、一〇〇	九一·〇	一三八、二〇〇	九·〇
一九三二——三	一、六一九、七〇〇	九三·〇	一二七、三〇〇	七·〇
一九三三——四	一、七一四、〇〇〇	九一·三	一六三、五〇〇	八·七
一九三四——五	一、八三六、五〇〇	九〇·四	一九四、三〇〇	九·六

智利硝酸鹽價格協定，外受人造硝酸鹽之競爭，內受生產過剩和存貨激增之壓迫，就于一九二七年六月十六日宣告廢止了。不到三年以後，由美國古根亭公

司(American Guggenheim) 組織智利硝酸鹽聯營公司(Nitrate Company of Chile) 使這工業合理化，以適合世界市場的新局勢。聯營公司資本額為七五、〇〇〇、〇〇〇金鎊，智利政府也很贊助，並投資半數，後來又以分得公司盈利之半為條件，撤消硝酸鹽的出口稅。但智利產量在世界市場既已漸失重要地位，因此這樣一個組織也很難單獨地獲得圓滿的結果。智利和歐洲的生產者都盡力改良生產方法，使已經過賸的生產日增不已，疲跌的價格更形縮減，因此德、英兩國的淡氣製造業又進行磋商，而智利各公司也在一九二九年六月與英、德的主要生產者——英國帝國化學工業社和德國顏料工業社(I. G. Farbenindustrie A. G.)——和挪威各公司，訂立切實合作的協定。

這協定的參加者代表着世界硝酸鹽產量百分之七十至八十，條文的規定各方應採用合度的推銷方法，停止競賣的宣傳，並在廣告和定價二方，採取聯絡的行動。當時因為世界農業的情形欠佳，大家一致減低硝酸鹽的價格。這兩年的春

季，英國的市價如下：

貨 別	一九二八——九年度(每噸價)		一九二九——三〇年度(每噸價)	
	(金磅)	(先令)	(金磅)	(先令)
硫酸氮	一〇	一三	一〇	二
硝酸鈉	一〇	一二	一〇	二

但歐洲大部份的人造淡氣生產者，如比利時、荷蘭、捷克、波蘭等國都沒有參加，以致協定的功效，深受他們的無限制的競爭之阻礙。因此，大家又計議訂立更廣泛的協定，並于一九三〇年六月在奧斯登 (Osney) 舉行國際會議，結果組織歐洲淡氣工業同盟 (Convention de l'Industrie de l'Azote)，其會員包羅法、德、英、挪威、比利時、荷蘭、意大利、波蘭、捷克等國的主要生產者。這同盟組織的特點有：(1) 設置基本金三、〇〇〇、〇〇〇金磅(由歐洲的生產者撥給二、二五〇、〇〇〇金磅，其餘七五〇、〇〇〇金磅由智利担任)，以備任何人造淡氣生產者縮減生產量至百分之七十以下時，給以補助金；(2) 同盟會員與智利的產品維持協定的水準。

這次的同盟組織只維繫了一年（一九三〇——三一年），它的成效並不使大家滿意，智利尤其失望，雖然担負七五〇、〇〇〇金鎊的基本金，與同盟合作，但協定的價格很不相宜，智利的輸出量仍舊銳減。簡言之，智利認為同盟對於她毫無裨益。一九三〇——三一年農業經濟繼續崩潰，農人購買力銳減，人造肥料的銷路縮小，同時一般的不景氣也影響於淡氣的其他銷路。英國硫酸銨工業協會（British Sulphate of Ammonia Federation）一九三〇——三一年年報，曾有下面一段記載：

「智利硝酸鹽的世界消費量雖減少百分之三三・〇〇，人造和複提的硝酸鹽僅減百分之三・二五。……歐洲淡氣工業同盟在一九三〇——三一年曾使世界的生產量與消費量維持均衡，這是比較前二年生產過賤的情形，可說差強一籌。因此，存貨量似乎不致再增，可是要將以前堆積起來的大量存貨減少，仍有再度努力之必要，這一年中，各方曾盡力設法使世界淡氣生產

者獲得永久的合作基礎，但經過一九三一年六月期內的最後磋商，不幸地證明無法調和各個生產集團之要求，雖經英、德二國的人造淡氣生產者聲明自願重大犧牲，也是無效。

「一九三一年七月，世界淡氣市場又重演無限制的競售。歐洲各國國內都有相當的產銷量，因此個別地採用種種保護這工業的方法，所維持的價格水準較諸上一季稍低。在自由競爭的市場上，價格暴跌百分之五十。處于正常的情形之下，這樣的跌價足以刺激銷路，但目前世界不景氣瀰漫，市場呆滯，因此也沒有多大的作用。」

我們再從英國硫酸氨工業協會一九三一——三二年年報，可以看到一九三二年夏季，歐洲淡氣工業的主要生產者之間，重複磋商組織新同盟，並與智利硝酸鹽工業訂立合作方案。這次的努力是相當成功的。

因為這關係，次年（一九三二——三三年）價格之一般水準稍些上漲。不過淡氣市

價在產銷兩方沒有經常的和自動的調劑辦法以前，仍不免時有漲落。

這工業所遇到的困難情形，是世界淡氣總產量雖已超過消費量百分之一四〇，並比較一九二九——三〇年最高消費量多出一倍，但有很多國家依然在設立新的淡氣廠。

在這種局勢之下，智利硝酸鹽工業所處地位之困難，可以想見了。一般的評論認為智利硝酸鹽工業在沒有組織聯營公司以前，其力量很弱，因為它的活動時常被政府的重稅所妨阻，但聯營公司成立以來，又因硝酸鹽銷路阻塞和價格暴落，以及對於智利政府及私人公司的債負等重重壓迫，也無法再維持下去，而投資在這組合的國外資本家和銀行，只得嗒然懊喪。一九三二年下半年，聯營公司重圖掙扎，希望捲土再起，其主動者為智利政府，因當時國庫收支不敷甚巨，想藉此發展稅收，該公司改組後，實行緊縮政策，勉力支持，但到一九三三年一月二日，終于宣告清理。

一九三三年夏季，奧斯登和巴黎二處先後舉行會議，目的在希望將國際硝酸鹽同盟至少延長一年的生命，可是智利和歐洲兩方的條件總無法協調。智利的次要弱點不單是人造硝酸鹽的競爭，而智利產量百分之七十要在這些生產人造硝酸鹽的國內銷售，所以遇有「貿易戰」時，這些國家的生產者很可以要求政府抵制智利的硝酸鹽，而智利生產者則束手無策，不能反抗。奧斯登和巴黎的會商失敗以後，智利單獨地與比利時的人造硝酸鹽生產者訂立協定，規定比利時市場上減價的限度，以及智利和比利時兩種貨品的價格之比例，使後者每百公斤價格仍爲一二·五法郎，較諸前者稍廉。

一九三三——三四年歐洲硝酸鹽同盟又復活，到了一九三四年七月，歐洲和智利的生產者締結所謂「世界硝酸鹽協定」(World Nitrate Agreement)，訂明智利在歐洲各國市場有着特定的進口比額，在其他各處的市場則以一九三三年的智利出口額爲比額的標準。這辦法的條件是智利生產者同意不再在歐洲市場削價競

銷。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五年世界淡質的肥料之消費量逐步增加，不過尙未達到沒有減縮前的水準。消費量雖增，整個硝酸鹽工業的生產量還不到原有的生產力之百分之四十。單是人造硝酸鹽工廠的總生產力一項，估計每年可產三、三〇〇、〇〇〇公噸，而一九三三——三四年這些工廠出貨只有生產力的百分之四十一。當然這情形很足以低壓價格，幸有歐洲同盟會員間的諒解，纔能維持相當時間。在另一方面，歐洲和智利兩方沒有切實的協定，也時常造成削價競售的情況。現在既于一九三五年一月與智利的硝酸鹽生產者和日本的硫酸氨生產者都是成立協定，倘淡氣工業能不作無謂的增價以阻滯需要之好轉，那末獲利的機會也比較的強些。該項協定于一九三五年六月三十日屆滿，但仍延展三年，一切條文差不多照舊，除了歐洲的生產者——包括比利時、德、意、英、荷蘭、挪威、捷克、瑞士等國——同意將荷、比兩國的人造淡氣廠停止工作，給廠主相當補償金，同時智利的出口比額也稍增一些。當時並正式宣佈價格的管理是以農人的合

法利益為依據。不過一切都得看同盟組織如何履行這原則為定。英國市場硝酸鈉的春季價格在一九二六——二七年為每噸十三金鎊十先令，以後逐步疲跌，到一九三四——三五年已減為每噸七金鎊十二先令六便士了。

世界近五年之淡氣產銷統計（國聯一九三六年統計年鑑）

類別	世界近五年之淡氣產銷統計（國聯一九三六年統計年鑑）				
	一九三〇— 三一年 (單位千公噸)	一九三一— 三二年 (單位千公噸)	一九三二— 三三年 (單位千公噸)	一九三三— 三四年 (單位千公噸)	一九三四— 三五五年 (單位千公噸)
生產量	七〇八·七	八二三·九	八一七·七	八四一·八	八三五·七
硫酸氣	二〇〇·九	一三四·六	一六八·五	一九五·二	二三八·五
硝鎂化鈣	一一〇·六	七八·九	一一八·二	一〇七·二	一五三·一
智利硝	二五〇·〇	一七〇·〇	七〇·八	八四·三	一七八·四
其他	四二四·一	三七七·八	五〇一·七	五六三·八	六三五·七
共計	一、六二四·三一	一、五八五·二一	一、六七六·九一	一、七九二·三二	一、〇四一·四

消費量	
洪氫製品	一、三七七·〇
智利硝	二四四·三
共計	一、六二一·三一
	一、四一七·一一
	一、六一九·六一
	一、七一四·〇
	一、八三六·五
	一三八·二
	一二七·二
	一六三·六
	一九四·四
	一、五五五·三一
	一、七四六·九
	一、八七七·六
	〇三〇·九

(附註)：消費量總數中，農業的消費佔很多的成數；計一九三〇——三一年一、四五五、〇〇〇公噸，一九三一——三二年一、四一二、〇〇〇公噸，一九三二——三三年一、五八六、〇〇〇公噸，一九三三——三四年一、六七三、〇〇〇公噸，一九三四——三五年一、七九二、〇〇〇公噸。

世界各國近五年之硝酸鹽產量 (國聯一九三六年統計年鑑)

國別	一九三一年 (單位千公噸)	一九三二年 (單位千公噸)	一九三三年 (單位千公噸)	一九三四年 (單位千公噸)	一九三五年 (單位千公噸)
硝酸鈉	一、二六·〇	六九四·〇	四三八·〇	一、一三三·〇	—
智利	—	—	—	—	—
美國	三六八·〇	四九七·〇	—	—	—

捷克	波蘭	挪威	意大利	法國	德國	硝酸石灰	波蘭	挪威	意大利	法國
—	三三二	三九六	二六	五六	二九二	八·四	二七·〇	〇·一	三〇	三〇
二二	三三	二八五	六五	八一	—	七·一	八七·〇	〇·五	一〇〇·〇	—
一七	三一	三一四	七七	一一〇	—	七·六	五一·〇	一二·三	—	—
三二	三五	三一四	一〇九	一三〇	—	六·四	三九·〇	一八·三	八五·〇	—
—	四一	三五六	—	一一六	—	四·七	二八·〇	—	一四六·〇	—

(增註)：德國的數字不全，其他國一九三五年亦不完全。

三 水銀

歐洲水銀工業集團 (European Mercury Consortium) 的成立，是因為這工業

方面有着下列四種並存的關係：(1)政府的參加扶植，(2)生產單位的數目少，(3)過去水銀價格之忽漲忽落，(4)出品的品質之劃一。水銀的生產漸已集中於西班牙和意大利兩國，其生產量佔世界總量百分之八十。一九一三年西班牙和意大利的產量佔世界總量百分之五五·五，但歐戰以後，奧國的易德里亞(Idria)水銀礦交給意大利，這與現在的集中生產，有着很重要的關係。易德里亞水銀礦是國營的，和西班牙的亞爾馬登(Almaden)礦相同，所以兩國的政府和少數私家礦公司的主人都關心地設法避免彼此間劇烈競爭和任意削價。一九二八年十月一日，這歐洲水銀工業集團宣告成立，其目的在消除西、意二國生產過賸和競售的可能性，並以穩定價格。這組織的期限定為十年，但滿六年時也可根據協定條文宣告取消。它的實施方案由理事會負責辦理，理事會理事由西班牙和意大利二方各派半數充任。現在這組織已和墨西哥的水銀工業成立諒解，代表着世界總生產量百分之八十三以上，實際差不多已獨佔世界市場了。

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〇年雖遇世界空前的不景氣，但這水銀工業集團仍努力使水銀價格維持高水準。這政策的結果是反將他們生產量總比例從一九二七年的百分之八十八減至一九三一年的百分之五十九，而積累的存貨也逐漸增加。集團以外的各礦乘機擴大生產，而消費者也儘量利用代替品。最後，水銀從一九三一年五月的每罐二十二金磅七先令六便士跌至一九三二年八月的九金磅十先令。這一次輪到意大利政府是參加壟斷市場的主要角色。

一九三四年的平均價格為十金磅十五先令，當時需要量見增，價格有再行上漲之勢。按最近幾年需要量的增加，是因為水銀價低平，以及製造炸烈品和電料品的用途擴增。美國是水銀工業集團外之唯一的主要生產者，國內的產量直接供給本國的市場，而以每罐徵收進口稅美金十九元，抵制外貨的侵入。在這種情形之下，將來世界其他部分的水銀產量和價格，完全隨着同盟組織的策略而變化，在這方面意大利政府又是舉足重輕的一員。

世界各國最近五年之水銀產量（國聯一九三六年統計年鑑）

國別	一九三一年 (單位公噸)	一九三二年 (單位公噸)	一九三三年 (單位公噸)	一九三四年 (單位公噸)	一九三五年 (單位公噸)
非洲	三七	四一	—	—	—
阿耳及利	三七	四一	—	—	—
北美洲	八六〇	四三五	三三三	五三二	—
美國	八六〇	四三五	三三三	五三二	—
中美洲	二五一	二五三	一五四	一五八	二一六
墨西哥	二五一	二五三	一五四	一五八	二一六
南美洲	三五	一七	—	二三	一五
玻里維亞	三五	一七	—	二三	一五
亞洲	二七	四	九	九	—
中國	二二	—	—	—	—
朝鮮	一	—	—	—	—
日本	四	二	八	七	—

四 硫黃

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三二年期內，意大利和美國曾支持着國際硫黃產業同盟的

世界總量	新西蘭	澳洲	海洋洲	土耳其	捷克	意大利	西班牙	奧國	歐洲	蘇聯
三、四四三	一六		一六	八	七七	一、二九八	六八二	二	二、〇六七	一五〇
二、八三〇	—	—	二		四五	一、〇一六	八一六	一	一、八七八	二〇〇
二、〇四二	三		三	—	六	六〇七	六七六		一、二九〇	二三二
二、五五五	二		二	—	二六	四四一	一、〇九六		一、五六四	二六七
				—						

組織，當時意大利方面因強迫西里西亞（*Silicia*）的生產者一致參加，故聲勢更盛。最近這組織又有復活的傳說，所以我們這裏不妨回顧舊同盟的情形，就可知道它的特徵了。當時意大利產量雖已低落，可是仍享有百分之二十二二的出口比額。據說羅馬政府的商務部在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又設法使西里西亞集團和意大利中部蒙脫卡梯尼（*Montecatini*）各新礦——商辦的——成立合作契約；並擬恢復美、意舊同盟之產銷比率；而其最後目的則為提高硫黃的價格。總之，意大利本身是重要的軍用化學原料之把持者，而其壟斷政策，又是比較旁人格外高明。

世界各國最近五年之硫黃產量（國聯一九三六年統計年鑑）

國別	一九三一年 (單位千公噸)	一九三二年 (單位千公噸)	一九三三年 (單位千公噸)	一九三四年 (單位千公噸)	一九三五年 (單位千公噸)
北美洲	二、一六三	九〇四	一、四二〇	一、四四四	一、六五九
美國	二、一六三	九〇四	一、四二〇	一、四四四	一、六五九
南美洲	一一	一一	一三	二一	二〇

智利	一 二	一 二	一 三	二 一	二 〇
亞 洲	六 五	九 三	一 二 六	一 五 〇	—
荷屬東印度	一 · 七	七 · 六	一 一	一 二	一 〇
日 本	六 二	八 五	一 一 四	一 三 五	一 五 二
歐 州	三 八 七	三 八 五	四 一 三	三 七 七	—
西班牙	六 五	五 三	五 四	五 五	—
意大利	三 七 四	三 七 五	四 〇 二	三 六 六	三 〇 〇
世界總量	二、六二七	一、三九四	一、九八一	一、九九〇	二、一五〇

五 煤油

煤油業的國際組織是久已著稱的。例如荷蘭煤油公司 (Royal Dutch Petroleum Company) 和殼牌煤油運輸貿易公司 (Shell Transport and Trading Company, Ltd.) 從一九〇七年以來，已在煤油的產銷二方，密切合作。這集團的投資人是英、荷、法、美等國籍都有。最初它的活動中心在荷屬東印度，後來漸次推廣，

在各國購置油礦和煉油廠，建立偉大的銷售機構，到目前在全世界的重要煤油企業中都有它的參加，其勢力已代表世界總產量百分之十。這集團曾與英波油公司 (Anglo-Persian Oil Company) 及德意志銀行 (Deutsche Bank) 合作收買土耳其煤油公司 (Turkish Petroleum Company) —— 即現在的伊拉克煤油公司 (Iraq Petroleum Company)，它在美國方面的分支是殼牌聯合油公司 (Shell Union Oil Company)，最近在市場上很是活躍，在印度、中國和其他的東方市場，這集團與英波油公司都打成一片。英、法、澳洲政府也都投資于這大集團。

美孚煤油托辣斯 (Standard Oil Trust) 的範圍之偉大，可以從下面烈夫曼 (Dr. Liefmann) 的一段報告，窺見一斑：

「這煤油托辣斯的勢力遍及于整個的世界。在中國方面，它已有成熟的組織和活動。它因與英資本家在墨西哥爭奪產油區，曾屢次策動內戰。在德國它也強力抵抗對它不利的政府統制。世界任何一角如有煤油礦發見，它就

會設法造成勢力範圍；而它的分支和辦事處已普遍于五十餘國大小城市。這托辣斯的大股東並將他們龐大的利潤，投資于美國各大企業——特別是採礦和鐵路事業等。」

美孚煤油托辣斯所管屬的公司有五百餘家，其資本總額約有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磅。它與前述的英波油公司和荷蘭殼牌煤油集團已採取連絡，最近進行與德國各大公司發生關係。

一九三〇——三一年美國產油量大增，加以羅馬尼亞和蘇聯的煤油也在市場上競爭，結果汽車燃料的價格大跌，造成空前的低紀錄，而且已到無利可圖的水準了。在這局勢之下，生產者決心締結國際協定，以便限制產量和價格。這時一般的價格都已低落，而煤油業方面早已有着大小的集團存在，所以這工作很順利進行。一九三二年七月，巴黎舉行國際煤油會議，參加的代表有美孚煤油托辣斯和美國的重要煤油出口公司、英波油公司、羅馬尼亞各公司、以及荷蘭殼牌

煤油集團。羅馬尼亞代表的態度之不可捉摸、是這會議的主要困難，而且他們知道地位舉足重輕，所提的條件也特別的苛嚴；結果他們終于獲到比較國際會議預定給他們的出口比額增多百分之六十五。這次會議所造成的國際協定，訂明各國均應限制出口量，而限制的比額率是以一九三一年各國的出口量為計算的根據，可是羅馬尼亞各公司沒有立即履行條約的義務。一九三二年十二月英國經濟週刊報告：「第二次的國際煤油會議又在巴黎舉行，參加者為國際煤油集團和羅馬尼亞的生產者，他們討論的中心，是如何實行原有協定所訂明的出口限制比額率。從這協定成立以後，羅馬尼亞並未切實遵行。第二次會議的結果，另訂新協定，將羅馬尼亞的比額稍增，而希望其能履行新協定之條文。」

這協定經代表着世界產量五分之四的國家，加以批准以後，英國各處的煤油和油精的零售價每加倫上漲三便士（一九三二年九月）。在國際協商的過程中，蘇聯的態度不明，但英國市場的蘇聯油產公司（Russian Oil Products, Ltd.）出品與其他

煤油同時上漲每加倫三便士，因此可以推想蘇聯方面也是有相當諒解的。

國際組織似乎尚未將價格超出原先規定的水準。有時價格較高，實為進口稅或其他稅繳所促成。英國各大埠一九三六年煤油進口時價格為每加倫三便士至四便士之間，每加倫納稅八便士，而零售者所獲的推銷成本和利潤最多不過每加倫六便士。意大利就不同了，在伊斯德里亞 (Istria) 的自由埠阜姆 (Fiume)，汽油每加倫價約一先令五便士，而意大利內地則每倫價為三先令七便士。這是說意大利政府向國內消費者頭上征收的稅在每加倫二先令以上，其作用在刺激國內的煤油生產事業。意大利煤油在生產最高紀錄的一年（一九三三年）還夠不上國內消費量之百分之二。可是從意政府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九日公佈的第四項通令看來，顯然他們仍是堅決地要消除依賴國外煤油的供給之危險性。但意政府儘管是「堅決」，他們在這方面的成就恐怕很是有限；而人民所負擔的代價已不可勝計。這種情形在獨裁者却毫無忌憚，獨行其是。

世界各國最近五年之煤油產量 (國聯一九三六年統計年鑑)

國別	一九三一年 (單位千公噸)	一九三二年 (單位千公噸)	一九三三年 (單位千公噸)	一九三四年 (單位千公噸)	一九三五年 (單位千公噸)
非洲	二九〇	二七二	二二九	二二二	一八二
阿耳及利	—	—	—	—	—
埃及	二八九	二七一	二三八	二二一	一八二
北美洲	八七七	一〇七、七七六	一二二、六七九	一二三、二七九	一三四、七三四
加拿大	一一六、一九四	一三一	一四四	一七八	一八一
美國	一一六、六八三	一〇七、六四五	一一二、五三五	一二三、一〇一	一三四、五五三
中美洲	六、三〇五	六、二六七	六、四三二	七、二〇〇	七、六一五
墨西哥	四、九三四	四、八四二	五、〇八七	五、六六七	五、九九三
特立尼達	一、三七一	一、四二三	一、三四五	一、五三三	一、六四二
南美洲	二二、〇一六	二二、七九六	二三、〇八四	二六、九四七	二九、〇〇二
阿根廷	一、六八九	一、八八七	一、九五二	一、九九八	二、〇三六
玻利亞	三	五	四	〇	二

爭戰來未與源實界世

世界總量	捷克	羅馬尼亞	波蘭	意大利	法國
一八九、二三一	二〇	六、七五六	六三〇	一六	七四
一八〇、四七四	一八	七、三四八	五五七	二七	七五
一九七、〇四二	一八	七、三七七	五五一	二七	七九
二〇八、一三〇	二六	八、四六六	五二九	二〇	七八
二二五、五四三	二九	八、三八五	五一五		七五

第七章 橡皮問題

一九三四年五月七日訂立的國際橡皮產量及出口限制協定 (International Agreement to Regulate the Production and Export of Rubber) 是最近國際間關於原料品的重要條約之一。橡皮同其他若干原料品一樣，在世界經濟恐慌 (一九二九—三〇年) 發生以前，價格早已在跌落了。歐戰期後，一九二一年市場不景氣，橡皮每磅價在九便士半至十便士之間；一九二五年回漲至四先令十一便士，(這年的平均價格為二先令十一便士)，一九二八年又跌為每磅十便士；到一九三二年世界不景氣嚴重化，橡皮價一蹶不振，曾暴落至每磅一·七五便士。一九三三年略見好轉，回漲至每磅二·五便士至二·七五便士之間，這時因為新的限制計劃已漸趨具體化，局勢益見明朗，一九三四年四月橡皮價已漲為每磅六便士了。

著稱一時的史梯文生 (Seaverson) 橡皮限制計畫是在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八年的時期內，予以試驗，雖稍奏微效，但沒有持久，終于完全失敗。它的失敗原因是：(1) 採用希望過奢的提高物價政策；(2) 只推行于英屬各地——馬來亞、海峽殖民地、錫蘭，以致其他的生產者——尤其是荷屬各地——反藉此機會，從中取利。當時不受限制的生產者被高價的刺激，儘量將存貨銷售市場，並增植橡樹，同時主要消費者——特別是美國的汽車胎製造業——又設法增用複提的橡皮，減少生橡皮的消費量，一九三四年所訂的限制計劃有印度、緬甸、荷印、北婆羅洲 (N. Borneo)、薩拉瓦克 (Sarawak)、暹羅以及英屬各地的一致參加，並得政府的援助，所以能大家合作，免去個別行動之弊。不參加這計劃的生產區，有亞馬遜流域 (Amazon Valley) 和其他中南美各地、菲律賓、巴布亞 (Papua)、新幾尼亞、非支羣島 (Fiji Islands)、薩摩亞羣島 (Samoa)，以及非洲方面的來比利亞 (Liberia) 和英、法、比、葡殖民地；但這些地方的種植場的總產量每年不到二

○、○○○噸，其野生的橡皮在市價每磅十便士的一九二九年，亦僅二五、○○噸。當然照目前的市價，這些區域的生產額雖然會稍增的，但不致增到破壞同盟計劃之程度。

現行的協定訂明限制計劃自一九三四年六月一日起，有效期四年半，並由參加各國政府選推代表組織國際聯橡皮管理委員會 (International Rubber Regulation Committee) 處理其事。英屬海峽殖民地、馬來亞、婆羅乃 (Brunei) 選派委員四人，荷印三人，錫蘭二人，印度 (包括輔甸)、安南、北婆羅洲、薩拉瓦克、暹羅各一人，每一區的代表為一個表決單位，而其表決權則以其比額每千噸為一票。

各生產國出口橡皮的數量，是以條約規定的「基本比額」為限度。這標準比額則以生產可能量為根據，有些地方新種植的橡樹雖實際尚無生產，但也加以考量使計劃顧到最近的將來之生產量比額的分配如下：

比額分配								
暹羅	薩拉瓦克	北婆羅洲	緬甸	印度	錫蘭	荷印	馬來亞	
一九三四年 (單位噸)	一五、〇〇〇	二四、〇〇〇	一二、〇〇〇	五、一五〇	六、八五〇	七七、五〇〇	三五二、〇〇〇	五〇四、〇〇〇
一九三五年 (單位噸)	一五、〇〇〇	二八、〇〇〇	一三、〇〇〇	六、七五〇	八、二五〇	七九、〇〇〇	四〇〇、〇〇〇	五三八、〇〇〇
一九三六年 (單位噸)	一五、〇〇〇	三〇、〇〇〇	一四、〇〇〇	八、〇〇〇	九、〇〇〇	八〇、〇〇〇	四四三、〇〇〇	五六九、〇〇〇
一九三七年 (單位噸)	一五、〇〇〇	三一、五〇〇	一五、五〇〇	九、〇〇〇	九、〇〇〇	八一、〇〇〇	四六七、〇〇〇	五八九、〇〇〇
一九三八年 (單位噸)	一五、〇〇〇	三二、〇〇〇	一六、五〇〇	九、二五〇	九、二五〇	八二、五〇〇	四八五、〇〇〇	六〇二、〇〇〇

各國出口比額是由國際橡皮管理委員會隨時酌量決定。暹羅最近新種橡樹區頗廣，如將來情形有需要時，得酌加其比額。安南運至法國的橡皮可享特種便利。這都是以實際情形為依歸的。並為設法使供求維持均衡起見，規定不得添植新橡樹——除了作試驗之用。如有伐除舊樹改種新橡樹的必要，也只以不超過全

部種植株數百分之二十為限度，——這是被認為適當的標準的。凡參加協定的區域也禁止種植樹苗運出，以防不受限制的地方增加種植。最後歐、美各國的橡皮製造業可以選派顧問團，俾隨時向管理委員會貢獻關係存貨量出口比率和類似事項之意見，但仍以影響于製造業的情形為範圍。

管理委員會實施限制的步驟是漸進的，一九三四年六月決定各國出口比額為百分之百，八月至九月為百分之九十，十月至十一月為百分之八十，十二月為百分之七十。

同盟組織所遭遇的嚴重的困難問題，是關於限制工人的橡皮生產和出口，尤其在荷印方面。在馬來亞每一處土人的田都已經過測量和登記，因此當地的土地管理員知道每一個土人種有多少橡樹，並可以估計其產量，按照各大種植公司辦法，發給出口護照。但在蘇門答臘 (Sumatra) 和荷屬婆羅洲等處，有很廣大的土人橡樹種植地尚未經過測量和登記，如要辦理個別的領照制度，必須有長時間的

準備工作。荷印政府在沒有舉辦這項清查之前，對於土人生產的橡皮，只得征收苛重的出口稅（一九三四年為每磅四便士），使不致超過出口比額。

一九三五年第一季各國橡皮的出口比額，已從百分之七十增至七十五，結果各國出口總數量增出一一八、四五〇噸。這項的增加是荷印政府所堅決要求的，因當時他們認為價格如果再漲，那末土人生產的橡皮將完全無法統制了。另一方面，世界的消費量也在擴增，一九三三年橡皮的消費量已回復到一九二九年縮減以前的水準，一九三四年消費量繼續增加一二〇、〇〇〇噸，比較一九三三年溢出口百分之三十六。消費量雖這樣伸張，存貨依舊很多，所以一九三五年第二季的出口比例仍定為百分之七十，第三季為百分之六十五，第四季為百分之六十；這次，同盟各會員幸都切實遵行。荷印政府對土產橡皮加增出口稅，並出價收回尚未報運的出口護照，藉以調劑其出口數量。

象皮同盟組織之完整，很足引誘管理委員會更進一步加緊限制出口量，以搶

高價格；但這裏應該附帶聲明一句，即英政府對於同盟組織之擁護，是以它的「目標在穩定價格，不作壟斷之舉」為交換條件，如果管理委員會僅在穩定適當的價格，並於這原則之下注意新供給量、存貨、出口比額等之調度，似乎這同盟組織不致受消費者或甚至野心國的指責。當然各個橡皮生產者對於「適當的」或「公平的」價格之標準，意見很為紛歧。這種不同的意見大都以不同的成本水準為推移的。低成本的生產者認為每磅六便士或七便士已似乎是很高的價格了；而高成本生產者却以為每磅一先令或一先令三便士還是很低的價格。將來橡皮製造業方面的消費者是否能忍受高成本生產者之壓力，恐怕沒有人可以預測。

最近大多數的原料品之價格已漸增加，其主要原因不外是（1）一九三〇——三一年不景氣尖銳化以後的工業復興已經開始，（2）世界各國因為意、德、日三國兇暴行為，已在積極重整軍備。

這裏值得注意的一點，是現在至少有兩個國際同盟組織在運用擴大生產和出

口之程序，防止價格的飛漲。國際橡皮管理委員會因為橡皮價格上漲，特增加出口比額，以致價格沒有過度伸漲。更足注意的是國際銅產同盟在一九三六年八月至十一月的時期，將生產比額增加五倍，而最後一次（十一月五日）所增的比額百分之十，已使目前生產增至標準數量的百分之一〇五。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初倫敦市場的銅價已達每噸四十金磅，為一九三二年以來的最高峰。在十一月出口比額沒有增加以前，蓋傳銅價將漲至每噸五十金磅或甚至六十金磅。當時孟却斯特商業週刊曾說：「生產者的增加比額是在遏止銅價的激增，和取締投機的活動；每噸價格四十金磅是一般公認的適當辦法。」

世界各國最近五年之橡皮產量（國聯 九三六年統計年鑑）

國別	九三六年統計年鑑				
	一九三一年 (單位千公噸)	一九三二年 (單位千公噸)	一九三三年 (單位千公噸)	一九三四年 (單位千公噸)	一九三五年 (單位千公噸)
四					
二					
二					
三					
五					

羅 同 皮 權

(附註)：北婆羅洲的數字包括薩拉瓦克在內；南洋洲的數字包括菲律賓在內。非洲的數量是輸往比利時、英國、美國、英國、美國的出口數量。南美洲產量以亞馬遜河流域為主。

世界總量	南洋洲	暹羅	馬來亞	安南	荷屬東印度	印度	錫蘭	北婆羅洲	亞洲	南美洲
八一三	一	四	四三〇	一一	二六一	一〇	六三	一七	七九六	一二
七二〇	一	三	四一二	一四	二一四	四	五〇	一三	七一〇	七
八六七	一	七	四五三	一八	二八七	五	六五	一九	八五四	一〇
一、〇三四	一	一八	四七五	二〇	三八六	一三	八〇	二九	一、〇二一	九
八八七	二	二八	四二四	二九	二八八	一四	五五	二九	八六七	一三

世界資源與未來

最近三年世界原料與食糧之價格變化(英國經濟週刊)

貨別	單位	一九三四年		一九三五年		一九三六年五月		一九三六年九月	
		金磅	先令	金磅	先令	金磅	先令	金磅	先令
鋼	每噸	二七	一八	三三	二二	三六	二二	三八	一八
鉛	每噸	一一	一	一五	一三	九	三	一七	一八
錳	每噸	一一	一	一五	一三	九	三	一七	一八
錫	每噸	二二	一七	二九	二〇	一四	八	一四	〇
錫(三月期貨)	每噸	二七	二	二九	二〇	一四	八	一四	〇
美棉	每噸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羊毛	每磅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胡麻子油	每磅	一九	一五	二二	二〇	二四	二二	二五	二〇
椽皮	每磅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瑞典木材	每規	一七	一五	一七	一五	一七	一五	一八	一五
丹麥奶油	每百磅	五	八	六	五	五	〇	六	八
古巴糖	每百磅	〇	四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茶	每磅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小麥	每百磅	〇	六	〇	一	〇	一	〇	一
金	每兩	七	〇	七	〇	六	一	六	一

第八章 對華侵略之意義

一 野心國的立場

從前編各章的探討，我們獲到的結論是：和平時期野心國並不能享受原料的困難，而且相反地，目前世界原料品之過剩和賤價，為有史以來所罕觀，任何國內如果發生物價昂貴的情形，僅係當地政府的矯揉造作所促成，——例如征收進口貨重稅——所以野心國倘有這情形，自己應該負責。

世界各國雖仍不免依藉同盟組織以統制若干原料品的產銷和價格，且野心國也已切實參加；但實行偏袒的出口稅的，只有馬來亞和尼古列亞的錫礦砂。前面已經敘及這稅則是保持英帝國以內之錫礦熔煉所的，至于錫的供給量之稀少和價

格之高昂；全世界都受到影響，不單是德、意、日三國。補救這局面的唯一方法，只有聯合各國在國聯組織之下，成立監視的和管理的機構。當然，這種共同行為應該各國的政府一致遵奉國聯的決議纔行。

所以德、意、日三國倘抱和平的意向，先懇切實參加國聯，通力合作，以排除原料品供給上之任何障礙物。現這三個國家既不願與國聯合作，我們就得懷疑他們的真實願望是否在獲得原料品之供給？或他們有了採購原料品的自由是否能滿足？他們都在暗地裏用戰時狀態——不是和平時期——的目光觀察，誰能保證他們不是用經濟的幌子而遂行其軍事策略呢？目前野心國都已深刻地戰爭化了，因此他們企圖將原料品的產地，作政治的吞佔。這種趨勢已有各種事實證明，不容諱飾。

德、意兩國現政府獲得政權之過程，是由統治階級策動准革命的國家主義運動，以求緩和社會革命的要求。所以這些政府的使命是代表工業領袖和財閥等破

壞社會革命，而其實行的方法只有走上極端的經濟政治國家主義一條路線；換言之，以完成經濟的自供自足之努力，為積極備戰的政策之一部門。在日本方面，也有很相像的趨勢，不過外貌稍有不同。

總之，德、意、日三國政局的主調是相同的，即彼此均為狂妄的國家主義者和軍國主義者，由自給自足中減低生活標準；國內社會下層的怨憤，只被軍事行動的狂吼所掩飾；對外則不恤蔑視一切國聯盟約、現行條約或國際公法所規定的國際義務。

一 國聯的無力與英法的失望

日本對華侵略之原因，不只是國土的接近，或日方所謂的經濟需要；實在是利用中國政治軍事上的弱點，以遂行其野心。中國自辛亥革命後，二十年來戰亂相尋，國內已經呈露紛崩的現象。在這動盪的局勢之下，日本不僅認為中國是其

俎上肉，而且有所藉口了。時機一到，日本軍隊就佔東北四省，一方還聲明其唯一目的爲保護僑民的生命財產，表示于達成此項使命時即行撤軍。當時中國唯有訴諸國聯之一法，而國聯又感覺這已成事實之不易處理。最初日本尙是表面服從國聯，允將滿洲問題交由第三者調查，但至拒絕撤兵的時候，已完全暴露其面目了。日本經過李頓調查團的裁定以後，宣告退出國聯；中國只有自食其過去內戰的惡果。

國聯行政會議處理滿洲事件之失敗，大部份是因盟約條文含糊，具有內在弱點，當時國聯對於日本違反盟約第十二三十五等項之責任，總是猶豫不決。另一方面，美國和蘇聯雖在理最可抵制日本，但都不是國聯會員，（蘇聯現已加入國聯）而國聯方面勢力較大的英、法二國又是態度柔弱。法國除在精神上不贊同日本的行動以外，不願有任何其他行動，至于英國政府的立場還帶着親日的濃厚色彩。一般相信英政府親日的中立政策之背景，是工商界不願對日採施經濟制裁，以免

影響其對日投資，而同時認為中國要求收回租界和取消治外法權，應給以相當的教訓。此外英國還以為日本在遠東能代為維護英人的權益，抵禦共產主義的威脅。

凡抱着這種見解的人們，已大為失望了，正像一般認為「日本佔有滿洲後，即可停止其對華侵略」的人們，同樣地感覺錯誤。一九三六年初，事實已明顯地告訴大家，勝利的日本軍隊並不滿足，已在沈着地作蠶食華北的準備。日本對於英人及其他外人在華或遠東的權益，也並未嘗稍存憐惜之意。

三 日意侵略行動之先後輝映

倘目前日本對華侵略的行爲續進不已，恐怕對蘇聯作戰也只是時間遲早的問題。如果戰事發生，蘇聯似將出而抗戰，並且許多中國人深受屈辱，也將起來助戰。同時，中國和蘇聯都是國聯會員，必然要請國聯設法制止日本的侵略行爲。

那時集體安全制度是否存在？如果存在，是否有力量立即出來阻止日本對華的侵略或接應蘇聯的要求？這些問題在目前沒有人能切實回答；大概都得看國聯會員國在最近的將來之行動爲定。

同時，我們知道日本在華侵略行動的順利進行，已鼓勵墨索里尼推動其攻奪阿比西尼亞的戰事。日本在遠東的暴行戰已爲墨索里尼效尤，事實上意、日的企圖，早是不謀而合的。墨氏認爲阿比西尼亞是意大利的「滿洲國」——是原料品的資源，西方文明的發展地，及未來的商品市場。至少這是他對世界各國的供詞。但試問國際條約上的義務怎樣呢？阿京條約和國聯盟約都如何應付呢？這裏墨索里尼又學了日本的口頭禪，回答一句「管什麼條約不條約！」

第九章 墨索里尼與戰神

一 墨索里尼的對外策略

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九日墨索里尼開始執政，從此意大利人民即處於獨裁者的鐵腕之下——這是對於全世界有着重要意義的事件，而它所蘊含的危險性世人至今尚未充分瞭解。如果墨氏公然蔑視國聯的舉動足以增進意大利的利益和地位，那末侵略阿比西尼亞的戰事也只是他的「小試其鋒」。意大利的法西斯手段和觀念既已勝利，將來更嚴重的局面也會逐漸開展。最近德國也已踏上同一條路綫，他們的聲勢更是壯盛起來。意國的外交政策是在利用各國間的分立，造成其本國的勢力和地位。它的主調在破壞有秩序的和永久的和平制度之締造。法西斯

主義者的國際觀，認為一切民族的利益——如土地等——皆由武力造成；因此他們對於國人的訓條是武力為解決目前困難的唯一出路。德、日二國的政策也是如此，實為異曲而同工。意、德國內誇張戰爭的榮譽，麻醉全國青年，積極備戰，以及取締一切的批評和反對論調，這些情形都暗示着現世界所滿播的戰禍因素，實在比較一八七〇年——一九一四年的時期更多。並且那些領袖們有椿事情是很坦白的，即認為世界永久和平之可能性與願望是不可靠的。

從墨索里尼和它的法西斯黨取得意大利政權以來，歐洲人民早已聽慣了意相隨時發表的激烈的戰論。但這些戰論背後的備戰工作之緊張和嚴密，直到最近纔被發見。墨氏的主旨，在造成意大利的戰爭情緒，以便在預定的時期，充分運用。墨氏也效法拿破崙，以國家的光榮為淬勵人心的武器。他要使自由的意大利成為偉大的意大利，不恤解散議院，禁止言論自由，脅迫出版界，而以高度的國家主義壓倒一切國內的反對派。但首先應有內政的革新整理，故密集注意于國內的準

備，以爲向外發展的大計畫之初步。墨氏所著的法西斯主義論 (Essay on

Fascism) 第二編，有下面一段文字：

「……最重要的一句，即法西斯主義愈是展想未來世界和人類的發展——雖無目前的政治因素相混；愈不信任永久和平的可能性和效用。我們的主義完全推翻和平主義者的理論——這理論是反對掙扎，並爲臨到犧牲時的懦弱行爲。只有戰爭纔能使一切人類的機能達到最緊張的狀態，而有勇敢的民族，纔能從戰爭中取得光榮。……」

一九三〇年五月十七日，墨索里尼對黨員的訓話也曾說過：「言語是很好，但來槍、機關槍、軍艦、飛機、大砲是更好的東西。因爲言語後面沒有了這些東西便是空話。法西斯的意大利有了雄偉的軍備以後，就可給人家兩種簡單的選擇品——寶貴的友誼或兇惡的戰鬥。」

在一九三四年五月的另一個演說中，墨氏向議院宣稱：「……歷史告訴我

們，戰爭是人類發展過程中應有的現象。也許慘酷的運命使人厭倦，但人類之有戰爭，猶婦女之有生產。……我不信世界永久的和平之可能。我認爲和平足以消磨人類固有的美德，而唯喋血相殺纔能使這些美德顯露于光天化日之中。」又一九三四年八月，墨氏在檢閱軍隊會操時的演說有這幾句話：「我們不準備明日的戰爭，我們應該準備今日的戰爭。現在我們已漸走入，而且永久前進爲軍事化國家，也可說軍國主義國家，再可以說好戰的國家。這樣的國家的國民是賦有服從、犧牲、效忠祖國等美德的。」

這些言論還不夠明白麼？意大利的獨裁者的話是再露骨沒有了。他的議論是謊謬虛妄而且含有血腥味。法納爾 (Dr. Herman Finer) 在所著的墨索里尼獨裁者 的意大利 (Mussolini's Italy) 一書中，曾對這些演詞發生疑問，認爲墨氏是否在開玩笑？或在摹仿沙勒列·巴勒杜式的作風，大談其神話，以刺激國人的情緒，或在扮演其英雄和預言家之雙重角色？法納爾的答案是：「墨氏似乎一身兼而有

之。甚至在大戰以前，他對於保持和平與人類生命，都絕不主張。他的激勵方法在使青年處於緊張的情緒中，以為攸關祖國的安全和光榮，大家都應起來盡力，因此，也當效忠于領袖。」法納爾更進而敘述：戰爭在特殊情形之下，是不可避免的；即有些國家認為自己的文化比較其他的民族優良，所以就想征服或吞併這些民族。墨索里尼的態度完全這樣的。意大利的向北伸張早為墨氏所企圖，在一九二六年二月關於阿爾托阿狄其（Alto Adige）問題，他曾暗示：「如有必要時，法西斯的意大利可將三色國旗插至國界以北之地。」那時意、德的關係是很惡劣的。但近又發現阿比西尼亞文化太落後了，文明大國意大利必須用飛機運輸文化前去；用大炸彈打在無知無識的阿比西尼亞人頭上，以表示文化的來臨，甚至紅十字會醫院裏面的病人也得領教文化炸彈的滋味。野蠻的阿比西尼亞人是化外之民，因此應該領受意大利的坦克車和機關槍之文化使命，纔能使意相墨索里尼認為滿意。

二 鼓勵提高生育率

墨索里尼盡力鼓勵意大利增加生育率，現在已不難知道他的真實理由了。倘然他以和平為目的，這政策的結果，適得其反。在經濟的立場說，意大利已是人口過賸的國家；意大利的出口品在世界市場上和其他六七個國家的同樣貨物相競爭，所以想在這方面發展的機會很少。同時，意大利每年移殖世界各國的人數有六〇〇、〇〇〇之譜；現在若干國家——特別是美國——實施移民的限制，由是大受打擊。因此人口再增，則與提高人民的生活標準有相當妨礙。墨氏所探的政策完全是相反的，因為他的立場是軍事的，不是經濟的。他曾說過：「意大利如果要有相當地位，應該在一九五〇年前後有人口六千萬以上」。他是從軍事方面觀察，而且只注重數量，不管品質。為達成法西斯的國策起見，墨氏必須使他的挑戰性的恫嚇後面，有着大量的軍隊。法西斯的主要理論認為大眾的唯一的政治

作用，在知道「信仰、服從、作戰」三項；意大利平民除非擺脫其政治壓迫和軍事企圖的兩重負擔之外，恐怕難逃這種理論的桎梏。

意大利人民的生育雖是很高，但近巴漸漸減縮。一八八七年國內平均為千分之三九；一九一〇年為千分之三二·四，一九二九年為千分之二六·九；一九三二年為千分之二三·八。所以政府儘管提倡生育率之增加，而實際上反在降落。

墨氏注意軍事輕忽經濟的另一實證，為出口貿易方面受里拉價值過高的影響，結果使意大利的國際收支上大感窮迫。當局曾宣稱「將以全力維持里拉，因為里拉是國家的象徵，國富的標記，勞力犧牲淚血的結晶」。這種無謂的論調有什麼背景呢？墨氏是否想用虛偽的英雄主義和愚鈍的情調，以掩蔽其缺乏經濟常識的醜態？抑或將里拉價格故意抬高，以備作戰時國庫的軍費不致損失？一九三六年十月英、法、美締結貨幣協定，法郎貶值，接着墨索里尼也將里拉貶值，足見還是軍費問題的關係。

三 法西斯青年的軍事訓練

意大利青年年齡在十八歲至二十歲之間，應受預備的軍事訓練，由軍事團教導官担任教官。這種訓練，分爲課室講授、運動、操演、救護演習、軍械實習等等；受訓者都要練習來復槍的使用，並揀選一部分人員學習機關槍的放射。無疑地這一般青年的腦海裏不許贖留一些世界永久和平的觀念之痕絲；將來絕對沒有一個和平主義去阻撓領袖們贖武的行動。在青年們受了軍事訓練以後，很不容易使他們承認意大利會有任何錯誤的。

法西斯黨的軍事團是黨員義勇隊的組織，也受軍事教育，並應遵守嚴格的軍事紀律，「在國內或國外，都常爲黨國效命死戰」。這最後一句是照錄法西斯黨大會的議決案，可從字面知道軍事團之雙重使命。它是一種「政治警察隊」，且爲正式軍隊的補充人員，人數在四五〇、〇〇〇左右。軍事團的人員先從法西斯

青年團滿二十歲的團員中揀選出來，由退職軍官加以教導，大都利用每日工畢後和星期假日等為受訓的時間。

在青年團之下，尚有少年團、幼年團等組織。這些兒童都教以普通軍事常識，服從秩序，並使其牢記着「有主義的軍隊，纔能獲得勝利」。此外，又施以軍事化的操習等。法西斯青年團的誠條中，尚有下列的文字：

「一切法西斯黨員，尤其是軍人，不應相信永久和平。

「來復槍和子彈帶等武裝交付給你了，不可在空閒時糟蹋，應保存着備戰時之用。墨索里尼不會有錯誤的。」

顯然這目的是在造成個人的戰鬥意識，從很小的年紀起，即使其習慣于軍事化的義務，漸漸成爲日常工作中最重要的部門。一九三〇年底，墨索里尼曾對青年法西斯黨員說：「大家應該牢記着，法西斯主義並不給你榮譽、位價、報酬等，它只有義務和作戰」；隔了三年以後，墨氏誇言法西斯的國家以內，公民和

軍人的工作已經分不開；同時意大利報紙也欣然地宣稱各團軍事化運動，爲有史以來所未曾觀。但是康柴博士 (Dr. Edward Conze) 最近發表的言論說：「事實上，歷史已有過先例了。西班牙過去也有同樣的情形；後來經過多次的戰爭，逐漸消滅，這是使人稍覺安慰的。」

四 意大利人民的危機

墨索里尼執政以來，爲所欲爲，尙未受任何人的阻撓。他經過充分時間的準備以後，就藉了很勉強的口實，對阿比西尼亞作戰。這次的戰爭，他公然對抗全世界，並突破了世界半數以上國家對意大利的經濟制裁。他每天喊着意大利的光榮，而仍使他的個人和國家蒙受絕大的不韙。

英國議員格列克 (Sir Edward Gigg, M. P.) 在親意的觀察報 (Observer) 發表的文字 (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二日)，討論到泰晤士報特約記者關於「意大利對外作戰」

的報告時，他綜合地說：「記者活躍地描寫這對阿戰爭所造成的意大利人民之痛苦。國內的貧困現象已很嚴重，並有繼續惡化的趨勢。可憐現代意大利的生氣蓬勃的人士，完全被國策所支配；這政策就是成功，也難免後世子孫陷于窮困的深淵。同時記者也敘述意大利人民對於首相墨氏的忠順，深信這戰爭是為意大利爭取地位，藉以造成未來的繁榮。他們希望建立「非洲帝國」以後，一切問題都可以解決，而阿比西尼亞為這帝國的中心，滿地流着牛乳和蜂蜜。無疑地，這是一種幻想；但為歐洲和平計，更為意大利本身計，這是多麼危險的幻想。泰晤士報記者曾縷述各種理由，證明墨氏諳悉國內的情形，千倍于明瞭非洲和歐洲其他國家的局勢；而對阿戰事實係國內複雜的經濟情形所促成的。他因為過去給意大利人民的諾言，無法實踐，遂迫于對外作戰，以掩飾國內失業的增加，激動人民的熱忱，消除一般的失望。（這是獨裁政治的重要危機，而且在經常地開展。國社黨的德國有着同樣的現實。）墨氏這次雖盡力鼓勵人民熱烈的情緒，開頭並未成功，後來國際反對墨氏

政策的怒潮陡起，纔促使意大利人民切實擁護他，並造成全國一致的歇斯底里狀態，對於英國尤認為不世之仇。」

至于被認為「不世之仇」的英國所要採取的方針，是很明顯的。她應該堅決地擁護國聯，並保持集體安全制度。在目前尤應抱定「侵略者不得享受其侵略行為所造成的利益」之原則。英國經濟週刊（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曾有一段很透闢的議論：「……在現實的局勢之下，我們的光榮和權益是相同的。如果我們對於全世界宣稱，因為意大利的武力恫嚇，將放棄原有的政策，並推翻一切國際的義務，恐怕各方都會向我們抨擊的。不過一個人徒知畏縮，不為光榮而戰，不久就會生命受到威脅，不得不戰。」

同時，大家應該切實告訴侵略者，侵略行為是無益的，窮兵黷武的方法是召禍而已。

第十章 希特勒的野心

一 國社黨之第三帝國計畫

德國反動勢力的活動，很忠實地摹仿着意大利；事實上法西斯黨與國社黨的姿態和方法，差不多是相同的。兩者都攫取政權，根除一切國內的反抗。在意大利有黑衣隊，在德國有褐衫隊，——他們的衣衫同樣地染有血脈。意大利方面淬勵人心的措詞，是古羅馬的偉大和羅馬民族的善戰性，認為現代的意大利人是這些歷史光榮的承襲者。德國方面則隨時利用阿里盎族的神話和諾狄克族的傳統，為激發士氣的工具；兩國的目的都在引起人民普遍的意識到種族上比旁人優越，有着高貴的運命，超人的自負，以為自己是世界的統治者，宇宙的主人。德國希

特勒政府的司法部長佛萊克氏曾嚴正地宣稱：「日耳曼民族的血統是整個世界上最超越的優秀份子，因此，人類應保持這基本的日耳曼份子，以示感答造物之意……。」

很多德國人對於這些虛偽的諛詞，特別愛好，而且無有不投入殼中的，在不久以前，曾因此造成空前的大禍——歐戰。但人類的記憶力似乎很短，不幸地又為一些獨裁者利用了，去麻醉青年們，準備重演前人的慘劇。被認為應負第一次大戰的過失的前輩德國人之中，有一位脫勒氏（Herbert Toller）目擊當前的局勢，曾作下面一段警告：

「當時我們在學校裏，教師不也說過平安地死去是毫無意義的，只有在戰場裏裹屍纔是光榮嗎？歐洲一有戰爭的威脅，我們青年學生都十分興奮。我們希望戰爭。後來戰爭真的爆發了，我們都歡躍地去接受。」

「我們那裏知道製造戰爭的背景呢？我們又何嘗認識社會的因素與帝國

政府的妄動政策呢？德國的青年都盲目地投入戰爭；結果，終于被犯罪行為所犧牲了。

「大戰時德國死亡過鉅，政府再也不敢公佈『榮譽單』了；因為恐怕人民會從這些官報中看出政府的撒謊。我們所聽見的只是捷報，沒有敗退一次。沒一天德軍不是獲勝的。」

「世界各國都結合起來反抗帝國政府時，大家並不悔省，反認為刺激。我們的口號是『敵人愈多，殺得更痛快』，或『敵人愈多愈好』。最後德軍已在梅茵敗退，大勢已去，而德國人沒有一個知道……。」

「現在相隔已二十餘年，我們看見整個歐洲只想重整軍備。德國人民又在被蒙蔽欺騙，最足痛心的，大家似乎並未受到教訓，或完全忘掉自己的經歷，自己對於第一次大戰的認識……。」

「我們現在不用自欺欺人，死亡神正在重露猙獰的面目了，——不僅德

國，整個的世界將被陷于萬劫不復的深淵呢。戰爭不是宇宙的現象，不是需要的，戰爭的威脅不難設法化除。目前已臨到懸崖勒馬的時機，我們切不可再讓它錯過。」

意、德二國近已同樣地運用統制宣傳的新利器，使國內造成羣衆的歇斯底里狀態。國社黨宣稱德國是人口過賸，因此需要土地；同時希特勒却又命令德國生育率應增至千分之二十一之標準。德、意的軍隊和軍器都已在迅速地大量地增加。民衆的視線不注投在國內物品的缺乏，而集中於軍事操演等五花八門的活動，——表面上似乎犯着阿里盎式或諾狄克式的幼稚病，而實際上在參加者和聚觀的羣衆，都將蒙受嚴重的影響。

德國的人口是否過賸，可從下面的數字中窺見一斑：

人口密度——總面積每方英里

耕作面積每方英里

比利時

七〇二人

一、七九三人

荷 蘭	六二七人	二、二、三三人
英 國	四六八人	五九六人
德 國	三六六人	五七八人
意 大 利	三五八人	四七七人

國社黨的德國取締思想自由，並驅逐其權威學者。他們利用口號和羣衆的歇斯底里，以替代學術研究。一九三三年五月德國各大城市舉行焚書，將大批的名作公然付諸一炬；這些作品都是社會科學領域中人類思想的結晶，乃被當局一舉毀滅，足以象徵德國將回復到野蠻時代。它已告訴世界，國社黨的德國是以縱火勝於雄辯，誑騙貴于學識；不合理的情感衝動既被推崇，以致最時髦的德人「不用頭腦辨別，而以血氣代之」。負責焚燒書籍的國社黨動作委員會 (Nazi Committee of Action) 却不單做破壞的工作，他們也曾通知全國圖書館應購日耳曼意識的作品，尤其是本斯 (Ewald Banse) 的國防學 (Wehrwissenschaft) 等軍事知識刊物，容克 (Jungfer) 的戰術書，以及擁戴希特勒國社黨的各種文字。

目前德國各學校都用新的教科書，這些書是國社黨特地編製的，使學生們變為好戰。他們所採的手段，不是壓迫青年去赴屠殺場，而是在他們腦海中注射毒汁，使青年自動前去。德國的青年運動已由和平主義變為軍國主義化。大學學生都被強迫在勞工營等組織中服務，深受國社黨的洗禮，其他還有無數的民間組織也成為軍事化；這些活動也是德國重整軍備運動之一頁。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都以國家的光榮為激勵人心與獲得擁戴的方法；他們也同樣地將軍事訓練和軍事紀律作為國民生活上的必要條件；並盡力使羣衆認為準備戰爭是公民的最大任務。國社黨的青年以獻身黨國為常訓，不許侈談和平，而在赴戰之時，尤當存着「屠殺是偉大」的意識。希特勒也曾公然誇口說德國的青年將完全照他的希望訓練成功。

這回復到普魯士主義的運動，倘僅為國內的事情，不越出國門以外，當然無足驚惶的。但普魯士主義者從來不會安分的，它專以向外攻伐為能事，雖然屢經

挫敗，這精神一直保持到現在。墨索里尼既已援引古羅馬的光榮，為法西斯黨撐台，希特勒也將第一帝國的偉大，替他的第三帝國（Third Reich）增色。這第三帝國擬收回大羅馬帝國（Holy Roman Empire）的一切土地，列入藩籬之內，（按大羅馬帝國包括法國轄境三分之一及意大利之半）。由此我們可知希特勒在德國的成功和墨索里尼在意大利的勝利已成為歐洲和平之嚴重的威脅。二人合住一起則世界戰爭之危險性已增加兩三倍，使戰神重復來鞭策世人。

國社黨計畫的第一步是一切日耳曼人自決聯合，成為「偉大的德意志」。目前這日耳曼人的大同盟尙未完成，第三帝國的組織也只是一種計畫，沒有正式建立。在希特勒看來，德國目前的國境太狹窄。他認為一九一四年的國境也是不夠和不適合的，所以將來的德國並不以此為滿足。國社黨的程序是：「我們對於居住在德國以外，即在其他文明國或殖民地的德國人，絕對不放棄他在帝國的成員地位。但我們得聲明，這並非想強迫吸收那些在丹麥、波蘭、捷克、意大利、

法國統治下的德國人。」就說這宣言是可靠的，那末它似乎故意不列入奧國、蘇俄、瑞士三國統治下的德國人，這還不夠回味嗎？

希特勒很多年以來，已是一個國家主義者。他少年時在奧國生長，曾在他父親的書籍中，檢到許多關於軍事知識的刊物，尤其是一部關於一八七〇——七一年德、法戰爭的紀事。他既熱忱地希望德國勝利，因此感到在奧國的德人爲什麼沒有參加呢？他們不也是德國人嗎？漸漸地他就堅決主張奧、德應該合併，並認爲這樣纔能保持日耳曼主義，在西方享有崇高的地位。他憎恨反對合併的人們——包括哈布斯堡王室 (Hapsburgs)，因爲這些人們都阻撓他的理想之實現。他成了德國元首以後，當然沒有變更這種態度。希特勒的助手弗特 (Gottfried Feder) 曾說：「德意志的國家必須有充分的效能」。這是說每一個日耳曼血系的人應受高級軍事訓練，能在國軍中服兵役。弗特的解釋是：「這目的在使一切日耳曼人，不論住居在法國、丹麥、波蘭、捷克或意大利領域，都得結合爲一個堅實的

「德意志國。……」

當然，有許多美國人士不會重視這種言論的，但史梯特（Wickham Steed）告訴我們，不單是奧國，像捷克、丹麥、瑞士、瑞典、荷蘭、比利時等國也都將國內的國社黨分子驅逐，以為自衛。第三帝國的主旨不在攻取這些德國以外的日耳曼區域，而在他們中間策動國社黨運動，其組織完全學着德國的國社黨，而且受希特勒所派定的領袖人物之指揮；待到這運動的勢力充實時，就可起來要求將這些區域併入日耳曼人的大集團。現在德國軍力尙未充足，所能做的工作，也只是這內部推動的侵略行為；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不久也許會有驚人的發展。

國社黨程序的全貌已在本斯氏的著作中敘述詳盡。國社黨把握德國政權以後，即表示贊同本斯的恐怖哲學，並為酬勞起見，一九三三年二月聘他擔任伯倫斯威專科大學（Erionswick Technicae College）軍事學教授。本斯的著名作品是「國防學」一書。在這著作中，他敘述着一個完備的計畫，並附有軍事地圖；他

主張德國應該向英國進攻，以「消滅這自負的民族，破壞他們的偉大的帝國」。關於奧國的問題，本斯認為「她據居德國土地的東南一角，……爲了法國的阻撓，這小小的純粹日耳曼國家，尙未投入德帝國的懷裏；一旦德帝國的權力能從西方的多腦河（Danube）伸張到東方的馬許河（River March）就可將整個的捷克包圍起來，使她在軍事上與法國結盟攻德的重要性自然地消失。……奧國的人民是惰性的，有着消極的和懷疑的人生觀，所以時常不肯往前；只要有普魯士式的訓練和決心，就能參加德帝國的國家意識。甚至在目前的隔離狀態之下，奧大利仍爲德國的東南一角，因此也是第三帝國的重要成員。德、奧合併以後，第三帝國可以增添六百萬以上的人口，而武裝的人數也相等地加多。」

本斯描述波蘭是兇暴的民族，是好動的、野心的、貪婪的西斯拉夫國家，並且是德國東方的勁敵。他認爲解決波蘭問題的唯一方法，是取消波蘭的國家；並且說：「波蘭人雖是兇猛，但無團結力，缺乏組織的才能，所以對方就是比較的弱

些，只憑堅韌的力量，也會獲到出乎意外的勝利；因為波蘭人的神經受到統率無方，組織鬆弛，和艱困交攻之三重壓迫，決不能支持的。」

二 國社黨的宣傳

史梯特氏告訴我們，最初出版的希特勒名作，我的奮鬥（*Mein Kampf*）一書，有下面一句很重要的文字，而最近重版的書中已刪去了：

「德國人對於需要民衆擁護者，絕不想像會貽誤國人的。」

這裏不用說，希特勒本人對誤用民衆，有着很明晰的想像，而且已有屢次的嘗試了。雖然他所宣佈的主義，一旦實現，必造成歐洲的大屠殺；但他還使民衆相信他只企圖和平秩序，消除政治紛擾。所以論到欺騙人民的手法，應該推他是大師了。

照希特勒的意見，宣傳工作的效用，並不使人民「開通」，僅將某種事實或

「必要」深印在他們的腦海；應該打動他們的情感，不是理智；所以愈要求普遍，愈應用低的標準，最好只用一些通俗的口號。國社黨的領袖認為：「民衆的意識容受性是有限的，他們的理解力更是狹小，而善忘性又是很濃厚的。……整個的民衆之性格是女性的，他們的情感勝於理智。……民衆的頭腦既是很愚鈍，必須有充分的時間纔能使他們認識。用簡單的口號重複說上千百遍，結果纔會使他們的記憶上有深刻的印象。……國社黨的宣言必用口號作結束。這種宣傳的方法，如能堅持實行下去，一定會收獲絕大的效力。」這種觀念未免侮辱一般的平民；而且國社黨不單是不去減少或免除這所謂的無知和意識淺薄，反來充分利用。宣傳部長戈培爾也曾宣稱：「由于宣傳部的工作，德國的報紙已變成一架鋼琴，政府可以隨便在上面彈奏任何調子。無線電播音台也被利用，隨時放送挑戰的和軍事問題的節目。一般被蔑視的德國人民，當然將跟隨這種節奏，興奮地舞着。但歐洲其他各國的動作，是否也要跟這節奏呢？照目前看來，倘若德國開始

戰爭的節奏，似乎大家都會參加一下。

三 收回殖民地運動之發端

意、德兩國人民都在玩弄危險物，而意人已經投入戰爭的旋渦，遲早他們會自食其惡果的。德人尙未到這地步，國內的情形也沒有像意大利的絕望。至少德國人尙有避免跳入戰爭的深淵之一線希望，雖然他們能否有懸崖勒馬的聰明和決心，是很成疑問的，

初期時國社黨的恐怖情形，已有很多的作者加以敘述，這裏不用再說。值得注意的是德國人民既習見國內政治上種種暴行不受任何裁制，就很容易被驅使對外實施強暴。現在當局盡力鼓勵軍國主義化的精神和觀念，遲早總有爆發的一天。

確然有少數人士，特別是賽堡格 (Herr Friedrich Selbner)——他是德國著名的愛國主

義者，但非國社黨黨員，主張德國的軍國主義是精神的，不是政治的，所以不一定含有對世界威脅之意義。也許這是可能的，不過很多實證却與這位愛國主義者的觀察相反。他認為德國向來提倡軍國主義，是本國的事情，沒有任何作用。但以歷史來說，這趨勢是分兩端的；而且德國的現當局很容易利用人民愛好軍事之習性，實現其企圖。

在希特勒的我的奮鬥

（這名著已成為德國的新聖經，不論學生、國社黨員、公民，都得細讀）

中，也曾敘述向東方伸張的計畫。德國軍備重整完成以後，遇有時機，即將實行這計畫。被當局統制着的德國報紙，每發生國聯組織被動搖的事件，必表示欣慰；因為他們認為國聯瓦解，德國在東歐和中歐方面，可以自由地推行其擴張領土的政策，並達成收回殖民地的要求。國社黨裏面的國家主義者似乎絕對不會拋棄其侵奪鄰邦土地之野心，一旦機會來臨，或國社黨認為時機成熟之際，雖有互不侵犯協定或其他任何「廢紙」式的條約，也決不能阻止德國實現其野心的。這

情形之下，德國的軍隊就會開始橫行；只有「愚人的天堂」中的住居者，纔認為不會的。目前一般的徵象，已使大家看得很清楚了。

關於德國的軍備，英議員格列克曾在一九三六年一月五日的觀察報發表下列的批評：

「德國的軍備已相當充實地重整了，這些事實是無法再隱藏起來。再隔很短的時間，德國的軍事實力，包括全國工業組織和備儲的軍用原料，將倍於目前。他們的中心目標是在增進全國人力和物力的資源，首先將歐洲其他各國的德人集團，在國社黨的指揮和管理之下聯合起來；待有機會，纔從事擴張國境。整個德國的青年已被麻醉，只知崇尚戰爭。這龐大軍事的機構，為少數人所把握，同時德國寡頭政治又是獨裁者一人的意志所可左右的。現在德國的軍國主義不僅為統治階級信賴，而是專制政治統制下的民主國家所一致推崇的。一七九二年法國革命後所產生的拿破崙政府，與一九三五年武

裝的德意志，似乎完全相像。這新的現實，是歐洲和整個世界都必須注意。

國聯所受的威脅，當以德國的挑釁最為嚴重。」

世界各國大都已從第一次大戰的喘息中，完全復蘇過來。親嘗大戰滋味的男女，人數漸已減少，戰後生長的一代人，日形衆多。反對修改凡爾賽和約的列強在軍事的超越地位，似乎已無形中消失。德國重整軍備之神速，不久又將成爲歐洲最強的國家，而法國和聯法各國在軍事上的優勢已被打消，間接地歐洲的安全與和平也已動搖，因爲德國對於歐戰後的「現狀」，顯然是不滿意的。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聲望和權力，都半是以他們對於國民的諾言爲基礎的。他們的諾言之主要者，爲「武力解除目前束縛」，以及「實行達到富強的國策」。如果不能履行諾言，他們的勢力就完了，而這也是二人所深悉的。他們在過去再三對民衆伸說：大家應該暫忍今日的苦痛，以求明天的安樂。倘然二位獨裁者失信於人民，國內將起怎樣的變化呢？墨索里尼已經敏捷地設法避免這種危險，那末希特勒和

國社黨一班人能坐視麼？

觀察報柏林通訊員報告德國一九三六年的計畫，說：「殖民地問題已成國內討論的中心，因為這是與他們的聲威和原料資源都有關的。關於收回德國被奪掉的非洲殖民地之擴大宣傳，已使很多德人興奮了。他們認為這種不正當的行為應該由擁有殖民地的列強自動地洗刷。德國看到武裝的意大利在歐洲和非洲大施活動，也躍躍欲試。她認為意大利與歐洲各國的糾紛是對德國有利的。意大利勢力倘然削弱，將無力阻撓德、奧的合併。同時，德人覺得法國已像一個歇斯底里的婦人，拉着意、英求援。」

與上述的記載同時（一九三六年一月）發表的，尚有戈培爾的宣傳，謂：「德國經濟狀況的退化是由於缺乏殖民地和原料資源」，想藉此掩飾的國社黨經濟政策之失敗。這位宣傳部長所發表的文字，我們也見多不怪，但大家也不能被他蒙蔽。目前德國人民的窮困，大部分是政府的經濟政策所促成的，與缺乏殖民地和原料

資源無關。將來軍事工業的繁榮如再退減，恐怕失業更多，國內經濟情形愈趨惡化。那時怎樣呢？是否也用對外作戰來轉移國內目光嗎？

你們倘認為德國或者不致於這樣，那末請追溯二十世紀最初十四年的舊事。德國外交政策的技巧在俾斯克以後已完全退化了，承接的是強暴的普魯士武裝時代。他們拿目光短淺的誇傲替代聰明伶俐的外交手腕。大戰前二十年間德國工業和出口貿易的發展情形，足以證明德人急切企圖軍事的權力，犧牲了他們的經濟優勢。二十世紀開始時（一八九八年——一九〇一年）英國屢次要與德國締結互不侵犯的同盟，都被拒絕，並表示漠不關心和譏諷的態度。結果英國的輿論和國策即一變而為聯法了。包圍運動的魅影使德國驚惶，但仍是德人自負過高和缺乏遠見所促成的。他們一方面開罪友邦，另一方面也不與舊敵重修國交；他們的外交在歐洲和殖民地方面都告失敗，尚不痛自悔過，反用普魯士的傳統方法，以威武相恫嚇。他們對於包圍政策，以世界最大最精的陸軍作為對抗；對於殖民地方面，則以強

固的海軍爲要挾。以勢力均衡爲原則的歐洲，應付這種恫嚇的方法，只有各國設置軍備。威廉二世時代，德國的海陸軍程序已不單爲國防需要，而是對外挑戰，且軍備範圍，日益增大。最後，整個歐洲的負責當局深信未來的戰爭已是無法避免的。

現代的德國是否有重蹈前轍的危險？他們的政策是否也像以前一樣缺乏沈靜和遠見？日本在滿洲和華北的侵略行爲，深合意、德在西方的企圖。德國獨裁者所計畫的，意、日先開其端。顯然這三國的政府都以爲強權可勝公理，不願聽受任何條約和國際公法的拘束，只要認爲與他們的權益有阻礙，不恤竭其全力破壞之。所以從國際上說，現在我們遭遇着毫無法理的野蠻世界，隨時有運用武力的可能。

要想避免國際瘋狂狀態的唯一出路，似乎只有建立完整的集體安全制度之一法，參加這組織的各國必須宣佈，並隨時準備，對於侵略國實施有效的制裁。

第十一章 殖民地重分割問題

一 先決條件

在最近的將來，英國的人民似乎要決定對於重行分割非自治屬領的原料資源問題之態度。這不是容易解決的。最簡單的辦法，也許是表示「我們應該保持現在自己所有的資源」之堅決態度；但這是最淺見的，破壞性的，代價頗高的政策，因為我們會失掉重要的友邦之好感，特別是美國和蘇聯；同時英帝國的領土遍及於全球的各部，須有絕大的軍備，纔能抵禦一切的侵犯。

所幸我們尚有另一方向的政策，雖然辦法比較的複雜，但具有遠大的目光，合於人道主義，不僅不引起戰爭，反是防止戰爭。我們主張英國政府立即假設三

個目標：（1）堅立有效的集體安全制度，（2）減縮軍備，（3）國際管理一切基本原料品的聯營組織，及非自治領的殖民地，以實施保管的原則。當然這是很偉大的計畫，非短時期可以辦理的。

首先應該將集體安全制、軍備減縮、殖民地重分割連繫起來，而且必須依這次序進行。集體安全制的有效方案之推行，應先於世界軍備減縮，因為各國先要確切地相信如果驟遇侵略的脅迫時，大多數國家即聯合武力，馳往救援，纔肯實行軍縮。簡言之，各國如不共同保證切實的互助，軍縮是不可能的。

因為種種關係，普遍的軍縮是殖民地重分割的先決條件。顯然像現在墨索里尼的態度，對意退讓足以引起其更大的野心，而德、日兩國方面，也是相同的。

誰能保證意大利佔了阿比西尼亞，日本佔了滿洲，德國佔了——假定是奧國和立陶宛——就能滿足慾望了嗎？這幾方瘦小的肉會引起了他們貪慾，豈有不貪吃嘴邊一大塊肥肉的。這塊肥肉是英帝國。如果我們寬恕意大利的侵略，像以前

寬恕日本一樣，那末意大利對於英國也不會感激的，與日本對我們並不感激相同。

日、德、意帝國主義者行動的背景，是政府想以武力的恫嚇推翻國際的「現狀」，藉此維持國內社會的「現狀」。這三國現政府的慾望，決非一味退讓所可滿足的，他們得寸進尺，決無止境。他們所關切的是攘奪的活動，不是攘奪的成果——即繼續對外侵略，以免除國內的紛崩。

獨裁者既不顧一切，推行其原定的計畫，那末實行殖民地重分割反為最危險的政策，並足以妨害世界和平，這是毫無疑義的。這舉動適足為現代的戰神製造機會。獨裁者獲到殖民地以後，在國內的地位益見穩固，他們的武裝政策也就更形堅定。人民在興高彩烈的時候，忽視獨裁者在國內經濟設施的失敗，及盲目地擁護他們的政策；同時，獨裁者也益發毫無忌憚，繼續往前邁進。他們有軍事顧問的敦勸，加以自己好大喜功，不免又要作征服新領土的企圖。他們殘忍的理由

是：僅用武力的恫嚇，已可獲得很多的結果，將來俟機發動戰爭，一定有更大的收穫。所以和平各國顯然應該抱定「世界軍備不減縮，即殖民地不能重行分割」之穩健的、合理的政策。大家不可被恐嚇所屈服，更當使野心國知道，以戰爭為手段的政策反比不上在集體安全制之下，運用和平方法，可得較大的收穫。

一一 集體安全制的重要

最近國聯已遭受種種批評——一部份是善意的，一部分是破壞性的——而且各方有失望的表示。從另一方面說，國聯縱不能令人愜意，但各國如果要它切實行使權力時，它也能辦到的，不過僅以各國合作的程度為止境。過去國聯的失敗，並非它本身的組織有何缺點，而是各大會員國沒有決心所致。換言之，大家不肯為國聯負起責任，實為最大的癥結。

國聯不能裁制侵略國蔑視一切條約義務的舉動，也沒有防免侵略主義者破壞

和平的行爲，都是它的失敗。總之，國聯用着微弱的呼聲，想阻止猛虎的撲人。

現在大家應根據過去的經驗和國際的局勢，修正國聯盟約，並改善它的機構，使集體安全制有着嚴整的外貌和真實的權力。盟約第十五條規定須有會員國（除爭執的雙方外）一致的投票，纔可以決定誰是侵略國。第十六條規定決定侵略國以後，應該立即實施經濟制裁。但最近的經驗告訴大家，第十六條第二項應加以修正，俾可實施武力制裁（即封鎖），與第一項的經濟制裁同樣辦理。這樣就可以有李維諾夫所說的「充分武裝起來的第十六條」了。

其次，應該改善機構，使考慮訴告的過程，儘量地敏捷化。國聯要成爲公正的工具，纔能達成其保衛的使命。因此，應設各種國際調查委員會（International Fact Finding Commissions），以研究關於下列各項的要求之實質：（1）原料資源問題，（2）人口過賸問題，（3）殖民地貿易和委治區域制的修改問題，（4）享有商品市場問題及其他關連的困難情形。根據這些委員會所搜集的事實，各國就能

提出對於改變現狀的要求，以供國際會議的商討。參加這種討論會議的各國都應宣告自願放棄侵略行為，履行關於集團行動和集體安全的國際協定所訂明的義務，並於發生國際爭執時，接受仲裁的處置。

集體安全的意義是整個世界的各國都應在內，所以野心國也應邀入一致參加，他們倘有困難，這裏可以提出討論，用和平方法來解決。如果他們真的恐怕被他國侵略，這裏是他們獲得保障的機會。但假定他們拒絕參加，或參加後從中破壞，那末其他各國就可以決定應付的方法。

同時，爲準備有驟然爆發戰爭之可能起見，國聯方面應有特種機構，可以迅速決定侵略國，以便立即實施有效的制裁，而防免事態的擴大。

至於整個集團的自衛力如何去應付侵略國，這是參加各國的軍事專家所應討論和扶擇的；不過法國曾經提議首先運用聯合的空軍向侵略者示威，並保護被侵略者，似乎是很可採取的方法。這樣足以造成國際間實力的大團結，隨時可向侵

略者進攻，從此就沒有那一個再敢破壞歐洲的和平。

英國和各自由領邦的人民用不到怕担這種偉大的集體自衛和安全制所應有的義務，因為這是最經濟合算和確實可靠的辦法。而且在世人的信心和安全都恢復以後，尚有軍縮的可能，也將減少一些負擔。例如法西斯國家不願加入國聯合作，待到相當時機就甘冒不韙，造成戰爭，那時英國人民，不論勞工黨、自由黨、保守黨、都會聯合起來，與其他和平的國家，一致武力制裁侵略國。反過來說，倘美國政府萬一自動地或因聯盟關係參加戰爭，恐怕要遭到贊助和平主義者的工人集團罷工，及其他不願政府參戰的人士之阻力，也許自治領邦的輿論，同樣地會起來反對。

在野心國方面，如果拒絕合作，仍堅持其現政策，其結果也未必合算。目前意、德都在盡力達成自給自足，人民所負擔的代價已不可勝數。大家知道世界各國除了蘇聯、美國以外，自給自足不論和平或戰時皆為無法實現的幻想，並易使

企求者受到絕大的犧牲和痛苦，而終於促成經濟的、政治的、軍事的沒落。何況現代的戰爭，物質的消耗率已千百倍於往昔，甚至專為準備戰爭的自給自足，也是不可能的。

擁有殖民地的國家，除非能充分保護其本國與殖民地間，或戰鬥地與殖民地間之運輸線，決不能担保戰爭時得到殖民地方面源源接濟軍火和糧食。所以有了殖民地雖不能說毫無利益，但在和平與戰時都擔負着很重大的損失。伍爾夫（*W. L. Woodrow*）曾有下述的批評：

「世界任何國家，在經濟上，其殖民地市場從未會比其他市場重要。拿歐洲各國在非洲的殖民地來說，佔有時所損失的生命和國幣（及平時的管理經費）與其貿易上所獲的利益相較，恐怕百份之九十九是不合算的，並且切實證明帝國主義的經濟破產。」

在和平時期，必須設置特別大的軍備。隨時保護運輸線或交通線；到戰時這

國家的軍力又必須分散，戰線要延長，以致危險性增多。凡具軍事知識的人們，都知道分散軍力和延長戰線為兵家所忌的，而且使自己突擊敵人的力量也減少。在另一方面，也有人認為散處的殖民地可作空軍的中途停留點。假定世界沒有軍縮協定，戰爭的可能斷續存在，那末擁有殖民地的國家愈多，世界總軍備也愈大，而戰爭的危險性也愈是嚴重。

意大利、日本、德國都同英國一樣，隨時有被封鎖的危險；其他各國除了美國、蘇聯以外，情形也不相上下。所以各國當採取下面兩項辦法之一：（1）假定戰爭繼續可能，必須設法建立最大的軍備，其力量是以突破任何強敵的封鎖，以維持其交通線；（2）認為（1）項辦法代價過高，不容易辦到（甚至是不可能的），由是參加一般軍縮，並以共同的軍力在集體安全制之下維持和平。

我們無論用那一種目光觀察國際現局勢下的事實和問題，總覺得不能不承認貫串集體安全、軍縮、殖民地重分割在一起之重要性。有些懷疑主義者和悲觀主

義者當然要說：最近的經驗已證明集體安全制是無法建立的，軍縮和殖民地重分割也不過是空談而已。但大家稍加攷量，就可知道世人對於集體安全制僅有初步的試驗，它的實驗，甚至它的理論，尚在萌芽期中。

這制度的最後目標是集體的保證，即世界各國共同對於個別國家之安全保證，為達到這目的起見，必須有一集團的權力，以集團的權力為後援。這種國際政治上新穎的理論和理想，並不能在現世界中立時推行，一定要經過相當時間，使大部分的國家知道這辦法倘得大家的合作，此諸舊式的同盟和「勢力均衡」，要高明得多，更能獲到安全，漸漸地他們纔會相信。有些作家很悲觀地說：世界大多數的國家雖已互相合作，以增進和平保障的工具；但遇到這些工具與本國利益衝突時，就不願遵守其義務。第一個例證是日本侵略滿洲事件，誰也不能否認和平工具的完全失敗。當時只聽見議論，沒有動作。此外法國人向來對於集體安全的全的觀念，認為用集團的動作保持法國的安全。法國的政治家從未想到法國要參

加集團的行動，以保持國聯其他會員國——也許是較小的國家——之安全。後來情勢所迫，使法國遇到這樣的局面，法人很不高興，反取騎牆派的態度。意、阿戰爭以後，法國對於集體安全之意義，已稍從另一方向看了，這至少是好現象。一九三六年初，這制度又進步一些。國聯會員國對於侵略國實施經濟制裁，雖很勉強地答應和半不高興地遵辦，但許多國家的對意制裁，在經濟上確然忍着損失的。總之，至少大家已有些動作，且當時各小國比大國更奮勇，頗願作進一步的行動。還有一點，中、日糾紛時，英國外相西門處理滿洲問題之祖日行爲，雖稍稍引起國內的不安，但尙無輿論公然的抨擊。可是後來外相霍爾上了法國拉凡爾的當，採取和西門相同的政策時，英國的輿論譁然，並發生相當效力。這些事實，證明各方已有顯著的進步了。

集體安全制的效用，是要使未來的侵略者知道，如果無故向人進攻，其他各國的集團力量會迅速地壓迫他的；同時國聯各會員至少須充分準備在經濟制裁到

了盡頭時，即能實施武力制裁——封鎖。這集團力量，是各國一致合作的，所以據充分發展的集體安全制，並不需要無限制的軍備。大家只要將現有的軍備隨時整刷，以備有必要時，即能運用；軍備的範圍不必過大，但必求其精，否則仍不足以阻止侵略戰爭的。關於這問題，當推阿特里少校 (Major Attlee) 下述的議論最爲扼要：「我們如果在集體安全的組織之下，所有的軍備只要合於聯合其他各國以應付侵略者的威脅之需要，我們如果參加同盟，則同盟的軍備須與敵方相等，我們如果單獨對敵，則自己的軍備必足應付一切的敵人。」國際間能於裁制侵略者的集團行動之真確性和效能，具有信心，然後可以談到減縮和限制軍備。反之，如集體安全制不能實現，則軍縮是毫無希望的。

原料資源由擁護這前述的集體制度的各國管理，這也是很重要的。因爲原料資源的管理愈是周密，對於侵略者的經濟制裁愈易生效，而被侵略者所得的經濟援助也愈大。最後，應使一切國家——除了侵略者——在和平與戰時都能自由享

受原料資源的供給。這樣可以使缺乏殖民地 and 原料的國家不再感受困難——除非是侵略者，因為一經國聯的宣佈，會立即對他停止供給。

三 重分割殖民地之提案

假定現在野心國家表示，願以解決殖民地問題為條件，完成集體安全制和軍備減縮，那末我們當然應該決定怎樣滿足他們的合法要求。本書前面幾章已經敘述重行分割殖民地或退還德國的非洲殖民地以後，並不能使德、意、日享受比較現在更廉的原料品，也無法解決人口過騰問題，因為目前所要重分割的或退還的殖民地，均不適宜於溫帶人永久居留。歐洲人比較的很少到非洲去，更少願意到那裏永久地居住着。一八〇〇年至一九二〇年，德國人口從二三、〇〇〇、〇〇〇增為六〇、〇〇〇、〇〇〇左右；同時期內，只有四、二五〇、〇〇〇德國移民，而中間僅最少數人到非洲去居住。根據一九一三年世界政治年鑑 (Statistisches

Year Book) 戰前德屬殖民地的德國人數，共有二〇、〇〇〇，其中有一、一四〇人是集中在德屬西南非 (German South-West Africa) · 111、1111〇人在德屬東非 (German East Africa) · 1、111人在喀麥隆 (Camerons) · 1117人在多哥 (Togo)。

據另一方面的記載，一九一三年德屬各殖民地的白種人總數為二八、〇〇〇，但德人僅佔一八、〇〇〇左右。這情形已經一位德國的權威說得很明白，即德屬殖民地所有肥沃之區，都不合衛生，而合於衛生的區域，反是瘠地。甚至慣於炎熱氣候的意大利人，也很少移居非洲的意屬各地。大部分的移民都是到美國去的。意大利方面，早已認為現有的殖民地，在氣候上是不適于意移民的。後來意大利又宣稱：吞併阿比西尼亞的理由之一，是為過賸的人口謀出路，真令人不解，意屬愛立特利 (Eritrea) 高地與阿比西尼亞相似，而意人在那裏殖民的情形，雖經過四十餘年的努力，只有意農人八十四人。在愛立特利的歐洲人普通約有

四、五六五人，然大多數是官吏。最近因為代價過鉅，墨索里尼已放棄意屬愛立特利的殖民計畫。意大利每年補助愛立特利的經費約達二三、〇〇〇、〇〇〇里拉；意屬索瑪里蘭約達四二、〇〇〇、〇〇〇里拉。整個非洲以內，個別的白種農人，如果專靠自己的勞力為生，總無法與白人管理下而得歐洲資金補助的土人競爭。阿比西尼亞的意大利農人除非學着土人的生活，一定會餓死。意大利人在那裏只有做商人、管理員、機匠等職業。因此意大利似乎移民到加拿大和澳洲去，可以解決人口過騰問題，但決不能在這些掠奪到的屬地上，覓到出路。許多深悉阿比西尼亞情形的人士，認為墨索里尼就是能夠移民前去，恐怕全境內至多只可以容納五〇、〇〇〇人，不過所費就不費了。現在阿境以內許多肥沃的土地都由土人耕種，而阿人都是牢守着他們的田地，如果將他們驅逐，必拚命抗爭。法西斯的殖民政策，除非將土人不論男女老幼都屠殺淨盡，纔可立足。那裏低窪區域的氣候，白人無法住居，高地又很難開發。

日本方面，情形也相似。一九〇五年以前，日本移民到朝鮮的人數很少。後來日本政府經過十八年的提倡，也只將朝鮮的日本移民增爲四〇三、〇〇〇人。安格爾 (Sir Norman Angell) 曾說：日本雖擁有人口稀少的屬地，先後已達四十年，但吸收移民的總數，還不到每年日本增加的人口數目。

這樣，另有一個困難問題發生。如果野心國不單需要原料資源，而且希望有可以安置他們「過賸」人口的土地；那末他們勢必想獲到溫帶或亞熱帶的領土。但目前殖民地的情形已非往昔了。在這二十世紀中，差不多沒有「新」的土地仍由土族住居和管理，恭候大國前去征服和開發，以爲原料的資源及過賸人口的出路。世界一切的土地現已成爲主權國的領土或屬邦，再要想分嗜杯羹，除非由於這主權國自願訂立的條約或戰敗後的割讓。事實上恐怕像南美各共和國和澳洲、加拿大等自由領邦，都不會將大塊的土地雙手交給外國，以供其安置過賸的人口。

恢復歐洲大戰前的溫帶區域之移民情形，似乎是可以使這困難局面緩和一些的。但在目前各國都實行計畫經濟等新政策的時代，無限止的移民活動恐難辦到。事實上在人口衆多的國家，移民活動對於解決經濟問題究有多少貢獻，已很成疑問。禁止或限制移民是關係國政府的事權，雖然有的被禁止的國家也單獨地或聯合提出抗議，或要求修改規律。

可是我們有充分理由，相信這些都非問題的中心，野心國並不願自己的國民移住到另一個主權國家，因為深恐移住以後，本國對於這些人民的權力也許會消失。野心國為何要採這態度呢，在經濟的立場說，他們如果真的人口過脹，這態度是很不合理的；如果人口並不過脹，又何必鬧着向外伸張呢？但他們的主要理由不是經濟的，是軍事的。軍國主義的國家為保持或增加其軍力起見，決不容許本國的人民移殖到自己政治力所顧不到的處所。

但野心國的要求也未便因其太不實在而推開不理。照國際的現局說，大家不

能不顧及國家的尊嚴問題，及享受殖民地市場和投資殖民地事業的一般意向。任何一國倘不輸出貨物，就不能輸入；所以不享受殖民地市場或沒有投資國外的機會，這國家也可以說間接地受到桎梏而無法充分採購所需的原料。德、意、日三國倘能集中他們的要求在出口品運銷國外市場的自由，而不只談享有採辦原料品的自由，他們的立場也許可以堅強一些，且值得大家同情的考慮。人口稠密的國家像英、比、意、德、日等，解決基本經濟問題之切實方法，不是侵略或移民，而為發展貿易。任何一國的繁榮是與其他國家的繁榮息息相關的，只有整個世界的財富在和平的工業發展和自由的商品貿易之下漸漸地增進，纔能使個別的國家也繁榮起來。

至于對外投資問題，現在德、意兩國都似乎缺乏多餘的資金去發展殖民地事業；就說有餘資，也僅足供給少數產業公司的投資。這樣的投資活動似乎對於德、意民衆的生活，沒有一些幫助。但他們願意投資殖民地事業，也不應拒絕。

各國將來的政策，不可再想恢復舊時的殖民地制度，而應創造新的局面。僅

將古老式的帝國主義者增多，是無益於人類的。大家應以新的國際主義替代帝國主義；一切非自治領地當由國聯委治制度管理，而對於受委治者，尤應嚴明地規定其義務；（1）採用新方案，以尊重土人的權利，增高土人的教育和生活標準；

（2）對於任何一國的輸出入和投資，維持門戶開放政策，並以公正的態度處理；

（3）聽受代表國聯的委治區域管理委員會之監督。現在這委員會所採的各種監督

方法也得加以改良，免除一切弊端。管理委員應親至有關的委治區域，就地調

查，直接據理訴告，並應在每一委治區內常駐委員一人，充作國聯的使節。勃克

斯登（Charles Roden Buxton）主張的三項辦法，——即殖民地投資由國際監督，

使各國均有投資的機會；及設立訓練殖民地官吏的國際大學，——也可以試驗一

下。接受委治區域者，似乎也要擔負這區域現有的公債和繼續舉辦為從事經濟、

社會建設的公債之責任。所以一方可免軍事的動機和自私的企圖，另一方也會使

現在要求殖民地的意願無形消滅。

關於核給讓與權專利以及辦理公共建設等問題，應另作縝密的討論，務須避免一切委治官吏偏袒本國人民的舉動。這些改善方法，可就現有機構為基礎；因為現組織雖有缺點，然而在大體上說，目前委治區域以內，由於管理委員會的監視，經濟機會的均等已有相當的進展。此外，如差率的進口稅則和偏袒稅關手續等，雖也有時發生于委治區域，但管理委員會每出而干涉。現在所提議的一切非自治領的委治新制，對於經濟機會的均等原則，尤應堅持。在這些區域的貿易和輸出入，都不許任何限制的痕跡遺留。倘為當地的收入而征收稅繳，也應一視同仁，絕不歧視。目前非委治區域內為關係方面的政治壓力所造成的「門戶半閉」情形，應該澈底改革，成為「門戶半開」，保證一般的投資者和購主——除了侵略者——都可在同樣條件之下，享受原料的資源。

各國倘贊同這些提案的原則，國聯纔能進行重新分配非自治領地和委治區

域，並在調查當地情形和土人的意向之後，成立新委治制度。

四 野心國不願合作後之準備

前述的提案，顯然必須有強固的國聯始可見諸實施，同時野心國家尤當改變其黷武的態度。這樣解決殖民地問題的方法雖不是不可能，但世界兩大獨裁者仍在握政，似乎有了這些辦法也不行不通。因此我們還得討論一下，倘然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不願合作實行這「集體安全——軍縮——殖民地重分割」連貫的計畫，而且繼續要貫徹其目前的恫嚇政策和黷武主義，大家應該採取什麼態度和策略。

第一點，獨裁者倘不欲放棄其對於歐洲和平的敵對行為，當然說不到重行分割殖民地，而且大家還得反對這種要求。白種人對於殖民地的土人，不可視作私產，更不應該將他們交給法西斯或國社黨的官吏去管理，因為最近意、德本國人民所受的待遇，其暴虐殘忍已是近代歷史所罕有的。英國經濟週刊關於一九三六

年一月二十六日希特勒在慕尼黑演說中所表示自己對殖民地土人的態度，曾作下面的批評：

「我們現在知道希特勒的殖民地政策了。他如果在苦心思索，以求大家反對在殖民地問題上對德讓步之最有效的方法，那末再也比不得上他這次演說的作用。他的演詞的要旨是將種族的不平等，從歐洲推廣到世界。他已在表示如果獲到了殖民地，就拿德國對待國內猶太人的方法，應付土人。他用輕蔑的口語，批評『殖民運動是使未開化的民族自立』這觀念，是美國教授們在教室中的試題。他認為『白種人是天生的統治者，不知不覺中就會有統一的意向……這種意向是關於財富問題的偉大觀念中發出來的，並且與和平主義相反……白種人倘放棄其統治世界的基礎，就會失掉這成爲歐洲人機構本質的統治。』

「換言之，歐洲人關於財富問題的偉大觀念，是征服歐洲以外的有色種

人，使他們供應白種人的一切需要。在這一層意思上，這位德國的元首一定在夫子自道。不過我們既都是歐洲人，似乎對這問題可以說一句話。在我們的觀察，希特勒的政策是武裝強盜的行徑，足以引起整個非洲的種族戰爭。如果這是希特勒關於殖民地問題的最後主張，似乎和平解決的希望很少。如果這不過是他毫末考慮的妄言，那末他的不負責態度，總是德國和整個世界的幸福之障礙。」

第二點，日前英國、英自由領邦、荷蘭帝國、美國、法國、蘇聯等似乎都不會策動侵略戰爭的，所以他們擁有原料資源的政治管理，並不足以危害世界和平，尤其是在國聯實行統制各種原料品產銷的國際組織之後。倘這些國家為時勢所迫，對於侵略國作自衛的行動，那末他們能擁有原料資源，足以迅速地擊敗侵略者，減少生命犧牲。英國的國際政策，當與美、法、蘇聯切實合作；如果這四個大國能夠團結一致，保持和平，那末只有瘋漢的國家再敢出來作戰。所以最好

能勸美國加入國聯，不然，也應訂立美國與國聯會員間的「合作協定」，以保證集團的安全。這辦法當然可以鞏固集體安全制，最近對意經濟制裁中的煤油問題，證明美國的協助，是國際和平運動所切實需要的。

第十二章 戰爭的警告

國家可以捲入戰爭的旋渦，不能倖獲和平。大家倘要獲得和平，必須盡全力去造成，因為和平至少與繁榮有同樣的重要性。目前世界愛好和平的國家應該以努力和平為最切要的工作。大家既已增進對於戰爭的認識，格外覺得建造和平的工作是刻不容緩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倘真來臨，人類生命和物質的破滅，將為過去的大戰所不及。一切的資源將悉數成為軍用原料，而整個國家人民都得一一致動員。高速度的轟炸機大隊在天空出動，可以將城市化作坵墟，其破壞力量為空前所無，並且對於交戰團體以外的人民，更具危險性。戰線內外和後方各地，會有整千整萬的男女老幼被屠殺毀滅。最近有些國家設置五歲以下的兒童之防毒面具，這事實想來夠使世界震驚，及喚起大眾，一致堅決地要求廢除戰爭。但我們所

聽到的，反是藉「自衛」為名的備戰聲，使人回憶到一九一四年八月以前幾年中的景況。當時歐洲各國都捲入競爭軍備的旋渦，每個國家總不認為自己的責任，反說他們都企求和平。在戰前的時期，法、德的陸軍隨時在膨大，英國聽見德國有若干軍艦，自己也就建造加倍數目的軍艦，以為英國在海上應有比人加倍的軍備。現代的軍備已轉移到空軍中了。一九三三年十一月英國魯塞邁爵士（Lord Rothermere）主張要有五、〇〇〇架戰鬥機，認為空中的防衛應有二比一的軍備。同年十二月法國曼德（M. Mandel）在國會中宣稱德國已可每月製造飛機二、五〇〇架。因此，英國又覺得如不同樣努力，恐怕就危險；每天報紙又都記載着其他國家的空軍實力。一九三四年一月，魯塞邁發表「未來空中大戰」的文字，到同年六月，他又說：「歐洲的大戰已迫在眉睫，其他各國都已充分準備，英國還沒有」。同時英首相核准英國空軍的實力擴充與任何假想敵相等。德國在這方面邁進的速度可驚，所以一九三五年五月包爾溫在議院中承認他以前對於德國空

軍的估量是完全錯誤的。意大利也在作空前的準備擴充。英國方面就關心地問着：意大利軍備是否以威脅帝國在地中海的交通線？德、日同盟是否預備向蘇聯連合進攻？

這種局勢：在繼續地進展着。

英、法、意、德與其他各國的人民，這次發見血紅色的「戰爭的警告」能不太晚麼？大家倘不及早覺悟，依然是惰性、消極、麻木、愚昧，不久就要受到可怕的懲罰，生命、財產、幸福，都要遭絕大的犧牲。